

胡適文存三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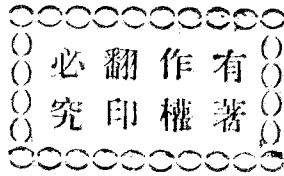
胡適文存三集

卷七

中華民國十九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廿九年四月六版

胡適文存三集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胡適

印行兼者 亞東圖書館

發行所 亞東圖書館

上海虞洽卿路四七五弄六號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店

陸賈新語攷

——跋潮陽鄭氏龍溪精舍叢書本新語——

陸賈新語很少善本，此本是唐晏先生用明人刻的子彙本和明范氏天一閣刻本參校重刻的，可算是新語的最好本子。

四部叢刊內所用明弘治壬戌（一五〇二）本，內容與天

一閣本相同，大概是和范本同出於一個底本。弘治本與范本第六篇有自「齊夫用人若

彼」至「不操其柄者則」二百二十八字，是第五篇「邑土單于疆」之下的錯簡。各本

皆沿其錯誤，而漢魏叢書本於第五篇改「疆」爲「疆」，於第六篇刪改許多字，又添上許多字，更失本來面目了。唐晏先生據子彙本移正此段錯簡，兩篇遂都可讀了。大概子彙

本另出於一種較古的底本，故訛脫最少。唐先生依據范本與子彙本校補，故成爲最可讀

之本。

此本刻印不甚精，間亦有誤字，如第三篇『杖仁者覆』，弘治本覆作霸，第四篇『近山之上燥』，弘治本上作土，均應校改。

四庫提要疑新語『殆後人依託，非賈原本』。提要列舉三種可疑之點：

(1) 漢書司馬遷傳稱遷取戰國策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作史記。楚漢春秋，張守節正義猶引之，今佚不可考。戰國策取九十三事，皆與今本合。惟是書之文悉不見於史記。

(2) 王充論衡本性篇引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謂之道。』今本亦無其文。

(3) 又穀梁傳至漢武帝時始出，而道基篇末乃引『穀梁傳曰：』時代尤相牴牾。

唐晏先生跋此本，頗駁提要之說。提要所列三事，其第二點不足辨，因為漢書藝文志有陸

賈二十七篇，王充所引或出于陸賈的他書，故此條不足推翻新語。關於第一點，唐跋說：

史記載趙高指鹿爲馬事，正本之此書也。

關於第三點，唐跋說：

陸氏著此書，去秦焚書纔六年耳，其所讀者，未焚之穀梁傳也。至武帝則爲再出矣，故所引者，今本無之也。

唐跋指出道基篇所引穀梁傳「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萬世不亂」之語，爲今本穀梁傳所無，此一點大可解釋提要之疑。但「指鹿爲馬」一條孤證，還不足駁倒提要的第一疑點。

今按提要之第一點，全是無的放矢，提要的作者實誤記漢書司馬遷傳的原文，原文並未提及陸賈，亦未提及新語。遷傳贊中說：

司馬遷據左氏國語（漢紀十四引作「左氏春秋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漢紀引作述）

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

此文中何嘗有據陸賈新語作史記的話？

我推想提要作者所以誤記之由，大概由于楚漢春秋一書。藝文志說『楚漢春秋九篇，陸賈所記。』四庫館臣因聯想作用，一時誤記陸賈楚漢春秋之外，另有陸賈新語，又偷懶不檢原文，遂據誤記之書，以定新語出于後人依託，豈非大冤枉嗎？

提要說史記取戰國策九十三事，皆與今本合。這樣擺出十足的考據學者架子，故後來讀者皆不敢懷疑提要之言。豈有查出戰國策九十三事的娘家的學者而不一檢司馬遷傳的原文呢？所以唐晏先生震於四庫館臣的學者架子，也不去檢漢書原文了。

新語一書，很有見地，其思想近於荀卿韓非，書道六篇發文化的演變，尤有獨到的見解。陸賈親經始皇李斯的急進政策失敗之後，故在政治上頗主張無爲，正與他身遭諸呂之亂，晚年自隱於醇酒婦人，同一用意。然其人絕不是一個消極的人，此書末篇有『聖人不空出賢者不虛生』的教訓，很可以表示他的生活態度。第六篇中很沈痛的攻擊當日人士的『避世』態度，與此正是一貫。我從前也曾懷疑此書，去年得唐晏先生校刊本，重校讀一遍，頗信此書是楚漢之間之書，非後人所能依託，故爲檢司馬遷傳，正四庫提要之誤，以釋

後來讀者之疑

十九，四，一。

胡適文存三集 卷七

八七七

漢初儒道之爭

漢武帝初年有一件很可注意的案子，可惜史料不完全了，我們只知道一點零碎的事實。

前漢書卷六武帝紀云：

建元元年（前一四〇）……秋七月……議立明堂，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二年（前一三九）冬十月，御史大夫趙綰，坐請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獄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

記載此事最詳的是史記漢書的田蚡傳，今以史記（卷一〇七）為主：

魏其（寶嬰）武安（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案隱：謂除關門之稅也。服虔曰：除關禁也。）以禮爲

服制，以與太平。舉適（漢書作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

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尙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

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繡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悅魏

其等。

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爲新垣平

邪？」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漢書卷五十二同）

此不言綰臧自殺。然本紀與儒林傳皆說他們自殺。史記儒林傳（卷一二一）云：

及今上卽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

又云：

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東帛

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

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

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

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

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

此事很像清朝末年的戊戌政變。竇太后是文帝的皇后，經歷三朝，凡立四十五年，

（此據師古考訂，外戚傳原文作五十一年。）故她一家的威權很大。她的信奉黃老之言，在別處

也有記載。漢書外戚傳上（卷九十七）說：

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

史記儒林傳云：

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

又云：

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

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

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

這竟是羅馬暴君令罪人入鬪獸圈鬥獸的虐政。轅固生批評了老子一句話，便幾乎得了死罪。趙綰王臧等想借明堂的招牌來推翻竇太后的專政，放逐一班無節行的貴戚宗室，又明白奏請不要奏事東宮，怪不得這位老太婆要大生氣了。竇嬰與田蚡都是大貴戚，也免官而去；趙綰王臧的下獄自殺真不爲奇了。

儒林傳又云：

及竇太后崩，（建元六年，前一三五。）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

十四，三卅

此事當參考郊祀志。郊祀志云：

孝景卽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史記封禪書同）

此是竇太后與景帝信奉黃老言的大功效。非細讀郊祀志全文，不能領會這一句話的重
要。郊祀志接着說：

武帝初卽位，尤敬鬼神之祀。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縉紳之屬皆望天子
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
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竇太后不好儒術，使人微伺趙
綰等姦利事，按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爲皆廢。

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時。

十四，五十六夜。

再論王莽

昨晚寫英文『王莽』演說稿，到今早三點半才完功。此次寫此文，雖費了不少精力，却得了不少益處。十一年（一九二二）九月間我初寫『王莽』一文，不過是一天的讀書筆記，後來遂不曾細細修正過。今回重寫此文，曾細讀食貨志、王莽傳等篇，始知王莽所行的新法大都有所本，其中止有一部分是王莽的創制。如他建國後第一年所行的三大政策：土地國有，均田，廢奴婢，皆是漢武帝時代董仲舒曾提出的。始建國元年的詔書可以說，是完全根據董仲舒說武帝的話，略加引申的。仲舒原書見食貨志上：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

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仞佰，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顯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

三十倍於古。（師古曰，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部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師古

曰，既收田租，又出口賦，而官更奪鹽鐵之利。）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

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

漢興，循而未改。

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王莽改田制去奴婢之詔，理論是全抄仲舒的，辦法則比他更澈底。

食貨志又說，哀帝卽位，師丹輔政，曾建限田之議，他說：

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爲民田及奴婢爲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

蓋君子爲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爲限。

哀帝下詔云：

制節謹度，以防奢淫，爲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與民爭利。百姓失職，重困不足。其議限列。（哀帝紀）

有司（食貨志上作「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條奏：

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及（志無「及」字）公主、名田縣道；〔及〕（志有此字）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得過三十頃。（如淳曰：名田國中者，自其所食）

國中。既收其租稅，又自得私田三十頃。名田縣道者，令甲，「諸侯在國，名田他縣，罰金二兩；」今列侯有不之國者，雖遙食其國租稅，復自得田於他縣道。公主亦如之。不得過三十頃。

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歲以下，不在數中。

賈人皆不得名田爲吏。

犯者以律論。

諸名田畜奴婢過品，皆沒入縣官。（哀帝紀）

食貨志云：

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

又云：

時田宅奴婢買爲減賤。

丁傳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

不行。

故哀帝紀無實行的詔書。此事在綏和二年（前七）王莽的改制與師丹孔光的主張正是一貫，不過他認限制名田畜奴爲不澈底，故索性廢止私有土田奴婢了。

王莽的六筦之中，鹽與鐵由國家設官專賣，起于東郭咸陽與孔僅，事在元狩四年（前一九）鑄錢在漢初尙不歸政府專辦；至武帝時始禁鑄錢，由上林三官專鑄，至五銖錢出，幣制畫一，禁私鑄的政策始生效力。食貨志說：

……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爲之。

又說：

自孝武元狩五年（前一一八）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一一五）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28,000,000,000）

依這些史事看來，王莽的六筦，止有三筦是他的創制。

再論王莽

八九〇
十七, 四十九。

讀北史雜記

北方民族的『鑄象卜』

北史高歡本紀（六，二）

爾朱榮『遂入洛，因將篡位。』神武（高歡）諫不聽，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

又同書高洋本紀（七，七）

於是徐之才盛陳宜受禪……帝……乃使李密卜之，遇大橫，曰：大吉，漢文帝之封也。帝乃鑄象以下之，一寫而成。

又楊銜之洛陽伽藍記（永寧寺下）也說：

於是（爾朱榮與元天穆）密議長君，諸王之中不知誰應當璧，遂於晉陽人各鑄

象不成。惟長樂王子攸光相具足，端嚴特妙。是以榮意在長樂。

十八，三，廿一。

又北史后妃傳上：

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人，以成者爲吉。不則不得立也。

十八，三，廿四。

又同傳：

道武皇后慕容氏……帝令后鑄金人，成，乃立之。

道武宣穆皇后劉氏……以鑄金人不成，故不登后位……明元卽位，追尊謚位。

明元昭哀皇后姚氏……明元以后納之，後爲夫人，后以鑄金人不成，未升尊位。

然帝寵禮如后。是後猶欲正位，后謙不當。泰常五年薨，帝追恨之，贈皇后璽綬

而加諡焉。

十八，三，廿四。

魏朝曾訂正北方語音

北史卷十九，咸陽王禧傳：

孝文（四七一—四九九）引見朝臣，詔斷北語，一從正音。禧贊成其事。於是詔：

「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依舊。若有故爲，當降爵黜官。若仍舊俗，恐數世之後，伊洛之下，復成被髮之人。」

朕嘗與李沖論此，沖言：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卽爲正矣。何必改舊從

新？沖之此言，應合死罪。乃謂沖曰：卿實負社稷。沖免冠陳謝。」

此事在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四九五）六月，孝文本紀（北史三）只記云：

六月己亥，詔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

李沖傳（魏書五三）不記此次爭論。

十八，三，廿六。

北史記男色之風

北齊廢帝殷本記（北史七，9）云：

〔天保〕九年，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令楊愔傳旨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嬖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

此答可見『嬖童』之好，在當時是平常的事。

魏汝南王悅傳（十九，15）云：

〔悅〕妃閻氏，生一子，不見禮答。有崔延夏者，以左道與悅遊，合服仙藥，松朮之屬……又絕房中而更好男色。輕忿妃妾，至加捶撻，同之婢使。

又魏彭城王韶（勳之孫）傳（十九，11）云：

文宣（高洋）常剃韶鬚，加以粉黛，衣婦人服，以自隨，曰：『以彭城爲嬪御。』譏

元氏微弱，比之婦女。

十八，三，廿六。

崔浩

我讀崔浩傳，（北史二二）很感覺其人之偉大。崔浩一生頗有種族之感，故他對於北征，每次皆決勝，對於南征則每次皆阻撓，此非偶然之事也。

他以國史事被誅，北史記他『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咸悉忿毒，相與構浩於帝。』這是說他老實記載北人之幼稚鄙野，故當時有『直筆』之頌，這也可見他有種族之見。

他的父親崔宏『因苻氏亂，欲避地江南，爲張願所獲，本圖不遂，乃作詩以自傷，而不行於時，蓋懼罪也。』浩誅中書侍郎高允受勅收浩家書，始見此詩。允知其意。此可證崔氏父子有種族之感也。

崔浩的政見全是漢朝儒家的思想，但他『性不好莊老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言以亂先王之教？袁生所謂家中篋篋中物，不可揚之王庭。』

他與天師寇謙之相善，排斥佛教，故有四四六年之大毀佛法。『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誦讀。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廁中。』佛法爲外國教，此舉也有種族之意味。

十八，三，三十。

北朝的女權

北魏拓跋氏舊制，『後宮產子，將爲儲貳，其母皆賜死。』故

椒庭之中，以國舊制，相與祈祝，皆願生諸王公主，不願生太子。（北史十三）

這制度到宣武胡后始廢止。這個制度雖是慘酷不人道，然而其中涵義正是懼怕女后權。

大。

北朝女子似比南方女子自由的多。高歡的婁后便是一例。婁后

少明悟，強族多聘之，並不肯行。及見神武（高歡）城上執役，驚曰：此真吾夫也。乃使婢通意，又數致私財，使以聘已。父母不得已而許焉。（以下北史十四）

高歡後以外交關係，要同蠕蠕通婚，婁后勸他娶蠕蠕公主。

公主性嚴毅，一生不肯華言。

高歡有爾朱氏妃，

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鳴，應弦而落。妃引長弓，斜射飛鳥，亦一發而中。

北朝女后最奇特者為隋文帝的獨孤后。她嫁時，與文帝相得，「誓無異生之子。」她

最妬忌，後宮莫敢進御。

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先在宮中。帝於仁壽宮見而悅之，因得幸。后伺帝臨朝，陰

殺之，上大怒，單騎從苑中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三十餘里。

高穎、楊素等追及，扣馬諫。帝太息曰：『吾貴爲天子，不得自由！』

高穎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帝意少解，駐馬良久，夜方還宮。后候

上于閣內，及帝至，流涕拜謝。穎、素等和解之。

獨孤后的妬忌，不但用在她丈夫身上，竟成了一個普遍的原則。

后見朝士有妾孕者，必勸帝斥之。

高穎因此見黜：

穎夫人死，其妾生男，〔后〕益不善之，漸加譖毀，諷帝黜穎。

她的長子太子勇也因此被廢黜：

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嬖幸，禮匹于嫡，而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二日而薨。獻皇后

意有他故，甚責望勇。

又自妃薨，雲昭訓專擅內政，后彌不平，頗求勇罪過。

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姬妾恆備員數，唯與肅妃居處。皇后田是薄勇，愈稱晉王

德行（見傳，北史七一。）

後來竟因此殺了幾個兒子，壞了楊家天下。勇傳中詳記獨孤后的說話，神氣如畫。

但妬忌不限於獨孤后，似當時確有這樣一種風氣。魏淮陽王孝友傳（北史十六）孝

友嘗奏表曰：

古諸侯娶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

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陰

教聿脩，繼嗣有廣。廣繼嗣，孝也。脩陰教，禮也。

而聖朝忽棄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爲常。

婦人多，幸生遭今世，舉朝略是無妾，天下殆皆一妻。設令人彊志廣娶，則家道

離索，身事迍邐，內外親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無準節，父母嫁女，則教之以

妬。姊妹逢迎，必相勸以忌。持制夫爲婦德，以能妬爲女工。自云受人欺，畏他

笑我。王公猶自一心，以下何敢二意！

孝友的提議的是非，我們可以不論；但這一段文章却很可以表示當日女子的威權！

獨孤后不過是這個背景中的一個人而已。

十八，五，八夜。

蘇洵的辨姦

辨姦論之爲僞作，李紱辯的最明白。（穆堂初稿，書辨姦論後二則。）李氏說此篇與紹興

十七年沈斐編老蘇文集附錄二卷中所載張方平作的老泉墓表及東坡謝張公作墓表書

皆是贗作。宋本嘉祐集無辨姦；郎曄進呈本東坡文集亦無謝作墓表書。李氏指出辨姦

之文始見於邵氏聞見錄，而聞見錄編於紹興二年。今考葉夢得避畧錄話（作於紹興五年）

記辨姦事云：

……明允作辨姦一篇，密獻安道，以荆公比王衍盧杞，而不以示歐文忠……辨姦久不出。元豐間，子由從安道辟南京，請爲明允墓表，特全載之。蘇氏亦不入石。比年少傳於世。荆公性固簡率，不緣飾，然而謂之食狗彘之食，囚首喪面者，

亦不至是也。……（上，二五—二六。）

此段記辨姦出現的時代，最可注意。此文出現始於南渡之初，故葉氏說『比年少傳於世。』其時去荆公之死已四十多年了，去老泉之死已六十多年了。作偽的痕跡，更明顯了，大概南渡之前，尚無辨姦之論。葉氏記明允作此文，『不以示歐文忠。』此言是因爲永叔作老泉墓誌，並不會提及辨姦之論，故必申明永叔未見此文，以釋後人之疑耳。

十三，三十八。

歐陽修的兩次獄事

歐陽修兩次被人用家庭暗昧事參劾，一次在慶曆五年（一〇四五）他年三十九，一次在治平四年（一〇六七）他年六十一。第二次乃御史蔣之奇劾他與長子婦吳氏有私，其後詔問語所從來，之奇說得之彭思永，思永力抵以爲風聞，神宗以爲辭窮。遂降謫思永之奇而降手詔安慰他。此事只見於文集附錄之神宗實錄本傳（墨本及朱本）及神宗舊史本傳而行狀，墓誌，神道碑，及年譜皆不載此事，止泛說『無根之言』『飛語』而已。本集九十有三有乞根究蔣之奇彈疏劄子，內有云：

之奇誣罔臣者，乃是禽獸不爲之醜行，天地不容之大惡。臣若有之，萬死不足以塞責……

細檢各傳，乃知之奇原奏所劾是什麼事。

第一次獄事牽涉他的外甥女張氏。記此事的，王銍默記最詳：

公甥張氏，妹婿龜正之女，非歐生也。幼孤，鞠育於家，嫁姪晟。晟自虔州司戶罷，

以替名僕陳諫同行，而張與諫通。事發，鞠於開封府右軍巡院。張懼罪，且圖自

解免，其語皆引公未嫁時事，詞多醜異。

軍巡判官著作佐郎孫揆止劾張與諫通事，不復支蔓。宰相聞之，怒，再命太常博

士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勘之，遂盡用張前後語成案。俄又差王昭明（內侍供奉

官）監勘……昭明至獄，見安世所劾案牘，視之，駭曰：「昭明在官家左右，無三百

不說歐陽修；今省判所勘乃迎合宰相意，加以大惡。異日昭明喫劍不得。」安

世聞之大懼，竟不敢易揆所勘，但劾歐公用張氏資買田產立戶事，奏之。宰相大

怒。公既降知制誥，知滁州，而安世坐「牒三司取錄問吏人不聞」，奏降殿中丞，

秦州監稅，昭明降壽春監稅。公責告云：

不知（年譜作能）淑慎以遠罪辜。知出非己族而鞠於私門，知女歸有室（年譜作有室歸）而納之羣從。向以訟起晨家之獄，語連張氏之資，券既不（年譜作

非）即，辯無所驗。〔朕〕（年譜有此字）以其久參近侍，（年譜作侍從）免致深文；

其（朱鮑校補）可（字，葉本無）除延閣之名，還序右垣之次。仍歸

潛節，往布郡條。體余寬恩，思釋前咎。（年譜作咨）

又安世責詞云：

汝受制按考，法當窮審，而乃巧爲朋比，頗弭事端，漏落偏說，陰合傳會。知朕

慎重獄事，不聞有司，而私密省寺，潛召胥役。跡其阿比之實，尙與朋黨之風。

（涵芬樓本，下，二一三。）

王銍引當日責詞，與歐陽文忠公全集所附胡柯的文忠公年譜所載制詞相符，足見其可信。

惟王銍頗不滿意於蘇安世，而王安石作安世的墓誌（臨川集石印本二十三，9）却極力歸功

於他。王安石說：

慶曆五年……歐陽修以言事切宜，爲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事。天子使……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修者，爲惡言，欲傾修，銳甚。天下汹汹，必修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修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絀爲殿中丞，泰州監稅……蘇君以此名聞天下……此事結案『歐公用張氏資買田產立戶事』，王銍說『立戶』，神宗實錄本傳敘此事云，『坐用張氏奩中物買田立歐陽氏券』，神宗舊史本傳亦同。

但實錄與舊史記張氏事云：

修妹適張龜正，龜正無子而死，有龜正前妻之女，才四歲，無所歸，以俱來。及笄，修以嫁族兄之子晟。後在晟所與奴姦，事下開封府。獄吏附致其言以（原注：三

字一作『曖昧之言』）及修。（墨本，朱本及舊史略同。）

各傳皆云此女歸歐陽家時『才四歲』。然歐陽修自己的滁州謝上表云：

伏念臣生而孤苦，少則賤貧；同母之親，惟存一妹。喪厥夫而無託，攜孤女以來歸。

張氏此時，生纔七歲……在人情難棄於路隅，緣臣妹遂養於私室。今方公私嫁娶，皆行姑舅婚姻；況晟於臣宗已隔再從，而張非己出，因謂無嫌。乃未及笄，遽令出適。然其既嫁五六年後，相去數千里間，不幸其人自爲醜穢，臣之耳目不能接，思慮不能知，而言者及臣，誠爲非意。以至究窮於資產，固已吹析於毫毛；若以攻臣之人惡臣之甚，苟羅織過，奚追深文？蓋荷聖明之主張，得免羅織之冤枉……

（慶曆五年十月。文集九十，頁9—10）

他自稱此女來外家時年七歲，而史傳改爲四歲，又何必呢？

錢恂錢氏私志（學海類編本，古今說海本。）對於歐陽修有私怨，故多謗詞。書中說他

『有文無行』又記他在河南推官任時，在錢惟演幕中，親一妓，爲作『柳外輕雷池上雨』的臨江仙詞。書中記張氏一案云：

歐後爲人言其盜甥，表云：『喪厥夫而無託，攜孤女以來歸。張氏此時，年方七歲。』內翰伯（錢穆父）見而笑云：『年七歲正是學『簸錢時也。』』歐詞云：

曠園修的兩次獄事

江南柳，

葉小未成陰。

人爲絲輕那忍折？

鶯憐枝嫩不勝吟，——

留取待春深。

*

十四五，

閒抱琵琶尋。

堂上籤錢堂下走，

恁時相見已留心。——

何況到如今。

歐知貢舉時，落第舉人作醉蓬萊詞以譏之，詞極醜詆。

錢愔引的詞爲憶江南，今集中不收。
所存的看來，此詞大概不是偽造的。

歌子：

鳳髻金泥帶，

龍紋玉掌梳；

走來窗下笑相扶，

愛道『畫眉深淺入時無？』

※

弄筆假人久，

描花試手初，

等閒妨了繡功夫，

笑問雙鴛鴦字怎生書？

但歐詩多被後人刪削，羅泌曾慥皆刪去不少。以今此詞雖然不一定是爲張氏作的，但今所存的詞如南

也是寫一個很放浪而討人歡喜的女孩子，此女子確不是倡女，乃是住在他家的。大概張氏一案不全出於無因。獄起時，歐公止三十九歲，但謫滁州後，卽自號醉翁，外謫數年而頭髮皆白；此可見當日外界攻擊之多了。

十三，十月底記此事，十一，五夜寫完。

考作象棋的年代

我去年作一段筆記如下：

象棋之作，不知起於何時，也不知起於何國。看其中有『象』，似起於印度一帶；看其中有『砲』，可知其年代不古。再看象棋與西方的 Chess 相同之點，如馬走『日』字，如象走斜線，可知道兩種棋戲大概同出於一源。

大英百科全書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Chess" 一條下述中國象棋的起源的一段，錯謬百出，不值得一辯。

前幾個月，我翻閱續藏經，見僧念常的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二（頁二九二）於唐文宗開成己未（西歷八三九）之下大書云：

『製象基』注云：『昔神農以日月星辰爲象，唐相國牛僧孺用車馬將士

卒，加砲代之爲機（？）矣。』（「機」字似是「棋」字？）

據此，中國的象棋作於西歷八百三十九年，創作者爲牛僧孺（生七七九，死八四七。）

那時候中國與印度交通已近千年。也許這種遊戲從印度波斯傳進來已久，到牛僧孺才把他改作一種中國的象棋。

念常此書專記佛教事，忽插入這一段，似不是有心作僞；大概佛教徒也知道象棋是從印度輸入的，故把牠記在佛教史裏。

念常注中說的『日月星辰』的棋戲，現在不可考了。

今天讀全唐文到卷一百六十，見呂才的因明注解立破義圖序，中有云：

栖元法師謂才曰，檀越復研味於六經，探賸於百氏，推陰陽之隱伏，察律呂之忽微；又聞生平未見太玄，詔問須臾卽解，由來不窺象戲，試造句日復成。以此有限之

心逢事即欲穿鑿……

這裏說的『象戲』大概是牛僧孺以前的象戲的一種。
六五）卒。

呂才博州清平人，麟德二年云

胡笳十八拍

相傳蔡琰作胡笳十八拍；後漢書但記她『感傷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不記她作有

此歌。

樂府詩集五十九頁六以下載此歌全文及唐劉商擬作十八拍。郭氏序云：

蔡琰別傳曰：『漢末大亂，琰爲胡騎所獲，在右賢王部伍中，春月登胡殿，感笳之音，作詩言志曰，「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雁歸兮聲嚶嚶。」』

今十八拍中無此二語，可見蔡琰別傳時尚無十八拍也。郭又引劉商胡笳曲序：

蔡文姬善琴，能爲離鸞別鶴之操。胡虜犯中原，爲胡人所掠，入番爲王后，王甚重之。武帝與焉，有舊，敕大將軍贖以歸漢。胡人思慕文姬，乃捲蘆葉爲吹笳，奏哀怨之音。後董生以琴寫胡笳聲爲十八拍，今之胡笳弄是也。

這分明是很晚出的傳說。即依此說，也不得說十八拍是蔡琰作的。郭又引琴集云；

大胡笳十八拍，小胡笳十九拍，竝蔡琰作。

琴集不知是何時代之書。依劉商所作序，大概唐朝人還不會認定十八拍爲蔡琰所作。

此詩中第十拍有云：

城頭烽火不曾滅，疆場征戰何時歇？

殺氣朝朝衝塞門，胡風夜夜吹邊月。

這等語句決不是唐以前人做的。

建文遜國傳說的演變

——跋崇禎本遜國逸書殘本——

張菊生先生借給我一部崇禎刻本遜國逸書，原書有崇禎甲申秋八月魏塘錢士升的序，中說：

逸書凡四種，致身錄乃焦弱侯先生得之茅山道藏中，從亡拊膝二書則余得之江右徐若谷司空者。又祝允明野記有黃陳寃報錄，事極穢褻，而暴揚陳瑛中冓之醜，亦足示戒，并付之梓，俟修國史者采焉。

編書時，北京已破，故序中有『甲申距建文壬午凡二百四十二年，而滄桑之變，言之可痛。』這書大概是國變之際南方書賈的一種投機牟利的事業。

原書三種，其目如下：

致身錄（十八條）

東吳史仲彬自叙

從亡隨筆

朝邑程濟著

拊膝錄（四卷）

玉海子劉琳著

致身錄從洪武三十一年戊寅史仲彬除翰林院侍書起，至洪熙元年仲彬往雲南省視
建文帝，明年聞洪熙帝死爲止。隨筆從建文壬午南京城破起，至正統庚申建文帝迎入大
內供養時止。

兩書同紀建文帝出亡事，而致身錄先出，隨筆後出，故後者詳於前者，其實皆僞書也。
試舉一段，略表二書的性質：

(1) 致身錄：

帝知金川失守，長吁東西走，欲自殺。翰林院編修程濟曰：「不如出亡。」少盪
王鉞跪進曰：「昔高皇帝升遐時，有遺篋，曰：『臨大難當發。』」謹收藏奉先殿之

左。羣臣齊言，『急出之。』俄而昇一紅篋至，四圍俱固以鐵，二鎖亦灌鐵。帝見而大慟，急命舉火焚內。程濟碎篋，得度牒三張，一名應文，一名應賢，一名應能。袈裟、帽鞋、剃刀，俱備。白金十錠，朱書篋內。『應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而行。薄暮，會於神樂觀之西房。』帝曰，『數也。』程濟即爲上祝髮……九人從帝至鬼門，牛景先以鐵棒啓之，若不用力而卽瓦解者。出鬼門而一舟艤岸以待。十人乘舟，舟人頓首。帝問，『汝何人，何爲至此？』對曰，『臣乃神樂觀道士，卽前皇上賜名王昇。昨夢太祖高皇帝……曰，『明日午時，可於後湖艤大舟至鬼門外伺候。汝周旋弗泄，後福未期。不然，難逃陰殛。』』

這完全是小說口吻，全無史料價值；故後出之從亡隨筆把此中最荒誕的神話都刪去了。

(2) 從亡隨筆：

上知金川門失，徘徊欲自殺。翰林編修程濟進曰，『臣逆知有今日也。爲今之計，莫若出亡。』……太監王鉞曰，『卽出，亦懼人認得。』奉先殿有太祖遺一論，臨

大難發之。羣臣齊言：『速取來！』須臾昇一紅匣至，四圍固以鐵，閉以二鎖，鎖以鑄鐵灌，堅不得啓。羣臣無計，濟以足碎匣底，視之，皆髡縮之具，得度牒二紙，袈裟剃刀俱備，白金十錠。上曰：『數也。』因大慟……程濟因爲上祝髮。〔上〕命取筆來，顧濟曰：『朕仍以文爲名。』乃書牒名應文。吳王教授楊應能，御史葉希賢皆曰：『臣願落髮以從。』因書牒，詔曰：『應能，賢曰應賢……因與程濟梁良用潛出西華門。時燕兵巷戰金川，遊兵攻朝陽門，以故，上得從西華門出也。』

上不能行，濟曰：『事急矣。』乃扶上沿河而走。見一舫橫岸，濟曰：『有舟無人，駕奈何？』中書梁良用曰：『臣可。』乃翊上登舟，鼓楫順流而去。申刻抵南門，濟曰：『此去是三山門，有兵不可去。』乃舍舟而塗……至聚寶門，門軍止上。濟曰：『吾等異鄉僧道，恐死亂軍耳。』乃得出。會日暮，無可棲。濟曰：『此東去，乃郊壇，有神樂觀。』道士王昇與臣有舊，盍往投。上曰：『恐洩。』濟曰：『此

人素忠義，皇上曾錫名者。」緩步乘月而行，更盡遠觀，王昇出迎……是夕不寐。十四日晨，楊應能、葉希賢、金焦吳或、學牛景先……（共二十一人）亦至，環坐，咸暗泣。

此可見從亡隨筆是根據前出的小說而作的，因要冒充史料，故刪去過甚的神話，如（1）太祖已定三人牒名（2）篋中朱書的預言（3）鬼門之一擊即開（4）王昇因太祖託夢，駕船來迎。但此書終免不了大漏洞。神樂觀既非預定期會之所，建文皇帝勉強到此，何以次晨楊葉等二十餘人都知道來此集會呢？

致身錄記文和尚（所謂建文帝）的行蹤如下：

壬午（一四〇二）在吳江史仲彬家。八月走雲南。

癸未（一四〇三）在雲南之永嘉寺。

甲申（一四〇四）八月九日到吳江史家。遊兩浙。將冬，返雲南。

丁亥（一四〇七）從重慶之大竹善慶里遷到白龍山。

庚子（一四一〇）在大理浪穹山中。

甲辰（一四二四）十一月到吳江史家，重遊浙中。

又仲彬兒子史晟跋說宣德九年甲寅（一四三四）建文又到吳江史家——以上的行蹤便是從亡隨筆的間架，隨筆全依此綱要，略加細節而已。此又可見此書後出，實根據史錄，僞造成書。

*

*

*

*

明史卷百四十三於牛景先傳下有附記云：

燕兵之入，一夕朝臣縋城去者四十餘人，其姓名爵里莫可得而考。然世相傳有

程濟及河西傭補鍋匠之屬。

程濟，朝邑人，有道術。洪武末，官岳池教諭。惠帝即位，濟上書言某月日北方兵

起。帝謂非所宜言，逮至，將殺之。濟大呼曰：「陛下幸囚臣，臣言不驗，死未

晚。」乃下之獄。已而燕兵起，釋之。改官編修，參北征軍。淮上敗，召還。

或曰：『徐州之捷，諸將樹碑紀功。濟一夜往祭，人莫測。後燕王過徐，見碑大怒，

趣左右椎之。再椎，遽曰：「止！爲我錄文來！」已按碑行誅，無得免者。而濟名適在椎脫處。——然考其實，徐州未嘗有捷也！

金川門啓，濟亡去。或曰：帝亦爲僧，出亡，濟從之，莫知所終……（此下記河四備，補

鑄匠，馮翁「馬二子」，會稽二縣者，玉山樵「雪苑和尚」。）

其後數十年，松陽王詔游

治平寺，於轉輪藏上得書一卷，載建文亡臣二十餘人事蹟，楮墨斷爛，可識者僅九

人：梁田玉，梁良玉，梁農用，梁中節，皆定海人，同族，同仕於朝。田玉官郎中，京師破，

去爲僧。良玉官中書舍人，變姓名走海南，鬻書以老。良用爲舟師，死於水。中

節好老子太玄經，爲道士。何中，宋和，郭節，俱不知何許人，同官中書。申使蜀，主

峽口開變，嘔血疽發背死。和及節挾卜筮書走異域，客死。何溯，海州人，不知何

官，亦去爲卜者，客死。郭良官籍俱無考，與梁中節相約棄官爲道士。餘十一人，

竝失其姓名。縉雲鄭儋紀其事爲忠賢奇祕錄，傳於世。

及萬曆時，江南又有致身錄，云得之茅山道書中，建文時侍書吳江史仲彬所述，紀

帝出亡之後事甚具。仲彬程濟葉希賢牛景先皆從亡之臣。又有廖平金焦諸

姓名。而雪菴和尙補鍋匠等，具有姓名官爵。一時士大夫皆信之。給事中歐

陽調律上其書於朝，欲爲請謚立祠。然考仲彬實未嘗爲侍書。錄蓋晚出，附會不足信。

明史此論最有斷制，使我們可考見這個從亡故事演變的痕跡。凡故事傳說的演變，如滾雪球，越滾越大，其實禁不起日光的烘照，史家的考證。此意我曾於水滸西遊諸考證及井田辨古史辨中詳說過了。今試取此故事爲添一例：

(1) 建文自焚後，民間傳說紛起。

(2) 『其後數十年』(約十五世紀中葉) 松陽王詔發見(?) 治平寺的殘卷，中有建文亡臣二十餘人，九人的記載可讀。然細看明史轉載九人的事蹟，只說他們是『亡臣』，並不會說他們是『從建文出亡』之臣。縉雲鄭僖因作忠賢奇秘錄，傳於世。

(3) 民間又起了一種程濟神話，有許多怪誕的話，又有補鍋匠等傳說，略如明史所

說

(4) 萬曆時(十七世紀之初。遜國逸書序云，「至萬曆之末稍稽彪炳」，可見是在十七世紀。)乃有致身錄出現，全採了王詔鄭僖記的九人，又加上程濟等十三人，合成二十二人。又把傳說中的『補鍋匠』『雪菴和尚』等等都一一坐實了。建文的行蹤也說的『像煞有介事』了。

(5) 崇禎末年(十七世紀中葉)又有程濟的從亡隨筆出現，盡採以前的種種傳說，添上吳成學黃直二人，刪去王良一人。錢士升眉批云：

致身錄有王良，此不載。致王良爲浙按察使，焚印而死。(適按此事見明史一四三，本傳。)則致身錄之誤無疑。

此批大可注意。第一可證致身錄添出的十餘人只是東拉西扯來的，僞造的人並不會細考，竟把一位外省按察使拉進來了！第二可證從亡隨筆大概卽是錢士升僞造的，他曾用過一番工夫，故能改正致身錄的錯處。

還有一個脚色，也可注意。致身錄根據王詔鄭僖的名單，故有一個梁良用。錢士升

偽造隋筆時，見鄭僖舊說有『良用爲舟師，死於水中』的話，他正要改造那王昇艤舟的神話，遂把梁良用捉來代替王昇駕船，船到了南門，

良用哭曰，『臣從此別矣！』赴水死。

於是又少了一個梁良用，連王良共少二人，於是又添上吳成學黃直二人。仍湊足二十二人之數！

致身錄還有一個大錯誤，就是說程濟是績溪人（頁九）這是偽造的人把程濟認作程通了。程通是績溪人，明史（二四三）本傳說他

授遼府紀善。燕師起，從王（遼王）泛海歸京師，上封事數千言，陳禦備策，進左長史。永樂初，從王徙荊州，有言其上封事多指斥者，械至，死於獄。家屬戍邊。

這人也同王良一例，不能硬作從亡諸臣之一。所以錢士升也改正爲朝邑人。大概程濟的神話完全起於民間，毫無歷史的根據，略如濟顛和尚一類。績溪人之說固出於錯認程

通，朝邑人之說亦未必有何根據。李伯元作官場現形記，開卷便大書陝西同州府朝邑縣，程濟之朝邑籍貫，大概與錢典史同是冒籍罷？

十七，三四夜記。

拊膝錄四卷，卷一爲帝后等紀傳，卷二爲成祖的『奸臣榜』上方孝孺諸人列傳，卷三爲死難諸人列傳，卷四爲程濟諸人列傳。此書作者自稱『玉海子劉琳』，錢士升序中故意作迷離恫忽的話，說『玉海子豈與程濟同時相與晤言者歟？』而書中卷一有天順年間事，已在永樂帝即位後六十年了；卷四胡廣傳中引李西涯譏胡廣的詩，謂『百年後公論乃定』，便是百年後的話了。卷四從亡諸臣傳有二十五人之多，說程濟著有從亡隨筆，說河西傭卽王之臣，說黃直卽補鍋匠，說雪菴和尙卽吳成學，又加上史仲彬等三人，這都可證拊膝錄出于致身錄與從亡隨筆之後，或者此書與從亡隨筆都是錢士升僞造的。此書集合二百六十年間的種種無稽的傳說，而改用史家紀傳的體裁，故更能欺騙無知的讀者。

這種作偽的手段是最下流，最可恨的。

十九，七，廿，校舊稿，補記。

焦循的論語通釋

——與馬幼漁先生書——

焦循初作此書在嘉慶癸亥（一八〇三）原稿有十五篇，即木犀軒所刻本也。至次年甲子（一八〇四）他又刪改一遍，刪去（或歸併）了三篇，次第也大更動。今文集（十六）有此書自序，與刻本通釋首頁所載自序略同，但改序中『嘉慶癸亥』爲『今年』，改『十有五篇』爲『十有二篇』，篇第大不同，序尾署『嘉慶甲子秋九月』。

他編定文集在嘉慶丁丑（一八一七）去癸亥已十四年，而文集中自序稱十二篇，又阮元作他的傳，述他的著作，也稱此書有十二篇。這可見十二篇本爲定本，而此十五篇本爲癸亥原稿。

定本已不可見，幸得此原稿本，可以考見此書諸篇後來皆分散刪改，十之七八皆存於文集第九十兩卷中。（其目爲一以貫之，攻乎異端，說權，說理等等。）我們可以說：此書有三本：

第一本卽此刻本，（一八〇三）

第二本爲甲子改定十二篇本，（未見）

第三本爲丁丑以前改本，卽今文集第九十卷中諸文。

戴震的緒言爲原本，疏證爲改定本。定本遠勝于原本，但我看焦氏此書，却不能不

說原本最可貴，而定本失去不足惜。焦氏原本中很多露鋒芒的話，可見他作此書所以力

主忠恕容忍，是爲了當日門戶之爭而發的。原稿所以先論忠恕，次卽論異端，而異端一個

小題目乃佔八條之多，皆是有感而發的。第十四篇論『據』，更可見。今倒亂其原次第，

刪去『異端』『多』『據』而以『聖』『大』『仁』爲首，便不足以考見當日著書的

用意了。

翁方綱與墨子

現在大家喜歡談墨子，墨學幾乎成了一種時髦風尚。但墨子的研究在一百多年前還是一件得罪名教的事；那時候研究墨學的人還算是『名教之罪人』，有褫革衣頂的危險。

翁方綱（生一七三三，死一八一八。）復初堂文集十五有書墨子一篇，作于乾隆晚年（約一七九〇），因為畢沅刻墨子成於一七八四，而此文作于畢刻行世以後。寫當時學者的心理最可笑，可以考見世風的變遷。今摘鈔于下：

……孟子所見已是墨之極弊，則七略所謂『蔽』者，非至漢世而始見其蔽，又無疑也。今之學者讀孟子，而尚治墨子之書，其自外于聖人之徒，又無疑也。雖其書今尚存，觀之亦若自成一家之言，而究與聖賢之道大異，則又無疑也。近日江

南有翰林孫星衍者，鑽梓墨子之書，予舊嘗見其書，而不欲有其刻本也。有生員

汪中者，則公然爲墨子撰序，自言能治墨子，且敢言孟子之言兼愛無父爲誣墨子。

此則名教之罪人，又無疑也。昔翰林蔣士銓掌教于揚州，汪中以女子之嫁往，送

之門，是何門爲問，蔣不能答，因銜之，言于學使者，欲置汪中劣等。吾嘗笑蔣之不

學也。今見汪中治墨子之言，則當時褫革其生員衣頂，固法所宜矣。汪中者，昔

嘗與予論金石，頗該洽，猶是嗜學士也。其所撰他條，亦尙無甚大舛戾。或今姑

以此準折焉，不名之曰生員，以當褫革，第稱曰「墨者汪中」，庶得其平也乎？

然而夷之憮然以後，則已身嚮正學矣，所以孟門弟子尙許之，尙惜之，書曰「墨者

夷之」，若汪中，豈其能當此稱哉？

最可笑的是那部墨子本是「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欽賜一

品頂帶畢沅」出名刻的（孫星衍中乾隆丁未進士（一七八七），在他替畢沅校刻墨子之後四年。）

而翁方綱只敢罵江南翰林孫星衍與生員汪中，却不敢提及那位畢巡撫！

更奇怪的是孫星衍的墨子後叙中說：

時則有仁和盧學士抱經，大興翁洗馬覃谿，及星衍三人者，不謀同時，共爲其學，皆折衷于先生。（學沅）或此書當顯？

原來翁氏也是當日治墨學的一人；他怕自己加上「墨者」的銜頭，所以洗刷清白，一變而爲「反墨者」了。

十四，四，九日。

跋郎兆玉刻本墨子

——傅沅叔先生藏——

這部墨子十五卷，板心有『堂策檻』三字，首行題『溫陵李贄宏甫父選，武林郎兆玉完白父評』。首有郎兆玉自序，大旨謂『子墨子，老氏之變也』。序末有三顆圖章，其一爲『癸丑進士』。檢明進士題名錄，郎兆玉爲萬曆四十一年周延儒榜進士，注『杭州府仁和縣匠籍』。馬夷初先生（敘倫）曾考其人，說他還刻有一部周禮。是本有凡例五條，其一云：

是書僅見寸瑜未睹全璧。購求四方，得江右芝城銅板活字繕本，乃陸北川先生所枕函，復細爲校讎，以付殺青。

其二云：

是集向載李氏叢書，但未詳備。茲所獲者，乃先生手錄，批輯精工。篇中刪選，一遵之。

這兩條敘述不分明；細考之，似第一條說的是江右芝城銅板活字本的墨子，第二條說的是李贄的評選。陸北川手錄李氏評點于芝城本之上，故曰銅板活字繕本。李贄有批選墨子，但此本所載眉批似不盡是李氏之言，故凡例第三條云：

批評不用套語，彙擇先輩名公評定者，參以己意……

凡例末條云：

糾譌無舛謬，以便觀覽。間有一二差失，悉照原本仍疑，不敢臆爲增汰。

今細校之，此條所言是真的。此書校刻甚精，似真能『悉照原本仍疑，不敢臆爲增汰』。故可以考見芝城銅版活字本是個什麼樣子。芝城本墨子十五卷，刻於嘉靖壬子（三十一年，一五五二。）

有藍印本傳世，見黃丕烈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及森立之 經籍訪古志；後歸楊

氏海源閣，見楊氏楹書隅錄，葉德輝書林清話八記此書，注云：

按明唐藩莊王名芝址，弟芝堉，芝坻，並好古有令譽。此芝城亦疑唐藩兄弟。

此注誤也。郎本明言江右芝城，芝城是地名，鄱陽有芝山，芝城當是江西一縣的古名。若

這是唐王兄弟之名，必無這樣直呼其名之理。海源閣藏書今尙存；若他日能得芝城藍印

本與此本相校，我們當能尋出此本有無改動芝城本之處。現在我們只能研究此本與別

種本子有何優劣。

今日傳本墨子刻印最早者，皆係明本，無明以前的刻本。明刻現存者有四種：(1)

道藏本，(2) 嘉靖三十一年 (一五五二) 芝城銅板活字，(說見上) (3) 嘉靖三十二年

(一五五三) 南昌唐堯臣刻本，(有四部叢刊影印本) (4) 郎兆玉翻芝城本。郎本最晚出，然

此本若不會改動芝城本，其來源甚古，未可以其晚出而輕視之。

唐本卷十三 (頁五，行一) 闕『匡』字，注云：『太祖廟諱上字』郎本同卷 (頁四，行

二) 也闕此字，注六字也相同。(學本所據本同) 此可見這兩本皆是從宋本下來的。今試

列舉此卷中魯問篇之二本異同比較于下：

唐本

先生何止我攻鄭也（頁二，下七。）

莫若多吾（頁三，下二。）

此若言之謂也（頁四，上二—三。）

釣者之恭（頁五，上六。）

蚺鼠以蟲，非愛人也（頁五，上七。）

子之謂所義者（頁五，下六。）

籍（頁六，上二。）

籍（頁六，上四。）

卽語之兼愛（頁八，上七。）

籍（頁九，下二。）

郎本

無「何」字

莫若吾多

若此言之謂也

「釣」作「釣」

「人」作「之」

子之所謂義者

藉

藉

「卽」作「則」

藉

則退其難（頁十，下五。）

則其退難

狎而不親（頁十一，上七。）

「狎」上重「狎」字

此可見郎本頗勝唐本。唐本勝處只有第一條之「何」字；然此句脫一字甚明，郎本不增字，可見其不意增汰，疑其所据本如此。

我曾經用此本的經上以下六篇，與道藏本及唐本比較，知此三本凡與畢刻不同之處，大約皆彼此相同。例如經上

愆明也，（畢作愆明也）三本皆同。

辯爭攸也，（攸，畢作彼。）三本皆同。

知間說親，（間，畢改作間。）三本皆同。

間博親，（博，畢作傳。）三本皆同。

且且言然也，（畢刪一且字）三本皆同。

心也察也，（上也字，畢改「之」。）三本皆同。

然郎本有一大不同之處：

服執說（音利）巧轉 畢本如此；道藏本與唐本皆同。郎本「說」作「說」無

「音利」的注。

以卷十三的六字小注觀之，此處若有注文，郎本必不刪去。此可見郎所据本無注也。說字從兒，不應有「利」聲；此必長江流域不分「l」與「n」之人所妄注，而道藏與唐本皆誤沿之。此處經文是「諾不一利用服，執說巧轉，則求其故，大益」。說字最當，作說者誤也。此可見郎本之善也。

餘五篇之中，郎本與道藏本唐本不同之處，列舉於下：

經下全同。

經說上

道藏本，唐本

郎本

爲是之台役也

台作治

知其也耳思也

捷與狂之同長也

此兩有端而后可

經說下

四足獸與生鳥

故成景於止

余當俱

指是雁也

沈荆之貝也

室中說智也

下所請上也

大取

知其思耳也

捷作捷

有作目

生作立

止作上

余作尔

是作視

貝作具

室作室

請作謂

非欲之非欲之也

無『非欲之』三字

富人非爲共也人

也人作人也

必智是之某也

某作謀

其類在死也

也作她

小取

辭之倅也

辭倅之也

人船非人木也

人作乘

此乃是而不殺也

殺作然

馬或白

自作白

看這些例，可知郎本也有顯然誤處，如『有』作『日』，『室』作『窒』，『某』作『謀』，『辭倅之也』亦誤倒。然其餘諸條則似皆應以郎本爲最善也。

唐本有吳興陸穩序，言『前年居京師，幸於友人家覓內府本讀之。』似唐本與道藏

本同出於所謂『內府本』而郎本出於芝城本，芝城本刻在唐本前一年，乃另出於一種古本，故最可貴。儻使將來能得海源閣所藏芝城藍本，重校墨子全書，所得定更有可觀了。

十四，四，八夜。

歐陽兆玉刻本墨子

九四四

墨字

關尹子七釜篇：

有誦咒者，有事神者，有墨字者，有變指者，皆可以役神御氣，變化萬物。

惠棟云：

案御覽引墨字五行記言坐在立亡事。

抱朴子所傳鄭君書有墨子枕中五行記

五卷。又云，墨子五行記本有五卷，昔劉君安未仙去時，鈔取其要，以爲一卷，云云，

詳見內篇。『墨字』乃墨子之訛。

神仙傳『劉政治墨子五行記，又服朱英丸』

（松崖筆記一，頁十六。）

今檢御覽八百八十八：

抱朴子曰……又墨子五行書云：墨子能變形易貌，坐在立亡，蹙面則成老人，含笑則成女子，踞地則成小兒。（石印鮑刻本）

與惠氏所見的本子不同。又按御覽引的抱朴子乃是遐覽篇之文，原文如下：

其變化之術，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記，本有五卷。昔劉君安未仙去時，鈔取其要，以爲一卷。其法用藥用符，乃能令人飛行上下，隱淪無方，含笑卽爲婦人，蹙面卽爲老翁，踞地卽爲小兒，執杖卽成林木，種物卽生瓜果，可食；畫地爲河，撮壤成山；坐致行廚，興雲起火——無所不作也。（十九，七。）

惠氏所校，似乎近是。但『有墨子者』與上下三句不相稱，似當讀『有墨學者』

十三，三，廿三。

頃往研究所檢太平御覽，始知明活字本及汪氏活字本皆作『墨字』。其餘各本，

張刻，鮑刻，日本本——皆作『墨子』

十三，三，廿五。

附錄一 邵瑞彭先生來信

適之先生有道：

手示及札記並誦悉，已將尊辭錄入舊稿矣。劉君安是劉根之字，見神仙傳。仲容先

生墨子後語，譌爲劉安。太炎所作黃巾道士緣起說（在檢論）據北堂書鈔定君安爲劉根

之字，亦未檢神仙傳。因便附告，復頌

安善。

弟邵瑞彭再拜。二月廿一。

附錄二 墨子入神仙家之雜考 邵瑞彭

以墨子爲神仙家，始於葛洪。洪著神仙傳，言墨子年八十二，乃歎曰：『世事已可知，榮

位非常保，將委流俗，以從赤松子游耳。』乃入周狄山，精思道法，想像神仙，於是數聞左右

山間有誦書聲者。墨子臥後，又有人來以衣覆足。墨子乃伺之，忽見一人，乃起問之曰：

『君豈非山岳之靈氣乎？將度世之神仙乎？願且少留，誨以道要。』神人曰：『知子有

志好道，故來相候。子欲何求？』墨子曰：『願得長生與天地相畢耳。』於是神人授以

素書，朱英丸方，道靈教戒，五行變化……凡二十五篇，告墨子曰：『子有仙骨，又聰明，得此便

成，不復須師。』墨子拜授合作，遂得其驗，乃撰其要，以爲五行記，乃得地仙，隱居以避戰國。

至漢武帝時，遣使者楊遵束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視其顏色，常如五十許人。周

游五嶽，不止一處。陶宏景真誥稽神樞篇云：『墨狄子服金丹而告終。』段成式酉陽雜

俎玉格篇云：『墨（諸本並誤作黑）狄子咽虹丹而投水。』此皆羽流傳會之說也。

據葛洪言，神人授墨子書凡二十五篇，乃撰其要，以爲五行記，未言卷數。抱朴子遐覽

篇云：『余見授金丹之經及三皇內文，枕中五行記……本有五卷。昔劉君安未仙去時，鈔

取其要，以爲一卷』云云。阮孝緒七錄有墨子枕中五行要記一卷，五行變化墨子五卷。

隋書經籍志醫方類有墨子枕內五行記要一卷，注云：『梁有神枕方，疑此卽是。』蓋此書

二十五卷者，世已無有。五卷者，墨子自撰。一卷者，君安所鈔。梁時二書並存也。劉根

字君安，見神仙傳。孫詒讓墨子後語以為劉安，失之。章炳麟檢論黃巾道士緣起說，俱據

抱朴子及御覽，以為根字君安，未引神仙傳，亦其疏矣。崇文總目道書類有墨子枕中記二

卷。宋史藝文志神仙類有太上墨子枕中記二卷。通考同。竊疑五卷之書，唐時已佚。

二卷之書，即從劉根所鈔者析分也。其書篇目有丹法，見抱朴子金丹篇，及抱朴子神仙金

洵經，自隱形法見神仙傳封術傳。

其書逸文，亦尙存數條。抱朴子金丹篇云，「墨子丹法，用汞及五石液於銅器中，火熬

之，以鐵匕撓之，十日還為丹，服之一刀圭，萬病去身，長服不死。」書鈔一百四十七，引劉根

墨子枕中記云，「百花醴者，蜜也。」御覽八百五十七，引劉根墨子枕中記鈔百花醴（二

條據檢論轉引）姚寬西溪叢語上卷云，「墨子道書大藥中有水脂碧」疑此數條為丹法

篇文。抱朴子遐覽篇云，「墨子五行記……其法用藥用符，乃能令人飛行上下，隱淪無方

含笑即為婦人，蹙面即為老翁，踞地即為小兒，執杖即成林木，種物即生瓜果，可食盡地為河，

撮壤成山，坐致行廚，興雲起火，無所不作也。」惠棟松崖筆記云，「御覽引墨子五行記言

坐在立亡事……墨字乃墨子之訛。疑此數條爲隱形法篇文。開元占經三引墨子曰，

「商紂不道，十日雨土於亳；天雨土，君失封。」又引墨子曰，「天雨粟，不肖者食祿，與三

公一位。」又引墨子曰，「天雨黍，豆，粟，麥，稻，是謂惡祥；不出一年，民負子流亡，莫有所向。」

又引墨子曰，「國君失信，專祿去賢，則天雨草。」又引墨子曰，「天雨飢釜，歲大穰。」又

引墨子曰，「天雨墨，君陰謀。」又引墨子曰，「天下火燔邑城門，其邑被圍。」又一百一

引墨子曰一條，一百十三引二條，一百十九引一條，一百二十引一條，皆墨子非攻篇文。又

一百十三引墨子曰鄭繆公一條，爲明鬼篇文。疑上所列，其非出本書者，乃五行記文，故占

經引之耳。墨子後語云，「占經所引爲墨子占考。」占經未言此書名也。至若後世方術

之士，誦法墨子者，據神仙傳有孫博劉政封衡三人。博晚乃好道，治墨子之術。政治墨子

五行記兼服朱英丸。衡晉笈有墨子隱形法一篇。此又墨子傳授之別開生面者矣。

宋元學案補遺四十二卷本跋

宋元學案補遺四十二卷，王梓材馮雲濠同輯。這是一部精抄本，戴鴻慈藏的。民國十四年四月五日，凌叔華女士約我去看她家收存戴家的書，因尋得此本，共八冊。

目錄後有王馮兩人的跋各一篇，皆署道光戊戌（一八三八）王跋云：

宋元學案謄校畢……因各采錄數百條以補其遺……凡得宋元學案補遺四十有二卷。大略每學案補遺各自成帙，參之原書卷第，可分可合。分之則見正續之無淆，合之則見正續之一致。若宋元儒博攷（四一，四二。）多本吾邑萬布衣季野所輯儒林宗派，布衣固姚江高弟也。

馮跋云：

歲丁酉（一八三七）自春及夏，雲濠與甬上王臚軒明經釐定謝山修補本百卷；且出雲濠醉經閣所藏宋元人儒書文集，以備參校。特見諸儒學派有未盡輯者，相與節錄條分，爲學案補遺四十二卷。

適按馮王兩君輯宋元學案補遺，有兩本。一爲四十二卷本，卽此本。成於一八三八年正月。一爲一百卷本，成於一八三九至一八四〇之間。今本宋元學案總目後有王梓材第二跋云：

戊戌（一八三八）之夏，是書百卷刻竣於谿上……是年冬，梓材以內艱歸自京師，五橋（卽馮雲濠）同年屬再爲校正；因相與講習舊業，隨輯補遺，亦至百卷。而是刻版本之宜整次者，又復層見疊出。遂於初刷本逐一標識，以備修改。辛丑（一八四一）二月梓材服闋北上，亦照寫一本，并攜補遺彙本而行……

未幾有鴉片之戰，英兵攻入寧波；壬寅（一八四二）二月馮家被燒，學案版也被燬，只剩王梓材的一部改校本。後來何紹基發起在北京刻版，王梓材爲他校訂，其有明爲正編之遺

漏，與補編（即補遺）之必當歸入，而前此考訂時所未見及者，皆爲錄入。又其學派初未審定者，亦多爲更正。蓋自壬寅（一八四二）之秋以至甲辰（一八四四）之冬，再期而畢事，始克重付剞劂焉。』是爲道光乙巳（一八四五）何刻本，即今傳本學案之祖本也。

那百卷本的補遺，以我所知，有兩部稿本。一爲王梓材所攜稿本，一爲何紹基鈔的副本。何紹基於道光丙午（一八四六）序學案刻本，有云：

騰軒於重校之次，徧涉四部書，復成宋元學案補遺百卷，與原編相埒。余爲錄副墨，以俟續刊。

龍汝霖於光緒己卯（一八七九）重刻何刻本學案，自跋云：

是書之外，又有鄧王氏補遺百卷，未及刊行。何氏求得之，與所刊版俱燼（何刻的

版，刻成後不久被火燒了，故何刻原本今傳世甚少。）海內藏書家儻有副本，刻附此編

以傳，則尤黃氏之志也。

百卷本現在不知還有抄本在人間否？這部四十二卷的抄本當是道光戊戌（一八三八）

年王梓材在京時借給人抄的副本。倘百卷本不傳了，這一部稿本要算很可寶貴的了。

十四，四，五夜。

附錄 宋元學案補遺四十二卷本跋 單不庵

宋元學案補遺四十二卷，王梓材馮濠合編，雲濠族人舸月所校錄。我既據舸月校錄本轉鈔一過，覺得這書祇是初次修改本，其說如左：

(一) 因其有刪節。刪節處有四點：(1) 與正編複出而注明原刪的，如卷二劉顏

傳劉庠傳，(均見士劉諸儒學案)卷二十八林夔孫傳黃寅傳，(均見滄洲諸儒學案)卷四補溫公語

(涑水學案)等等，計有十二見。(2) 已經補傳而注明原刪的，如卷二王莘傳後所附王

銍傳，(廬陵學案)卷三張邵傳，(士劉諸儒學案)等等，計有十六見。(3) 已作案語而注明

原刪的，如卷五補周敦頤傳後案語，(百源學案)卷十補李朴傳後案語，(范呂諸儒學案)等等，

計有十二見。(4) 已作案語而加以刪節的，如卷三十六補虞汲傳後附錄刪去前後數

句，又同卷補解觀傳後附錄刪去首數句（均見草廬學案）等等，計有四見。以上四類統計起來，雖刪去四十三處之多，然已見正編而未刪的，如潘墀傳、鄧文原傳（均見卷十九晦翁學案）、饒宗魯傳（卷三十三息庵晦靜存齋學案）、楊維禎傳（卷三十四東發學案）之類，尙不在少數（未將正編詳考，故不出確數。）是爲初次修改未盡改定之一證。

（二）因其有移動，移動處有三點：（1）全傳應移動的，如卷十九洪興祖傳應入卷一安定學案，卷一楊傑傳應入同卷泰山學案之類，共一百七十九見。（2）正編有傳，補加案語應移動的，如卷一補朱光庭傳後案語（安定學案）應入卷十二劉李諸儒學案；卷十七方疇傳後案語（趙張諸儒學案）應入卷十四紫微學案之類，共十七見。（3）補錄全謝山詩應移動的，如卷三十四安劉傳後載安史部竹林詩（東發學案）應入卷三十廣平定川學案，即是（此僅一見）。以上三類，把他合計，共有一百九十七處之多，似乎斟酌盡善了，然尙有疑而未決的，如卷十九傅伯壽名下（晦翁學案）注明『且入滄洲』是尙有考慮之意，又可爲未盡改定之一證。

(三) 因其有改傳，注明有改傳的，全書有四十九處。如卷一曹伯起傳（泰山學案）

卷二孔叢輔傳（高平學案）卷三蔡襄傳（古蹟學案）之類，皆是。既有改傳，則此書爲未盡改

定之本，又得一證。（卷三十二章廬學案內補唐述之傳後案語，注一「改」字。是不但傳有改定的，卽案

語亦有改定的。惜可考的祇此一處。）

此外有注明「當查」的，見卷一杜濬之傳（安定學案）有注一「誤」字的，見卷二十

六補楊楫傳後案語（勉齋學案）有初以爲程珙語後注明是朱子語的，見卷二十八補程仲

壁語（滄洲諸儒學案）又如注明有附錄而這書不載的，見末卷陳孚傳，皆可以爲未盡改

定的證據。

尙有一言：正編採取萬姓統譜，祇有九十六處。這書大半據姓譜，其次則據儒林宗派，

胡適之先生以爲此不過借這二書爲引綫，決非定本，此說亦甚可信。

這書本有適之一跋，考訂已極明白。我既手鈔一通，曾告適之，願把這書與正編詳細

對照一下，作一長跋。因循兩月，有志未逮。今適之催我交卷，我無法塞責，祇得就鈔書時

所見到的寫此短篇。將來也許能重做過一篇。

末了，我要謝謝適之爲我訪得此書，并請適之轉謝藏此書的凌先生。

附說：此書定本係百卷，馬太玄先生曾爲我訪問，知定本在寧波屠姓手，惜不肯出借。我今有浙江之行，尙欲多方求之。倘得見百卷之本，我當手鈔一部，另作一跋。

十四，七，五。

除非

七月間，我在濟南講演了一篇『中學國文的教學』，內中有一處要舉例，我因為那天上午談到開會規則，就舉了『除非過半數會員出席，大會才開得成』一個例；我說，這句話應該改爲『除非過半數會員出席，大會是開不成的。』我當時說，

上半句用『除非』，下半句不能用肯定的語氣。

這句話實在說的太鹵莽了；現在看來，是不對的。因為我們可以說：

除非過半數會員出席，大會是開不成的；

却也可以說：

除非不足法定人數，大會總開得成的。

例：可見這個問題並不在下半句能不能用否定口氣。後來我的朋友吳檢齋先生舉了這個

要相見，除非是夢裏團圓。

他說『除非』等於『非非』，『非非』等於『是』，所以他主張『除非』是肯定的口氣。我又舉出琵琶記中的例：

要相逢，不能夠，除非是夢裏暫時略聚首。

我又說：

『除非』只是一個否定的連詞，並不會變成肯定的口氣。『除非』只是『非』，並不等於『非非』。

後來十月一日二日的益世報上，又登出一篇對我的疑問，他的主張是：

『除非』二字，實在是一個肯定的連詞，並不是否定的連詞。

他說：

我們覺着『除非過半數會員出席，大會才開得成，』這樣說法，念着非常順口，意義非常明瞭。『除非過半數會員出席，大會是開不成的，』這樣說法，就非常的矯揉造作，不合於語法之自然。

後來京報上又登出徐一士先生的討論，此外還有未發表的吳檢齋先生的兩封信，南開學校陳元恭先生的一封信，京報徐凌霄先生的一封信。口頭討論的，還有陶知行黎劭西各位先生。

這許多討論，不但使我非常感激，並且使我得了許多益處。我現在覺得這一個詞兒的用法並不是像我從前說的那樣簡單，各位加入討論的人，也未免把他看的太簡單了。大家又都不肯費工夫去尋舊例，只憑主觀的見解，所以不能明白這個詞兒的複雜的用法。我這幾天尋出十來個舊例，仔細比較研究的結果，使我明白大家所以反駁我，確是有理由的；又使我明白我自己和各位先生的說法都不曾說出這個問題的困難所在。

我現在先引徐一士先生的話：

胡君所以認『除非』是否定的連詞的由來，大約是由於英文上的 *unless* 一字。*unless* 的意思，可以譯作『除非』所不同的就是『除非』是一個肯定的連詞，*unless* 是一個否定的連詞。中國人說：
除非怎樣，纔能怎樣。

英國人必須說，

不能怎樣，*unless* 怎樣。

後來徐先生的哥哥凌霄先生作一條短跋寄給我，他說：

『要……除非……』猶云，要怎樣，除非怎樣，才得怎樣。

『不能……*unless*……』猶云，不能怎樣，*unless* 怎樣，才能怎樣。

此兩種意思相同，指明不可能或甚難能之事實，只有希望於特別或懸想的情境之下，見有可能的機會耳。

徐氏弟兄的話，可以互相補充。一士說『除非』是肯定的連詞，*unless* 是否定的連詞。

這是不對的。英文裏 *unless* 有兩種用法：

我是不去的，除非你也去。

他是會來的，除非他變了心了。

這兩句在英文裏都用 *unless*。這個字所以是不定的連詞，並不因為他的前半句是不定的口氣，只是因為「除非」的分句否決了前面的事實可能的翻成不可能了，不可能的翻成可能了，故叫做「否定的連詞」。

中文的「除非」也是這個道理。凌霄說「除非」與 *unless* 意思相同，都是：

指明不可能或甚難能的事實；只希望於特別或懸想的情境之下，見有可能的機會耳。

這是不錯的。這裏面有兩個重要部分：

第一，甲的事實是不可能的。

第二，除非有乙的新條件使他可能。

『除○非○』的○分○句○把○『不○可○能○』的○事○實○翻○成○『可○能○』，『故○』『除○非○』是○『否○定○的○連○詞○』。有○時○他○又○把○『可○能○』翻○成○『不○可○能○』，例○如○

我○有○百○日○血○光○之○災○，只○除○非○出○去○東○南○上○一○千○里○之○外○躲○避○（水○滸，六○十○回。）
這○也○是○一○種○『否○決○』，『故○』『除○非○』是○否○定○的○連○詞○。

我們研究各種例句的結果，得下列的結論：

『除○非○』是○一○個○否○定○的○連○詞○，引○出○一○種○的○假○設○條○件○，來○推○翻○一○種○現○在○可○能○或○不○可○能○的○事○實○，使○可○能○的○翻○成○不○可○能○，不○可○能○的○翻○成○可○能○。

這樣說來，『除○非○』和 *if* 竟是一樣了。然而在形式上卻有一點不同。這並不是一
士先生說的肯定與否定的區別，因為『除○非○』和 *if* 都是否定的連詞。這個區別全
是習慣上的。英文說：

我○是○不○去○的○，除○非○你○也○去○。

他○是○會○來○的○，除○非○他○變○了○心○了○。

這和上文引的例『我有百日血光之災，只除非出去東南上一千里之外躲避』是一樣的文法。但中文裏另有三類說法：（1）有時候底下還要找上一句話點出翻案的話。例如上文的兩句，在中文裏往往變成：

我是○不○去○的；除○非○你○也○去○，我○才○去○。

他○是○會○來○的；除○非○他○變○了○心○了，就○不○來○了。

（2）有時候前面那不可能的事實可以不必說出他的不可能。例如

要○相○逢，不○能○彀；除○非○是○夢○裏○暫○時○略○聚○首。

可以省去『不能彀』的意思，單說：

要○相○見，除○非○是○夢○裏○團○圓。

（3）有時候更省略了，竟把前面的本題一齊省略了，單留那翻案的半句。例如

我○有○百○日○血○光○之○災，只○除○非○出○去○東○南○上○一○千○里○之○外○躲○避。

又可以單說：

只除非去東南方巽地上一千里之外，可以免此大難（水滸，六十四。）

這種例却也不少，難怪有許多人竟承認『除非過半數會員出席，大會才開得成』爲合於語法的自然了。但我們須要注意：在談論一件事的時候，所談的本題已是大家心裏明白的了；在這種時候，省去本題，只說下半句的翻案，自然還可以明白。例如水滸六十回，吳用先已說了盧俊義有百日血光之災，後來盧俊義問他如何可免，吳用只說『只除非』一句，就夠了。又如第十四回，吳用正和晁蓋談打劫生辰綱的事，所以下文只消說下半句：

只除非得這三個人，方才完得這件事。

又如第五十七回，宋江正和吳用談如何可以破青州，吳用也只消說：

只除非教呼延將軍賺開城門，唾手可得。

但這種說法，只是會話上的一種省略不完全的式子——不能用作標準的。

總結起來，『除非』的句子，有兩個根本的式子：

甲事實是不可能的，除非有乙條件使他可能。

第二式：

甲事實是可能的，除非乙條件使他不可能。例：

① 要相逢，不能夠，除非是夢裏暫時略聚首。（琵琶記，描容。）

② 憑他嫁到了誰家，他難出我的手心，除非他死了，或是終身不嫁男人，我就服了他。（紅樓夢，第四十六回。）

③ 我有百日血光之災，只除非出去東南上一千里之外躲避。（冰澗，六十四回。）

此外，習慣上有省略不完全的兩種式子：

第三式：「省略『不可能』的意思」

甲事實，除非乙條件使他可能。例：

④ 你想怎麼樣，「我不能依你」，除非等我出了這牢坑，離了這些人，才

依你（紅樓夢，第十五回。）

⑤ 要破此法，「是不能的」只除非快教人去蘄州尋取公孫勝來，便可破得高廉。（水滸，五十二回。）

⑥ 若要攻打青州，「是不能的」只除非依我一言，指日可得。（水滸，五十六回。）

⑦ 若要人不知，「那是做不到的」除非己莫爲，「自然人不知了」

⑧ 我想要破高廉妖法，「是不能的」只除非依我如此如此。（水滸，五十一回。參看上例5。）

⑨ 要相見，「不能夠」除非是夢裏團圓。（四郎探母，參看上例1。）

第四式：

〔省略甲事實，但說〕除○非○乙○條○件○可○以○做○到○甲○事○實○例：

⑩ 〔這件事不得完，〕只除非得這三個人，方才完得這件事。（水滸，十

⑪「青州城不容易破，」只除非教呼延將軍賺開城門，唾手可得。（同，五十七回。）

⑫「員外有百日血光之災，」只除非去東南方巽地上一千里之外，可

以免此大難。（同，六十回。）

總之，「除非」是用來否決一件事實的連詞；習慣上因為大家都不知不覺的認清了。他的翻案作用，有時候竟把原有的命題省去。但省略到了第三式，已很夠了；第三式各例都用『若要』都含有『要而未做到』的意味，所以他們就不明說『不可能』，我們都還可以明白。第四式的省略太多，在談話裏，有當前的論點在彼此了解之中，那還不妨單獨用第四式，依我個人看來，是不可為訓的。所以我們講文法的人，還應該說：

除非過半數會員出席，大會是開不成的。（第一式）

大會是開不成的，除非有過半數會員出席。（第一式）

大會是開得成的，除非你們都不出席。（第二式）

大會是開不成的了；除非過半數會員出席，大會才開得成。（第一式）

若要開大會，除非有過半數會員出席，方可開會。（第三式）

但應該避免或廢止那太簡的第四式：

除非過半數會員出席，大會才開得成。

以上是我個人研究這個問題的結論。我很悔第一次討論時太粗心了，不曾細心研究這個問題的疑難究竟在那一處。我現在很高興的認錯，並且很虛心的把我近來改正的意見提出來請大家評斷。我很誠懇的感謝加入討論的各位先生們。

十一年雙十節，濟南津浦鐵路賓館。

中國教育史料

——與陳世棻書——

你的信收到了。

我會勸楊振聲先生作中國教育學說史及中國教育制度史，並且答應他材料上的援助。這是因為教育史的材料往往與哲學史的材料相關，故我自信也許能幫一點忙；并不是因為我對於此項材料有什麼特別的蒐集。

我看你的信，可以推知你的研究在於制度史的方面。我以為教育制度史有兩種做法：

一、單敘述制度的沿革變遷，略如九通中所記而加詳。這是死的制度史。

二、不但述制度的歷史，還要描寫某種制度之下的『學生』生活狀態。這才是活的制度史。

例如寫各時代的太學，應注重在搜求太學生生活的材料。如宋之太學生生活，宜於各家文集及筆記中求之。試舉一例：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十四有『無官御史』一條云：

太學古語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台。』言其清苦而皴亮也……

這十個字寫宋太學的地位與生活，何等清楚！此條後半寫乾淳間與嘉定間的太學生生活的不同，詳釋此十字，也是重要史料。

又如周密齊東野語卷十三『張又林叔躬』一條，可考當日『齋長』與諸生的關係；卷十七『方大猷』一條，可考當日太學生的威勢，皇帝尚不敢碰他。此皆太學史料也。

又如述各代的小學，應寫當日小學生生活作何狀況。如『上大人，孔一己』見于宗杲集中，可見其起在北宋或北宋以前。如元稹序長慶集說『予嘗于平水市中見村校諸童競習詩，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爲微之也。』此史料也。

明代小學的情形，最詳細的描寫莫如醒世姻緣小說。此書第三十三回與三十五回

真是長篇大幅的絕好教育史料（所謂「徐文長故事」的最早記載也出在第三十三回及他回。）三

十五回論南北教書先生的方法不同，其論南方先生一段可引作例：

那南邊的先生，真真實實的背書，真真看了字，教你背，還要連三連五的帶號。背了還要看着你當面默寫。寫字真真看你一筆一畫，不許你潦草。寫得不好的，逐個與你改正。寫一個就要認一個。講書的時節，發出自己的性靈，立了章旨，分了節意。有不明白的，就把那人情世故體貼了，譬喻與你，務要把這節書發透明白，纔罷。講完了，任你多少徒弟，各人把自己的識見，大家辨難。果有甚麼卓識，不難捨己從人……這樣日漸月磨，循序化誨，及門的弟子怎得不是成才……

這種詳細的記叙是很不容易得的。九通二十四史裏那有這樣好材料？

又如儒林外史裏也有許多關於十八世紀上半的教育史料。

以上略舉數例，略說教育制度史的性質與史料的來源。來源不拘一格，搜采要博，辨別要精，大要以『無意于偽造史料』一語為標準。雜記與小說皆無意於造史料，故其言最有史料的價值，遠勝於官書。

你的四期區分法也不很圓滿。我對於此問題，尚無具體主張，但有數點頗自信為教育制度史的分期的必然標準：

(1) 東周以前，無可信的材料，寧可闕疑，不可妄談『邃古』。

(2) 漢代為學制形成的最重要時期；賈誼，董仲舒，學記，王制，文王世子，大戴記，周禮，皆極重要的書。

(3) 宋代為第二個重要時期；一方面為國學的改革與州郡學的建設，一方面為書院制度的形成，一方面為科舉制度的改革。書院的成立尤為重要。用這三個標準來區分教育史，可以不至於有大錯了。

吳淞月刊發刊詞

中國公學裏同事的一班朋友發起了這個刊物，目的在於鼓勵我們自己做點文字。這個目的似乎不值得提倡，因為社會上這一年來不是已添了五六十種新刊物嗎？我們何必也來糟蹋紙張，做這損人不利己的事業呢？

原來我們也頗有一點點理由。

第一，許多愛做學問的少年朋友聚在一塊，在這臨江近海的野外，同城市隔離了，都自然感覺一種親密的友誼，為大城市的學校裏所沒有的。我們想給我們在宿舍談天，江濱論學的生活留一點比較耐久的記載。這是我們出這個刊物的第一個動機。

第二，我們相信，文字的記錄可以幫助思想學問；可以使思想漸成條理，可以使知識循

序漸進。例如我們幾個人在江濱閒談商書盤庚的文法，我們都讀過盤庚，都可以加入討論。但談過就算了，不會有什麼好結果。假使有一位朋友把我們的討論記載出來，加上編次，再翻開原文，細細參證，作成一篇『盤庚的文法的研究』——這麼一來，這位朋友不但把自己研究這問題的結果變成有條理的思想，並且使我們曾參加討論，或不會參加討論的人都可以拿他的文字做底本，再繼續討論下去。一切感想，一切書籍的泛覽，一切聰明的心得，都像天上浮雲，江中流水，瞬息之間已成陳跡。故張橫渠說：

心中苟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

商家的賬簿上往往寫着『勤筆免思』，其實勤筆不是免我思想，正是助我思想。我們希望借這個小刊物來隨時發表我們的一些稍成片段的小文字，對自己則想積涓滴成細流，對朋友則想拋瓦礫引珠玉。這是第二個動機。

所以我們說，這個月刊的目的在於鼓勵我們自己做點文字。

為免得我們自己陷入文字障裏，我們在這裏先立下兩條戒約：

第一，我們要『小題大做』，切忌『大題小做』。例如顧亭林舉一百六十多個例來證明『服字古音逼』，這是小題大做。若作二三百字來說『統一財政』，或『分治合作』，那便是大題小做，於已於人都無益處。

第二，我們要注重證據，跟着事實走，切忌一切不會分析過的抽象名詞。我們到處腳踏實地，不可學今日最時髦的抽象名詞戰爭。用抽象名詞來打抽象名詞，大家都是『囊風裹霧』，於已於人都無是處。

這是我們一班同人的戒約。

如果我們敢希望中國公學有個新學風，這個新學風應該建築在這兩條戒約之上。

十七，九，二五夜。

胡適文存三集

卷八

白話文學史自序

民國十年（一九二二）教育部辦第三屆國語講習所，要我去講國語文學史。我在八星期之內編了十五篇講義，約有八萬字，有石印的本子，其子目如下：

第一講 我爲什麼要講國語文學史呢？

第二講 古文是何時死的？

第三講 第一期（一）漢朝的平民文學

第四講 第一期（二）三國六朝

第五講 第一期（三）唐上

第六講 第一期（三）唐中

第七講 第一期(三) 唐下

第八講 第一期(四) 五代十國的詞

第九講 第一期(五) 北宋(1) 文與詩

第十講 第一期(五) 北宋(2) 宋詞

第十一講 第一期的白話散文

第十二講 總論第二期的白話文學

第十三講 第二期上之一(1) 南宋的詩

第十四講 第二期上之一(2) 南宋的詞

第十五講 第二期上之一(3) 南宋的白話文

後來國語講習所畢業了，我的講義也就停止了。次年(一九三三)三月廿三日，我到

天津南開學校去講演，那晚上住在新旅社，我忽然要想修改我的國語文學史稿本。那晚

上便把原來的講義刪去一部分，歸併作三篇，總目如下：

第一講 漢魏六朝的平民文學

第二講 唐代文學的白話化

第三講 兩宋的白話文學

我的日記上說：

……原書分兩期的計畫，至此一齊打破。原書分北宋歸上期，南宋歸下期，尤無理。禪宗白話文的發現，與宋京本小說的發現，是我這一次改革的大原因……

但這個改革還不能使我滿意。次日（三月廿四日）我在旅館裏又擬了一個大計畫，定

出國語文學史的新綱目如下：

（一）引論

（二）二千五百年前的白話文學——國風

（三）春秋戰國時代的文學是白話的嗎

（四）漢魏六朝的民間文學

(1) 古文學的死期

(2) 漢代的民間文學

(3) 三國六朝的平民文學

(五) 唐代文學的白話化

(1) 初唐到盛唐

(2) 中唐的詩

(3) 中唐的古文與白話散文

(4) 晚唐的詩與白話散文

(5) 晚唐五代的詞

(六) 兩宋的白話文學

(1) 宋初的文學略論

(2) 北宋詩

(3) 南宋的白話詩

(4) 北宋的白話詞

(5) 南宋的白話詞

(6) 白話語錄

(7) 白話小說

(七) 金元的白話文學

(1) 總論

(2) 曲一 小令

(3) 曲二 絃索套數

(4) 曲三 戲劇

(5) 小說

(八) 明代的白話文學

(1) 文學的復古

(2) 白話小說的成人時期

(九) 清代的白話文學

(1) 古文學的末路

(2) 小說上 清室盛時

(3) 小說下 清室末年

(十) 國語文學的運動

這個計畫很可以代表我當時對於白話文學史的見解。其中最重要的一點自然是加上

漢以前的一段，從國風說起。

但這個修改計畫後來竟沒有工夫實行。不久我就辦努力週報了；一年之後，我又病

了。重作國語文學史的志願遂一擱六七年，中間十一年（一九二二）暑假中我在南開大

學講過一次，有油印本，就是用三月中我的刪改本，共分三篇，除去了原有的第一講。同年

十二月，教育部開第四屆國語講習所，我又講一次，即用南開油印本作底子，另印一種油印本。這個本子就是後來北京翻印的國語文學史的底本。

我的朋友黎劭西先生在北京師範等處講國語文學史時，曾把我的改訂本增補一點，印作臨時的講義。我的學生在別處作教員的，也有翻印這部講義作教本的。有許多朋友常常勸我把這部書編完付印，我也有這個志願，但我始終不能騰出工夫來做這件事。

去年（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春間，我在外國，收到家信，說北京文化學社把我的國語文學史講義排印出版了，有疑古玄同先生的題字，有黎劭西先生的長序。當時我很奇怪，便有信去問劭西。後來我回到上海，收着劭西的回信，始知文化學社是他的學生張陳卿、李時、張希賢等開辦的，他們翻印此書不過是用作同學們的參攷講義，並且說明以一千部為限。他們既不是為牟利起見，我也不便責備他們。不過拿這種見解不成熟，材料不完備，匆匆趕成的草稿出來問世，實在叫我十分難為情。我為自贖這種罪過起見，遂決心修改這部書。

恰巧那時候我的一班朋友在上海創立新月書店。我雖然只有**一百塊錢**的股本，却也不好意思不盡一點股東的義務。於是**我答應他們把這部文學史修改出來，給他們出版。**

這書的初稿作于民國十年十一月，十二月，和十一年的一月。中間隔了六年，我多吃了幾十斤鹽，頭髮也多白了幾十莖，見解也應該有點進境了。這六年之中，國內國外添了不少的文學史料。敦煌石室的五代寫本的俗文學，經羅振玉先生，王國維先生，伯希和先生，羽田亨博士，董康先生的整理，已有許多篇可以供我們的採用了。我前年（一九二六）在巴黎倫敦也收了一點俗文學的史料。這是一批很重要的新材料。

日本方面也添了不少的中國俗文學的史料。唐人小說遊仙窟在日本流傳甚久，向來不曾得中國學者的注意，近年如魯迅先生，如英國韋來（Wells）先生，都看重這部書。羅振玉先生在日本影印的唐三藏取經詩話是現在大家都知道寶貴的。近年鹽谷溫博士在內閣文庫及宮內省圖書寮裏發見了全相平話，吳昌齡的西遊記，明人的小說多種，

都給我們添了不少史料。此外的發見還不少，這也是一批很重要的新材料。

國內學者的努力也有了很可寶貴的結果。京本通俗小說的出現是文學史上的一件大事，董康先生翻刻的雜劇與小說，不但給我們添了重要史料，還讓我們知道這些書在當日的版本真相，元人曲子總集太平樂府與陽春白雪的流通也是近年的事。白雪遺音雖不知落在誰家，但鄭振鐸先生的白雪遺音選也夠使我們高興了。在小說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頗有一點點貢獻。但最大的成績自然是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這是一部開山的創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斷制也甚謹嚴，可以替我們研究文學史的人節省無數精力。近十年內，自從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發起收集歌謠以來，出版的歌謠至少在一萬首以上。正這一方面，常惠，白啓明，鍾敬文，顧頡剛，董作賓……諸先生的努力最不可磨滅。這些歌謠的出現使我們知道真正平民文學是個什麼樣子——以上種種，都是近年國內新添的絕大一批極重要的材料。

這些新材料大都是我六年前不知道的，有了這些新史料作根據，我的文學史自然

不能不澈底修改一遍了。新出的證據不但使我格外明白唐代及唐以後的文學變遷大勢，並且逼我重新研究唐以前的文學逐漸演變的線索。六年前的許多假設，有些現在已得着新證據了，有些現在須大大地改動了。如六年前我說寒山的詩應該是晚唐的產品，但敦煌出現的新材料使我不得不懷疑了。懷疑便引我去尋新證據，寒山的時代竟因此得着重新考定了。又如我在國語文學史初稿裏斷定唐朝一代的詩史，由初唐到晚唐，乃是一段逐漸白話化的歷史。敦煌的新史料給我添了無數佐證，同時却又使我知道白話化的趨勢比我六年前所懸想的還更早幾百年！我在六年前不敢把寒山放在初唐，却不料隋唐之際已有了白話詩人王梵志了！我在六年前剛見着南宋的京本通俗小說，還很詫異，却不料唐朝已有不少的通俗小說了！六年前的自以為大胆驚人的假設，現在看來，竟是過於胆小，過於持重的見解了。

這麼一來，我就索性把我的原稿全部推翻了。原稿十五講之中，第一講（本書的「引子」）是早已刪去了的，（故北京印本國語文學史無此一章）現在却完全恢復了；第二講稍有刪改，

也保留了；第三講與第四講（北京印本的第二第三章）保存了一部分，此外便完全不留一字了。從漢初到白居易，在北京印本只有六十一頁，不滿二萬五千字；在新改本裏却佔了近五百頁，約二十一萬字，增加至九倍之多。我本想把上卷寫到唐末五代才結束的，現在已寫了五百頁，沒有法子，只好把唐代一代分作兩編，上編偏重韻文，下編從古文運動說起，側重散文方面的演變。依這樣的規模做下去，這部書大概有七十萬字至一百萬字。何時完功，誰也不敢預料。前兩個月，我有信給疑古玄同先生，說了一句戲言道：『且把上卷結束付印，留待十年後再續下去。』『十年』是我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的舊例，却不料玄同先生來信提出『嚴重抗議』，他說的話我不好意思引在這裏，但我可以附帶聲明一句：這部文學史的中下卷大概是可以在一二年内繼續編成的。

＊

＊

＊

＊

現在要說明這部書的體例。

第一，這書名爲『白話文學史』，其實是中國文學史。我在本書的引子裏曾說：

白話文學史就是中國文學史的中心部分。中國文學史若去掉了白話文學的進化史，就不成中國文學史了，只可叫做『古文傳統史』罷了……

我們現在講白話文學史，正是要講明……中國文學史上這一大段最熱鬧，最富於創造性，最可以代表時代的文學史。

但我不能不用那傳統的死文學來做比較，故這部書時時討論到古文的歷史，叫人知道某種白話文學產生時有什麼傳統的文學背景。

第二，我把『白話文學』的範圍放的很大，故包括舊文學中那些明白清楚近於說話的作品。我從前曾說過，『白話』有三個意思：一是戲台上說白的『白』就是說得出聽得懂的話；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飾的話；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曉暢的話。依這三個標準，我認定史記漢書裏有許多白話，古樂府歌辭大部分是白話的，佛書譯本的文字也是當時的白話或很近於白話，唐人的詩歌——尤其是樂府絕句——也有很多的白話作品。這樣寬大的範圍之下，還有不及格而被排斥的，那真是僵死的文學了。

第三，我這部文學史裏，每討論一人或一派的文學，一定要舉出這人或這派的作品作爲例子。故這部書不但是文學史，還可算是一部中國文學名著選本。文學史的著作者決不可假定讀者手頭案上總堆着無數名家的專集或總集。這個毛病是很普遍的。西洋的文學史家也往往不肯多舉例；單說某人的某一篇詩是如何如何；所以這種文學史上只看見許多人名，詩題，書名，正同舊式朝代史上堆着無數人名年號一樣。這種抽象的文學史是沒有趣味的，也沒有多大實用的。

第四，我很抱歉，此書不曾從三百篇做起。這是因爲我去年從外國回來，手頭沒有書籍，不敢做這一段很難做的研究。但我希望將來能補作一篇古代文學史，即作爲這書的『前編』。我的朋友陸侃如先生和馮沅君女士不久要出版一部古代文學史。他們的見地與工力都是很適宜於做這種工作的，我盼望他們的書能早日出來，好補我的書的缺陷。

此外，這部書裏有許多見解是我個人的見地，雖然是辛苦得來的居多，却也難保沒有

錯誤。例如我說一切新文學的來源都在民間（頁一九）又如說建安文學的主要事業在於制作樂府歌辭（頁五八以下）又如說故事詩起來的時代（頁七五以下）又如說佛教文學發生影響之晚（頁二〇一以下）與『唱導』『梵唄』的方法的重要（二〇四—二一五）又如說白話詩的四種來源（頁二一七—二二九）又如王梵志與寒山的考證（頁二二九—二五二）李杜的優劣論（頁二九〇—二九三）天寶大亂後的文學的特別色彩說（頁三〇九—三一三）盧仝張籍的特別注重（頁三七九—四一〇）……這些見解，我很盼望讀者特別注意，並且很誠懇地盼望他們批評指教。

*

*

*

*

在客中寫二十萬字的書，隨寫隨付排印，那是很苦的事。往往一章書剛排好時，我又發見新證據，或新材料了。有些地方，我已在每章之後，加個後記，如第六章，第九章，第十一章，都有後記一節。有時候，發現太遲了，書已印好，只有在正誤表裏加上改正。如第十一章（頁二四四）裏，我曾說『後唐無保大年號，五代時也沒有一個年號有十一年之長的；保

大乃遼時年號，當宋宣和三年至六年。』當時我檢查陳垣先生的中西回史日曆，只見一個保大年號。後來我在廬山，偶然翻到廬山志裏的彭濱舍利塔記，忽見有南唐保大的年號，便記下來；回上海後，我又檢查別的書，始知南唐李氏果有保大年號。這一段只好列在正誤表裏，等到再版時再挖改了。

＊

＊

＊

＊

我開始改作此書時，北京的藏書都不會搬來，全靠朋友借書給我參考。張菊生先生（元濟）借書最多；他家中沒有的，便往東方圖書館轉借來給我用。這是最感激的。余上沅先生，程萬孚先生，還有新月書店的幾位朋友，都幫我校對這部書，都是應該道謝的。疑古玄同先生給此書題字，我也要謝謝他。

一九二八，六，五。

白話文學史自序

詞選自序

詞選的工作起於三年之前，中間時有間斷，然此書費去的時間却已不少。我本想還擱一兩年，等我的見解更老到一點，方才出版。但今年匆匆出國，歸國之期遙遙不可預定，

有些未了之事總想作一結束，使我在外國心裏舒服一點。所以我決計把這部書先行付印。有些地方，本想改動，但行期太匆忙，我竟無法細細修改，只好留待將來再版時候了。

我本想作一篇長序，但去年寫了近兩萬字，一時不能完功，只好把其中的一部分——『詞的起原』——抽出作一個附錄，其餘的部分也須待將來補作了。

今天從英國博物院裏回來，接着王雲五先生的信，知道此書已付印，我想趁此機會寫一篇短序，略略指出我選詞的意思。有許多見解，已散見於各詞人的小傳之中了；我在此

地要補說的，只是我這部書裏選擇去取的大旨。

我深信，凡是文學的選本都應該表現選家個人的見解。近年朱彊邨先生選了一部宋詞三百首，那就代表朱先生個人的見解；我這三百多首的五代宋詞，就代表我個人的見解。我是一個有歷史癖的人，所以我的詞選就代表我對於詞的歷史的見解。

我以為詞的歷史有三個大時期：

第一時期：自晚唐到元初（850—1250）為詞的自然演變時期。

第二時期：自元到明清之際（1250—1650）為曲子時期。

第三時期：自清初到今日（1650—1900）為模倣填詞的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詞的『本身』的歷史，第二個時期是詞的『替身』的歷史，也可說是他『投胎再世』的歷史。第三個時期是詞的『鬼』的歷史。

詞起於民間，流傳於娼女歌伶之口，後來才漸漸被文人學士採用，體裁漸漸加多，內容漸漸變豐富，但這樣一來，詞的文學就漸漸和平民離遠了，到了宋末的詞，連文人都看

不懂了，詞的生氣全沒有了。詞到了宋末，早已死了。但民間的娼女歌伶仍舊繼續變化他們的歌曲，他們新翻的花樣就是『曲子』。他們先有『小令』，次有『雙調』，次有『套數』。套數一變就成了『雜劇』，『雜劇』又變為明代的劇曲。這時候，文人學士又來了；他們也做『曲子』，也做劇本；假裁又變複雜了，內容又變豐富了。然而他們帶來的古典，搬來的書袋，傳染來的酸腐氣味又使這一類新文學漸漸和平民離遠，漸漸失去生氣，漸漸死下去了。

清朝的學者讀書最博，離開平民也最遠。清朝的文學，除了小說之外，都是朝着『復古』的方面走的。他們一面做駢文，一面做『詞的中興』的運動。陳其年朱彝尊以後，二百多年之中很出了不少的詞人。他們有學花間的，有學北宋的，有學南宋的，有學蘇辛的，有學白石玉田的，有學清真的，有學夢窗的。他們很有用全力做詞的人，他們也有許多很好的詞，這是不可完全抹殺的。然而詞的時代早過去了，過去了四百年了。天才與學力終歸不能挽回過去的潮流，三百年的清詞，終逃不出模倣宋詞的境地。所以這個時

代可說是詞的鬼影的時代；潮流已去，不可復返，這不過是一點之迴波，一點之浪花飛沫而已。

我的本意想選三部長短句的選本：第一部是詞選，表現詞的演變；第二部是曲選，表現第二時期的曲子；第三部是清詞選，代表清朝一代才人借詞體表現的作品。

這部詞選專表現第一個大時期。這個時期也可分作三個段落。

(1) 歌者的詞，

(2) 詩人的詞，

(3) 詞匠的詞。

蘇東坡以前，是教坊樂工與娼家妓女歌唱的詞；東坡到稼軒後村，是詩人的詞；白石以後，直到宋末元初，是詞匠的詞。

花間集五百首，全是為倡家歌者作的，這是無可疑的。不但花間集序明明如此說；即看其中許多科舉的鄙詞，如喜遷鶯，鶴冲天之類，便可明白。此風直到北宋盛時，還不曾衰

歌。柳耆卿是長住在娼家，專替妓女樂工作詞的。晏小山的詞集自序也明明說他的詞是作了就交與幾個歌妓去唱的。這是詞史的第一段落。這個時代的詞有一個特徵：就是這二百年來的詞都是無題的；內容都很簡單，不是相思，便是離別，不是綺語，便是醉歌，所以用不着標題；題底也許別有寄託，但題面仍不出男女的豔歌，所以也不用特別標出題目。南唐李後主與馮延巳出來之後，悲哀的境遇與深刻的感情自然抬高了詞的意境，加濃了詞的內容；但他們的詞仍是要給歌者去唱的，所以他們的作品始終不曾脫離平民文學的形式。北宋的詞人繼續這個風氣，所以晏氏父子與歐陽永叔的詞都還是無題的。他們在別種文藝作品上，儘管極力復古，但他們作詞時，總不能不採用樂工娼女的語言聲口。

這時代的詞還有一個特徵：就是大家都接近平民的文學，都採用樂工娼女的聲口，所以作者的個性都不充分表現，所以彼此的作品容易混亂。馮延巳的詞往往混作歐陽修的詞，歐陽修的詞也往往混作晏氏父子的詞。（周濟選詞，強作聰明，說馮延巳小人，決不能作

其實某首蝶戀花！這是主觀的見解；其實「幾日行雲何處去」一類的詞可作忠君解，也可作患得患失解。）

到了十一世紀的晚年，蘇東坡一班人以絕頂的天才，採用這新起的詞體，來作他們的『新詩』。從此以後，詞便大變了。東坡作詞，並不希望拿給十五六歲的女郎在紅氍毹上，袅袅婷婷地去歌唱。他只是用一種新的詩體來作他的『新體詩』。詞體到了他手裏，可以詠古，可以悼亡，可以談禪，可以說理，可以發議論。同時的王荊公也這樣做；蘇門的詞人黃山谷，秦少游，晁補之，也都這樣做。山谷少游都還常常給妓人作小詞；不失第一時代的風格。稍後起的大詞人周美成，也能作絕好的小詞。但風氣已開了，再關不住了；詞的用途推廣了，詞的內容變複雜了，詞人的個性也更顯出了。到了朱希真與辛稼軒，詞的應用的範圍，越推越廣大；詞人的個性的風格，越發表現出來。無論什麼題目，無論何種內容，都可以入詞。悲壯，蒼涼，哀豔，閑逸，放浪，頹廢，譏彈，忠愛，遊戲，談諧……這種種風格都呈現在各人的詞裏。

這一段落的詞是『詩人的詞』。這些作者都是有天才的詩人；他們不管能歌不能歌，也不管協律不協律；他們只是用詞體作新詩。這種『詩人的詞』起於荊公東坡，至稼

軒而大成。

這個時代的詞也有他的特徵。第一，詞的題目不能少了，因為內容太複雜了。第二，詞人的個性出來了；東坡自是東坡，稼軒自是稼軒，希真自是希真，不能隨便混亂了。

但文學史上有一個逃不了的公式。文學的新方式都是出於民間的。久而久之，文人學士受了民間文學的影響，採用這種新體裁來做他們的文藝作品，文人的參加自有他的好處：淺薄的內容變豐富了，幼稚的技術變高明了，平凡的意境變高超了。但文人把這種新體裁學到手之後，劣等的文人便來模倣；模倣的結果，往往學得了形式上的技術，而丟掉了創作的精神。天才墮落而為匠手，創作墮落而為機械，生氣剝喪完了，只剩下一點小技巧，一堆爛書袋，一套爛調子！於是這種文學方式的命運便完結了，文學的生命又須另向民間去尋新方向發展了。

四言詩如此，楚辭如此，樂府如此。詞的歷史也是如此。詞到了稼軒，可算是到了極盛的時期。姜白石是個音樂家，他要向音律上去做工夫。從此以後，詞便轉到音律的專

門技術上去。史梅溪，吳夢窗，張叔夏都是精於音律的人；他們都走到這條路上去。他們不惜犧牲詞的內容來遷就音律上的和諧。例如張叔夏詞源裏說他的父親作了一句「瑣窗幽」，覺得不協律，遂改爲「瑣窗深」，還覺得不協律，後來改爲「瑣窗明」才協律了。「幽」改爲「深」還不差多少；「幽」改爲「明」便是恰相反的意義了。究竟那窗子是「幽暗」呢，還是「明敞」呢？這上面，他們全不計較！他們只求音律上的諧婉，不管內容的矛盾！這種人不是詞人，不是詩人，只可叫做「詞匠」。

這個時代的詞叫做「詞匠」的詞！這個時代的詞也有幾種特徵。第一，是重音律而不重內容。詞起於歌，而詞不必可歌，正如詩起於樂府而詩不必都是樂府，又正如戲劇起於歌舞而戲劇不必都是歌舞。這種單有音律而沒有意境與情感的詞，全沒有文學上的價值。第二，這時代的詞側重「詠物」，又多用古典。他們沒有情感，沒有意境，卻要作詞，所以只好作「詠物」的詞。這種詞等於文中的八股，詩中的試帖；這是一班詞匠的笨把戲，算不得文學。在這個時代，張叔夏以南宋功臣之後，身遭亡國之痛，還偶然有一兩首

沉痛的詞（如高陽齋）但「詞匠」的風氣已成，音律與古典壓死了天才與情感，詞的末運已不可挽救了。

這是我對於詞的歷史的見解，也就是我選詞的標準。我的去取也許有不能盡滿人意之處，也許有不能盡滿我自己意思之處。但我自信我對於詞的四百年歷史的見地是根本不錯的。

這部詞選裏的詞，大都是不用注解的。我加的注解大都是關於方言或文法的。關於分行及標點，我要負完全責任。詞律等書，我常用作參考，但我往往不依他們的句讀。有許多人的詞，例如東坡，是不能依詞律去點讀的。

顧頤剛先生爲我校讀一遍，並替我加上一些注，我很感謝他的好意。

十五、九、三十夜，倫敦。

翻選自序

一〇〇六

詞的起原

長短句的詞起於何時呢？是怎樣起來的呢？

對於第一個問題，我們的答案是：長短句的詞起於中唐，至早不得過西曆第八世紀的晚年。舊說相傳，都以爲李白是長短句的創始者。那是不可靠的傳說。尊前集收李白的詞十二首，全唐詩收十四首，其中多有很晚的作品。（如尊前集收的「遊人盡道江南好」一首，菩薩變乃是韋莊的。）長短句的憶秦娥、菩薩蠻、清平樂皆是後人混入的作品。據杜陽雜編及唐音癸籤，菩薩蠻曲調作於大中初年（約八五〇）。李白如何能填此調呢？樂府詩集遍載李白的樂府歌辭，並收中唐的調笑、憶江南諸詞，而獨不收憶秦娥諸詞，這是很強的證據。並且以時代考之，中唐以前，確無這種長短句的詞。我們細考樂府詩集所收初唐及盛唐的

許多歌詞，——除那些不可歌的擬題樂府之外，——都是五言，七言，或六言的律絕詩，沒有長短句的詞體。表異記記高適王昌齡王之渙三人在旗亭上聽歌妓唱的詞也都是五言和七言的絕句。再看各家文集裏所載的樂府歌詞，自李白的清平調到元結的欸乃曲，都是整齊的近體。張說集子裏有幾首歌詞，注明樂調的，更可爲證。如蘇摩遮（後來詞調中有蘇摩遮）五首，每首下注『臆歲樂』三字，其詞皆是七言絕句。又如舞馬詞六首，前二首各注『聖代昇平樂』，後四首各注『四海和平樂』，而其詞皆爲六言絕句。又破陣樂二首，是舞曲，其詞皆爲六言律詩，與後來詞調中所謂『謫仙怨』相同。（舊說謫仙怨是唐明皇幸蜀時所作，

說見全唐詩百二十冊。此說大謬。張說死在開元十八年，在明皇幸蜀之前二十六年。）

總觀初唐盛唐的樂府歌詞，凡是可靠的材料，都是整齊的五言，七言，或六言的律絕。當時無所謂『詩』與『詞』之分，凡詩都可歌，而『近體』（律詩，絕句。）尤其都可歌。

中唐的樂府新詞有三臺調笑，竹枝，楊柳枝，浪淘沙，憶江南；這六調是可信的。餘如世傳白居易的長相思二首，如夢令二首，皆不見於長慶集的前後集；他最後的自序明明的

說「若集內無，而假名流傳者，皆謬爲耳。」我們豈可深信？又如劉禹錫的瀟湘神等，宋本劉夢得集有「右已上詞，先不入集；今附於卷末」一行跋語；（四部叢刊本）或有「右已上詞，先不入集；伏緣播在樂章，今附於卷末」一行跋語；（結一廬賸餘叢書本）所以我們也不可深信。

我們且看這可信的中唐六調。

三臺與調笑始見於韋應物的集子裏。三臺是六言絕句，與張說的舞馬詞相同，不算創體。調笑，韋江州集（四部叢刊本）作調嘯，一名宮中調笑，一名轉應曲，一名三臺令，調笑之名可見此調原本是一種遊戲的歌詞；轉應之名可見此調的轉折似是起於和答的歌詞；三臺令之名可見此調是從六言的三臺變出來的。今舉一例：

胡馬，胡馬，

遠放燕支山下，

跑沙跑雪獨嘶，

東望西望路迷。

路迷，——

迷路，

邊草無窮，日暮。

竹枝，柳枝，浪淘沙皆是七言絕句。

竹枝是揚子江上流的民歌，劉禹錫記他在建平所

見云：

里中兒聯歌竹枝，吹短笛，擊鼓以赴節。歌者揚袂睢舞，以曲多爲賢。聆其音，中

黃鐘之羽。卒章激訐如吳聲。雖儂儂不可分，而含思宛轉，有淇澳之豔。（劉賓客

集竹枝詞序）

民間的竹枝，今有兩首，誤收在劉禹錫的集子裏；我們抄一首爲例：

楊柳青青，江水平，

聞郎江上唱歌聲。

東邊日出，西邊雨；

道是無晴還有晴。（晴字雙關「情」字）

白居易劉禹錫極力摹倣這種民歌，但終做不到這樣的天然優美。

楊柳枝也是一種舞曲，當時還有一種舞，名叫柘枝；白居易劉禹錫有詩摹寫那種舞態。楊柳枝大概與此相近。白居易晚年病中有賣駱馬，別柳枝兩詩；別柳枝云：

兩枝楊柳小樓中，

嫋娜多年伴醉翁，

明日放歸歸去後，

世間應不要春風。

兩個舞妓必無同名柳枝之理；可見「柳枝」是一個類名，凡能舞柳枝的就叫柳枝。柳枝詞與竹枝同體裁，今不舉例。

浪淘沙也是白居易劉禹錫唱和的歌詞。白作六首，劉作九首。後來皇甫松又作二

首，也是七言絕句。

皇甫松是晚唐人，這可見此調變成長短句乃是五代時的事。

憶江南是中唐的創調。

樂府詩集八十二云：「一曰望江南。」

樂府雜錄曰：「望江南

本名謝秋娘，

李德裕鎮浙西，爲妾謝秋娘所製。」

此說不知可信否。

今本李衛公集

（四部叢刊本）

之別集卷四（頁三）有『錦城春事憶江南五言三首』一題，題存而詩闕。

然

題明說『五言三首』是李德裕初作憶江南，還用五言舊體。

他同時的詩人白居易劉禹

錫方纔依曲作長短句。

白詞第一首云：

江南好，

風景舊曾諳：

日出江花紅勝火，

春來江水綠如藍。

能不憶江南？

後來劉禹錫和他的春詞，即用此調：

春去也。

多謝洛城人。

弱柳從風疑舉袂，

叢蘭挹露似霏巾。

獨坐亦含顰。

最可注意是劉集中這首詞的標題：

和樂天春詞，依憶江南曲拍爲句。

這是依調填詞的第一次的明例。

中唐的初期（八世紀的後半）還有一位張志和，放浪江湖，曾作了幾首漁父詞，流傳人間；其中最有名的一首是：

西塞山前白鷺飛。

桃花流水鱖魚肥。

青箬笠，

綠蓑衣，

斜風細雨不須歸。

張志和與韋應物同時。此調也可算是中唐的創體。但此調的曲拍不傳於後，宋人如蘇軾等都說此調不可歌。蘇軾添上一些字，用浣溪沙歌之；他的表弟李如篋說『漁父詞以鷓鴣天歌之，甚協音律，但語少聲多耳。』以此看來，張志和的漁父只是一首詩，只是一首變態的七言絕句；只可與盛唐的七言歌詞看作一類，未必是有意的作長短句。

以上說長短句的詞調起於中唐。調笑與憶江南爲最早的創體；劉禹錫作春去了，明說『憶江南曲拍爲句，』是填詞的先例。

其次，我們要問，長短句的詞體是怎樣起來的呢？整齊的五言，六言，七言詩如何會漸漸變成不整齊的長短句呢？

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最有力的是朱熹的『泛聲』說。朱熹說：

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卻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個實字，遂

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朱子語類百四十）

清康熙朝編輯全唐詩的人，在『詞』的部分加上一條小注，說：

唐人樂府元用『律』『絕』等詩，雜和聲歌之。其并和聲作實字，長短其句以

就曲拍者，爲填詞。（全唐詩函十二，冊十，頁一。）

這就是用朱熹的說明。清歙縣方成培著香研居詞麈論詞的原始云：

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絕句，必雜以散聲，然後可被之管絃……後來遂譜其散聲，以字句實之，而長短句興焉。故詞者，所以濟近體之窮而上承樂府之變也。（引見江

順詒詞學集成一，頁五。）

以上引的幾條，都是同一說法。依這種說法，詞的原始是由於：

（1）唐人所歌的詩雖然是整齊的五言，六言或七言詩，而音樂的調子卻不必整

齊，儘可以有『泛聲』、『和聲』或『散聲』。

(2) 後來人要保存那些『泛聲』，所以連原來有字的音和無字的音，一概填入文字，遂成了長短句的詞了。

對於第一層，我們沒有異議。對於第二層，我們嫌他說的太機械的了。我們不能信這種『泛聲填實成長短句』說，因為詞的音調裏仍舊是有泛聲的。證據甚多，隨手拾來皆是。如思帝鄉一調，字數多少不等；試取晚唐五代人做的四首，列爲下表：

第一行	二字	三	三	二
第二行	五字	三	五	五
第二行	九字	九	九	九
第四行	十一字	九	九	十一
第五行	九字	九	八	九

溫庭筠

韋莊

韋莊

孫光憲

又如最通行的調子之中，生香子下半的起句可作五字，可作兩句三字，也可作七字；臨江仙每半闕的起句可作六字，亦可作七字，結兩句可作五與五，亦可作四與五。至於河傳等調，變化伸縮更多，更不消說了。宋末沈義父樂府指迷說：

古曲譜多有異同，至一腔有兩三字多少者，或句法長短不等者。蓋被教師改換，亦有嘌唱一家多添了字。

這都是詞調有泛聲之證。我們更看後來詞變爲曲的歷史，更看元人小曲中襯字之多，每調字數伸縮的自由，更可以知道詞調中『泛聲』或『散聲』之多了。

那麼，長短句的詞調究竟是怎樣產生的呢？長短句之興，自然是同音樂有密切關係的。唐人的歌詞雖多是整齊的律絕，然而樂調卻是不必整齊的，卻可以自由伸縮。換句話說，就是樂調無論怎樣自由變化，歌詞還是整齊的律絕；作歌的人儘可不管調子的新舊樣，儘可以守定歌詞的老格律。至於怎樣把那整齊的歌詞譜入那自由變化的樂調，那是樂工伶人的事，與詩人無關。這是最初的情形。長短句之興，是由於歌詞與樂調的接近。

通音律的詩人，受了音樂的影響，覺得整齊的律絕體不很適宜於樂歌，於是有長短句的嘗試。這種嘗試起先也許是遊戲的，無心的；後來功效漸著，方纔有稍鄭重的，稍有意義的嘗試。調笑是遊戲的嘗試；劉白的憶江南是鄭重的嘗試。這種嘗試的意義是要依着曲拍試做長短句的歌詞；不要像從前那樣把整齊的歌詞勉強譜入不整齊的調子。這是長短句的起原。

我們要修正朱熹等人的說明，如下：

唐代的樂府歌詞先是和樂曲分離的：詩人自作律絕詩，而樂工伶人譜爲樂歌。中唐以後，歌詞與樂曲漸漸接近：詩人取現成的樂曲，依其曲拍，作爲歌詞，遂成長短句。

劉禹錫集中『依憶江南曲拍爲句』一語，是長短句如何產生的最可靠的說明。向來只是詩人做詩而樂工譜曲；中唐以後始有教坊作曲而詩人填詞。晚唐以後，長短句之盛行，多是這樣來的。

溫庭筠爲晚唐提倡長短句最有功的人，舊唐書（一九〇下）說他『能逐

絃吹之音，爲側豔之詞。」這就是說他「能依着絃吹的曲拍，填側豔之詞。」這不是明顯的例證嗎？

唐末蘇鶚的杜陽雜編有一段說：

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其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詞。（卷下）

這也是樂工作曲而文士填詞的一個例證。

依現成的曲拍，作爲歌詞，這叫做填詞。

凡填詞有三個動機：

- (1) 樂曲有調而無詞，文人作歌詞填進去，使此調因此更容易流行。
- (2) 樂曲本已有了歌詞，但作於不通文藝的伶人倡女，其詞不佳，不能滿人意，於是文人給他另作新詞，使美調得美詞而流行更久遠。
- (3) 詞曲盛行之後，長短句的體裁漸漸得文人的公認，成爲一種新詩體，於是詩

人常用這種長短句體作新詞。形式是詞，其實只是一種借用詞調的新體詩。

這種詞未必不可歌唱，但作者並不注重歌唱。

唐五代的詞的興起，大概是完全出於前兩種動機的。竹枝起於民間，有曲有詞；但民間的

歌詞有好的，也有很『儉儉』的，所以劉禹錫白居易等人試作新詞，以代舊詞。調笑憶江

南之作也許是不滿意於舊詞而試作新詞的。

我疑心，依曲拍作長短句的歌詞，這個風氣是起於民間，起於樂工歌妓。文人是守舊

的，他們仍舊作五七言詩。而樂工歌妓只要樂歌好唱好聽，遂有長短句之作。劉禹錫白

居易溫庭筠一班人都是和倡妓往來的；他們嫌倡家的歌詞不雅，一如劉禹錫嫌民間的竹

枝詞『儉儉』一樣，於是也依樣改作長短句的新詞。歐陽炯序花間集云：

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倡風，何止言之不文，所謂秀而不實。

這是文人不滿意於倡家的歌詞的明白表示。沈義父樂府指迷云：

秦樓楚館所歌之詞，多是教坊樂工及鬪井做賺人所作。只緣音律不差，故多唱。

之。求其下語用字，全不可讀。甚至詠月卻說雨，詠春卻說涼；如花心動一詞，人目之爲『一年景』。又一詞之中，顛倒重複；如曲遊春云，『賒薄難藏淚』，過云，『哭得渾無氣力』。結又云，『滿袖啼紅』。如此甚多，乃大病也。（四印齋刻本，頁

四。）

這雖是南宋的情事，然而我們可以因此推想唐五代時的倡家歌詞也必有這種可笑的情景。所以我們可以說，唐五代的文人填詞，大概是不滿意於倡家已有的長短句歌詞，依其曲拍，仿長短句的體裁，作爲新詞。到了後來，文人能填詞的漸漸多了，教坊倡家每得新調，也可逕就請文人填詞。例如葉夢得避暑錄話說：

柳永爲舉子時，多遊狹邪，善爲歌辭。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爲辭，始行於世。

（葉德輝刻本，下，頁一。）

大概填詞之起原總不出於這兩種動機之外；或曲無詞而文人作詞，或曲已有詞而文人另作新詞。後來方纔有借用詞調作詩的，如蘇軾朱敦儒辛棄疾皆是。南宋姜夔吳文英等

人自己作曲，自己填詞，那又是應一種動機了。

*

*

*

*

以上論詞的起源，初稿寫成後，曾送呈王靜菴先生（國維）請他指正。王先生答書說：

尊說表而雖似與紫陽不同，實則爲紫陽說下一種注解，並求其所以然之故。鄙意甚爲贊同。至謂長短句不起於盛唐，以詞人方面言之，弟無異議；若就樂工方面論，則教坊實早有此種曲調，（菩薩蠻之屬）崔令欽教坊記可證也。

我因此檢教坊記，其中附有曲名一表，共載三百二十四調，果有菩薩蠻憶江南等曲調。令欽的年代，四庫提要無考；王靜菴先生據唐書宰相世系表說崔令欽乃隋恆農太守宣度之五世孫，而唐高祖至玄宗五世，因此考定他是玄宗時人。教坊記記事迄於開元，不談及亂離時事，似他不曾見天寶之亂。（七五五）但教坊記中的曲名表，我卻不能認爲原書的原文，不能認爲開元教坊的曲目。我疑心此表曾經後人隨時添入新調；此種表本只供人

參考，以多爲貴，添加之人意在求完備，不必是有心作僞。正如玄奘的西域記裏忽然有明成祖時代的西洋地理，那也是求完備，並非有心作僞。所以我以爲教坊記中的三百多曲名不可用來考證盛唐教坊有無某種曲調。我的證據是：

(1) 表中有天仙子。段安節樂府雜錄說：『萬斯年曲是朱崖李太尉進，此曲名即天仙子是也。』(古會說海本，頁七。) 唐書二十二也說：『會昌初 (約八四三) 宰相李德裕命樂工製萬斯年曲以獻。』是此曲製於會昌初年，崔令欽何以能列入表中？

(2) 表中有傾盃樂。樂府雜錄云：『宣宗喜吹蘆管，自製此曲。』(頁三四) 此曲是宣宗 (八四七—八五九) 製的，如何得入此表？

(3) 表中有菩薩蠻。詞源引唐晉癸籤說：『大中初 (約八五〇) 女蠻國入貢，其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人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此曲。』杜陽雜編也說此

調作於宣宗時。(引見上)

(4) 表中有望江南。

樂府雜錄說此調「始自朱崖李太尉鎮浙口，爲亡妓謝秋

娘所撰。」(頁二四)

(5) 表中有楊柳枝。

樂府雜錄說此調是「白傅閒居洛邑時作，後入教坊。」(頁

二四)

段安節爲段文昌之孫，段成式之子，成式曾在李德裕浙西幕府中，(見西陽雜俎續四)所以安節談會昌大中兩朝的故事，應該可信。此外如樂府雜錄記望江南卽夢江南，而教坊記曲目中既有望江南，又有夢江南；又如表中有「大曲名」一個總目，而其下的四十六曲不全是大曲；這也可見此表有後人妄加的痕跡。

王靜菴先生二次來書說：

弟意如謂教坊舊有望江南曲調，至李衛公而始依此調作詞；舊有菩薩蠻曲調，至宣宗時始爲其詞，此說似非不可通，與尊說亦無抵牾。

王先生承認長短句的詞起於中唐以後，但主張望江南菩薩蠻等曲調乃教坊舊有之調。

此說與我的主張固然沒有抵觸；然而教坊記中的一表卻不能就證明盛唐教坊實有某種曲調。況且我們看樂府雜錄，杜陽雜編，新唐書等書所記，似乎天仙子，傾盃樂，菩薩蠻等皆是武宣兩朝新製的曲調，不單是新詞。我們絕對承認調早於詞，但依現有的證據看來，我們很難知道有多少詞調是盛唐教坊的舊物，我們只知道憶江南，天仙子，菩薩蠻，傾盃樂等調是九世紀中葉製作的。

元人的曲子

紹介兩部文學史料：

(1) 楊朝英編的『樂府新編陽春白雪』 十卷 (南陵徐氏隨齋叢書本)

(2) 楊朝英編的『朝野新聲太平樂府』 九卷 (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

「詩變而爲詞，詞變而爲曲。」這句話，現在承認的人漸漸多了。但普通人所謂「曲」大抵單指戲曲。戲曲固然也應該在文學史上佔一個地位，但「詞變而爲曲」乃是先變成小曲和套數。套數再變，方才有董解元的絃索西廂一類的長篇紀事的彈詞。三變乃成雜劇。

近人對於元朝的雜劇與傳奇，總算很肯注意了。但元人的曲子，至今還不曾引起許多人的注意。明代的小曲，也是最有文學價值的文學，不幸更沒有人留意到他們，爲補救這點缺陷起見，我們現在想陸續把這兩朝的曲子介紹給那些有文學史興趣的讀者。

元朝曲子的材料，最重要的是楊朝英的陽春白雪和太平樂府兩部選本。這兩部書，現在徵幸都不很難得了。陽春白雪有貫酸齋的序，貫酸齋是當日的曲子大家，他本是蒙

古人在元史（卷一四三）裏他的名字是小雲石海涯。元史根據歐陽玄圭齋文集，說酸齋死

於泰定元年（一三三四）此序若是真的，陽春白雪代表的是元朝前半的作者，也許有一些

金代的詞人在內。太平樂府有至正辛卯（一三五二）鄧子晉的序，已到了元末盜賊並起

的時代了。楊朝英號淡齋，青城人，事蹟不可考；我們只知道他也是當時的一個曲家。

當時的小令套數，都叫做『樂府』。陽春白雪卷一有『唱論』說：

成文章曰樂府，有尾聲名套數，時行小令喚葉兒。

小曲的調子大都是民間流行的曲調，故唱論說：

凡唱曲有地所：東平唱木蘭花慢，大名唱摸魚子，南京唱生查子，彰德唱木斛沙，陝

西唱陽關三疊黑漆弩。

『有尾聲名套數』一句最可注意。一隻調子，有了尾聲，即成套數；不必一定要幾隻調合起來，方才是套數。董解元的西廂即是許多這種很簡單的套數連接起來的。

元曲大多數都是白話的。北方的新民族——契丹，女真，蒙古——在中國住久了，有一部分早已被中國文明同化了。這個時代的文學，大有一點新鮮風味，一洗南方古典主義的陳腐氣味。曲子雖然也要受調子的限制，但曲調已比詞調自由多了。在一個調子之中，句法與字數都可以伸縮變動。所以曲子很適宜於這個時代的新鮮文學。

我們爲引起讀者的興趣起見，隨便舉了一些小令（包括單調和雙調）來做例：

黑漆弩（一名鷓鴣曲）

儂家鷓鴣洲邊住，是個不識字的漁父；浪花中一葉扁舟，睡煞江南烟雨。覺來時，滿眼青山，抖擻綠簑歸去。算從前錯怨天公，甚也有安排我處。（白無咎）

清江引

若還與他相見時，道個真傳示；不是不修書，不是無才思，遶清江買不得天樣紙！

（貫酸齋）

樵夫覺來山月低。釣叟來尋覓。你把柴斧拋，我把魚船棄，尋取個穩便處，閑坐

地。（馬東籬）

綠簑衣，紫羅袍，誰是主？兩件兒都無濟。便作釣魚人，也在風波裏。則不如尋

取個穩便處，閑坐地。（同上）

相思有如少債的，每日相催逼。常挑着一担愁，准不了三分利。這搭錢，見他時

才算得。（徐甜齋）

剔秃圞一輪天外月。拜了低低說：『是必常團圓。休着些兒缺。願天下有情

底都似你者！』（宋方壺）

沉醉東風

恰離了綠水青山那答，早來到竹籬茅舍人家。野花路畔開，村酒槽頭榨。直吃得欠欠答答，醉了山童不勸咱。白髮上黃花亂插。（盧疎齋）

一自多才疏闊，幾時盼得成合！今日箇猛見他門前過，待喚著怕人瞧科。我這裏高唱當時水調歌，要識得聲音是我。（徐甜齋）

落梅風（一名壽陽曲）

酒可紅雙頰，愁能白二毛。對尊前儘可開懷抱。天若有情天亦老，——且休教

少年知道。（姚牧菴）

紅顏換，綠鬢凋；酒席上，漸疎了歡笑。風流近來都忘了，誰信道也曾年少？（同上）
裝呵欠，把長吁來應；推眼疼，把淚珠掩；佯咳嗽，口兒里作念。將他諱名兒再三不住的貼。思量煞小卿也，雙漸。（無名氏）

從別後音信杳，夢兒裏也曾來到。問人知行到一萬遭，不信你眼皮兒不跳。（馬東

籬）

心○問○事○說○與○他○，○動○不○動○早○言○『○兩○罷○』
『○罷○』○字○兒○磳○可○可○
你○道○是○耍○，○我○心○裏○

怕○不○怕○！
（同上）

實○心○兒○待○休○做○謊○話○兒○猜○，○不○信○道○爲○伊○會○害○
害○時○節○有○誰○會○見○來○？
瞞○不○過○主○腰○

胸○帶○
（同上）

它○心○罪○咱○便○捨○！
空○擔○着○這○場○風○月○
一○鍋○滾○水○冷○定○也○，○再○攢○紅○幾○時○得○熱○！
（同上）

因○他○害○，○染○病○疾○
相○識○每○（○們○）○勸○咱○是○好○意○
相○識○若○知○咱○就○里○，○和○相○識○也○一○般○樵○

悴○
（同上）

醉○扶○歸○

頻○去○教○人○講○，○不○去○自○家○忙○，○若○得○相○思○海○上○方○，○不○到○得○害○這○些○閑○魔○障○
你○笑○我○眠○思○

夢○想○只○不○打○到○你○頭○直○上○！
（止軒，姓待攷。）

有○意○同○成○就○，○无○意○大○家○休○
幾○度○相○思○幾○度○愁○，○風○月○虛○遙○授○
你○若○肯○時○肯○，○不○肯○時○

罷○手○
休○把○人○空○負○
（同上）

的。

以上舉的是小令的例。『套數』太占篇幅，我們只能舉兩個例：一個短的，一個長

仙呂賞花時 楊西菴 『無題』

臥枕着床染病疾，夢斷魂勞怕飲食。不索請客醫，沉吟了半日。『這證候兒敢蹀蹊！』參的寒來恰驚起，忽的渾身如火氣。這厭的皺了雙眉，豁的一會加精細。烘不的半晌又昏迷。

（尾）減精神，添憔悴，把我這瘦損龐兒整理。對着那鏡兒容顏不認得！呆打孩，轉轉猜疑。瘦腰圍寬盡了羅衣。一日有兩三次，頻將帶纒兒移。覷了這淹尖病體，比東陽無異。不似俺，害相思，出落與外人知！

下面這一篇，是一篇很妙的滑稽文學。太平樂府裏，這一類的套數很不少。如卷九杜善夫的『莊家不識勾欄』，馬致遠的『借馬』，都是滑稽的文學，在中國文學中別開一生面。即如下面這一篇，借一個鄉下人的口氣，寫一個皇帝的醜態，何等有味！

哨遍 睢景臣『漢高祖還鄉』

(哨遍)社長排門告示。但有的差使無推故。這差使不尋常，一壁相納草也根，一邊又要差夫索應付。又言是車駕，都說是鑾輿，今日還鄉故。王鄉老執定丸台盤，趙忙郎抱着酒葫蘆，新刷來的頭巾，恰纔來的袖衫，暢好是粧么大戶！

(耍孩兒)睛王留引定夥喬男女，胡踢蹬吹笛擂鼓。見一彪人馬到莊門，匹頭裏幾面旗舒：一面旗白胡闌套住個迎霜兔，一面旗紅曲連打着個畢月烏，一面旗雞學舞，一面旗狗生雙翅，一面旗蛇纏葫蘆。

(五煞)紅漆了叉，銀鈿了斧；甜瓜苦瓜黃金鍍。明晃晃馬鞦，鎗尖上挑；白雪雪鵝毛扇上鋪。這幾個喬人物，拿着些不曾見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

(四)轆條上都是馬，套頭上不見驢。黃羅傘柄天生曲，車前八個天曹判，車後若干遞送夫。更幾個多嬌女，一般穿着，一樣粧梳。

(三)那大漢下的車，衆人施禮數。那大漢覷得人如無物，衆鄉老屈脚舒腰。

拜。那大漢挪身着手扶，猛可裏抬頭觀，觀多時，認得熟氣，破我胸脯。

(二) 你身須姓劉，您妻須姓呂，把你兩家兒根脚從頭數——你本身做亭長，耽幾盞酒，你丈人教村學讀幾卷書，曾在俺莊東住，也會與我喂牛切草，拽壩扶鋤。

(一) 春採了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麥無重數。換田契，強秤了麻三秤；還酒債，偷量了豆幾斛。有甚胡突處，明標着冊曆，見放着文書！

(尾) 少我的錢，差發內旋撥還；欠我的粟，稅糧中私准除。只道劉三，誰肯把你揪捽住？白甚麼改了姓，更了名，喚做漢高祖！

十一、十二、十三

梵人的曲子

一〇三六

曲海序

向來中國的學者對於小說戲曲大都存鄙薄的態度，故校勘考據的工力只用於他們所謂『正經書』，而不用於小說曲本；甚至於收藏之家，目錄之學，皆視小說戲曲爲不足道。藏書家不收，故這類的書籍容易散失；目錄不載，故年代久遠之後，雖有人想收集這類的作品也無從下手了。

比較說來，小說更受上流社會的輕視，故關於他們的記載更缺乏。戲曲因爲曾經私家貴族的提倡，珍珠簾下，紅氍毹上，歌伶樂工曾得上流社會的青睞，有名的文人作劇本的也不以爲恥，故幾百年來還留得一些零碎的記載。關於宋朝的雜劇院本，有周密的武林舊事，及陶宗儀的輟耕錄。關於元朝的劇本，有鍾繼先的錄鬼簿及涵虛子的目錄。關於

這五六百年的劇本的總目，列舉最多的莫如王國維先生的曲錄。

王國維先生的曲錄，有這麼多的劇目：

宋金雜劇院本

九七七種

元雜劇 有主名的

四九六種

明雜劇 有主名的

一五六種

元明雜劇 無主名的

二六六種

清雜劇

八三種

傳奇 清以前

三八七種

傳奇 清

八一五種

共計

三一八〇種

王先生的目錄也不免有許多小錯誤，我曾在別處指出了。（看胡適文存二集卷四，頁三五九—三六二。）我當時曾希望王先生能將此書修改一遍，參考近十餘年發現的戲劇材料，於每

一目之下注明『存』『佚』。但王先生不幸於去年投水自殺了，我的希望遂不能實現。海寧陳乃乾先生曾說他頗有志於修改王先生的曲錄，但此事至今未見實行。

近年文學的觀念漸變了，文人學者漸漸知道戲曲爲六七百年來的代表文學的一大宗；而戲劇本身也經過絕大的變遷，雜劇固早已成爲絕響，崑曲也成了過去時代的文學，物希則自然受人貴重，故近年收藏舊劇曲的人漸漸多了，一部明刻傳奇的賣價往往可抵得二十年前的一部元板名人集子。舊家藏本漸漸出現于人間，宮廷樂工所用抄本也往往流在坊肆。在這個時代，大家漸漸感覺劇本目錄的需要。不但如王先生的曲錄之僅僅列舉劇名而已，必須有一種記載劇本作者與情節內容的詳目，方才可供收藏家的參考與文學史家的研究。

坊間石印的傳奇彙攷，即是應這個時代需要而出現的。彙攷不著編纂者的姓名，其書經武進董康先生的考定，認爲一部殘缺割裂之書。董康先生自己是提倡古劇本研究的一個人，他刻有盛明雜劇六十種，及毛西河評本西廂記諸書。幾十年來，他隨處留意這

一類的書，先在北京買得樂府考略抄本四函，又在上海借抄武進盛氏所藏考略抄本三十冊。兩本同屬一部書，其總卷數雖不可知，然已得劇本六百九十種的提要了。去年（一九二七）董先生遊日本，又補抄得考略八十餘篇，合前此所得，共約提要七百七十餘篇，國中所有記載劇本之書，沒有比這些更多更詳的了。

據董先生的考證，樂府考略大概即是乾隆年間兩淮鹽運使署聘黃文暘凌廷堪諸人修改曲劇時編纂的曲海二十卷的底本（見董序）揚州畫舫錄記黃文暘自序並載目錄凡一千零一十三種，曲海的存佚已不可考。自序說他擬將古今作者各撮其關目大概，勒成一書；其書當甚簡略，略似坊間的傳奇彙考。董先生所輯的樂府考略『文多與彙考同，而強半爲彙考所不載』當是當日兩淮詞曲局編纂進呈的提要。原目一千零一十三種，今所輯補已近八百種，所佚不過五分之一了。其書在當日爲進呈之書，故不敢用『曲海』之名。董先生因爲『其事其文悉出于修輯原手』故改用『曲海』的原名。

黃文暘是一個詞曲名家，凌廷堪是私淑戴東原的考訂學者，又是燕樂考原的作者。

當時考據的學風正盛，故這部提要也很有考據的色彩。這部書出版以後，收藏家與文學史家一定可以得着不少的指導。我在幾年前作西遊記考證，曾斷定納書楹曲譜所收之西遊記十齣爲吳昌齡的西遊記劇本的一部分。當時吳昌齡的原作已不可得，故我的假設無從徵實。但我的考證卻引起了文學史家的注意。到去年日本鹽谷溫博士在宮內省藏書裏發現了刻本吳昌齡西遊記，果然是納書楹曲譜所引的本子。我舉此一例，以見記載目錄之書的重要。如今我們有了這一部詳細的劇本提要，將來古劇本的陸續發見，是可以預料的。至於零齣散見的曲本，向來不易考定其原來出於何種傳奇，如今有了這部書，也就容易查考了。

十七，五，十夜。

曲海序

1041

揚州的小曲

前不多時，我在一家舊書攤上買得一部小說，名叫『風月夢』，有道光戊申（一八四八，即太平天國起事的前二年。）『邗上蒙人』的自序，序中自言此書說的是自己的經驗，意在『警愚醒世』。此書寫揚州妓女的生活，頗能寫實，可以考見亂前的揚州的風俗。此書寫的是幾個小嫖客，風景蕭索，已不是極盛的揚州了。揚州妓家最怕光棍騷擾敲詐；此種人名爲『把勢』，常常送一種『知會』——誣捏的狀子——到妓女家敲詐。妓家平日及逢時節皆須給他們一些小錢，往往容他們白打茶園，白『留』『相公』的錢。『妓女名相公』，住夜名留錢。所以妓家平日皆須托衙門中的差役爲『掌門的』，代他家照應，『每月送他月錢，節下送禮，平時還要放差』。此書中八九兩回寫此種風俗，可作風俗史讀。

「風月夢」中有許多妓女唱的小曲，是和着琵琶唱的；其中頗有些有風致的。此類揚州小曲，別處不見采錄，故我選鈔幾支：

(一) 滿江紅

俏人兒，你去後，〔我〕如痴又如醉，暗自淚珠垂。到晚來，悶懨懨獨把孤燈對，懶自入羅幃。偌大床紅綾被，如何獨自睡！越想越傷悲。天邊孤雁唳，——無書寄。書閣漏頻催，反覆難成寐。最可恨，蠢丫環說我還不睡，——不知我受相思罪！說我還不睡，——不知我受相思罪！

(二) 滿江紅

俏人兒，人人愛，愛你多丰采，俊俏好身材；望着奴嘻嘻笑，口兒也不開，——不痴又不默。拿出對茉莉花，穿成大螃蟹，望奴頭上戴。我家殺蠢才，將我怪，花撩地塵埃，不許將你保。奴爲你害相思，何日兩和偕，才了相思債？何日兩和偕，才了相思債？

(三) 滿江紅

俏人兒，我愛你風流俊俏，風雅是天生。我愛你人品好，作事聰明，說話又溫存。我愛你非是假，千真萬真，——夙世良緣分。易求無價寶，——真個少，——難覓有情。人。何日將心趁？我有句衷腸話，欲言我又忍，不知你肯不肯？欲言我又忍，不知你肯不肯？

(四) 疊落

我爲你把相思害，我爲你把相思害，哎，我爲你懶傍粧台，傷懷，我爲你夢魂常纏
巫山——巫山外，

我爲你愁添眉黛，我爲你愁添眉黛，哎，我爲你瘦損形骸，悲哀，我爲你何時了却
相思——相思債？

(五) 劈破玉

俏人兒，忘記了初相交時候！那時節你愛我，我愛你，恩愛綢繆。痴心腸，實指望

天長地久。誰知你半路途中把我丟，你罷休時偏我不休！貪花賊，負義囚！喪盡良心女流！但願你早早應了當初咒！

(六) 吉祥草

冤家要去留不住。越思越想越辜負。想當初原說終身不散把時光度。又誰知你抱琵琶走別路。我是竹籃打水，枉費工夫。為多情，誰知反被多情誤！為多情，誰知反被多情誤！

書中又有『剪剪花』、『南京調』等等調子，詞稍差，故不選了。

吳歌甲集序

我在七年前曾說：

並且將來國語文學興起之後，儘可以有『方言的文學』。方言的文學越多，國語的文學越有取材的資料，越有濃富的內容和活潑的生命。如英國語言雖漸漸普及世界，但他那三島之內至少有一百種方言，內中有幾種重要的方言，如蘇格蘭文，愛爾蘭文，威爾斯文，都有高尚的文學。國語的文學造成之後，有了標準，不但怕方言的文學與他爭長，並且還要倚靠各地方言供給他的新材料新血脈。（答黃覺僧君，胡適文存初排本，卷一，頁一五三。）

當時我不願驚駭一班提倡國語文學的人，所以我說這段話時，很小心地加上幾句限制的

話，如『將來國語文學興起之後』，如『國語的文學造成之後，有了標準』等話，在現在看來，都用不着了。

老實說罷，國語不過是最優勝的一種方言；今日的國語文學在多少年前都不過是方言的文學。正因為當時的人肯用方言作文學，敢用方言作文學，所以一千多年之中積下了不少的活文學，其中那最有普遍性的部分遂逐漸被公認為國語文學的基礎。我們自然不應該僅僅抱着這一點歷史上遺傳下來的基礎就自己滿足了。國語的文學從方言的文學裏出來，仍須要向方言的文學裏去尋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

這是從『國語文學』的方面設想。若從文學的廣義着想，我們更不能不倚靠方言了。文學要能表現個性的差異；乞婆娼女人都說司馬遷班固的古文固是可笑，而張三李四人人都說紅樓夢儒林外史的白話也是很可笑的。古人早已見到這一層，所以魯智深與李逵都打着不少的土話，金瓶梅裏的重要人物更以土話見長。平話小說如三俠五義小五義都有意夾用土話。南方文學中自晚明以來崑曲與小說中常常用蘇州土話，其

中很有絕精彩的描寫，試舉海上花列傳中的一段作個例：

……雙玉近前，與淑人並坐牀沿。雙玉略略欠身，兩手都搭着淑人左右肩膀，教

淑人把右手勾着雙玉頭項，把左手按着雙玉心窩，臉對臉問道：『倪七月裏來裏

一笠園，也像故歇實概樣式，一淘坐來浪說個閒話，耐阿記得……』（六十三回）

假如我們把雙玉的話都改成官話：『我們七月裏在一笠園，也像現在這樣子坐在一塊說的話，你記得嗎？』——意思固然一毫不錯，神氣却減少多多了。

所以我常常想，假如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是用紹興土話做的，那篇小說要增添多少生氣呵！可惜近年來的作者都還不敢向這條大路上走，連蘇州的文人如葉聖陶先生也只肯學歐化的白話而不肯用他本鄉的方言。最近徐志摩先生的詩集裏有一篇一條金色的光痕，是用硤石的土白作的，在今日的活文學中，要算是最成功的嘗試。其中最精彩的幾行：

昨日子我一早走到伊屋裏，真是罪過！

老阿表已經去哩，冷冰冰歐滾在稻草裏，

野勿曉得幾時脫氣歐，野嚙不人曉得！

我野嚙不法子，只好去喊攏幾個人來，

有人話是餓煞歐，有人話是凍煞歐，

我看一半是老病，西北風野作興有點歐。

這是吳語的一個分支；凡懂得吳語的，都可以領略這詩裏的神氣。這是真正白話，這是真正活的語言。

中國各地的方言之中，有三種方言已產生了不少的文學。第一是北京話，第二是蘇州話，（吳語）第三是廣州話。（粵語）京話產生的文學最多，傳播也最遠。北京做了五百年的京城，八旗子弟的遊宦與駐防，近年京調戲劇的流行，這都是京語文學傳播的原因。粵語的文學以『粵謳』為中心，粵謳起於民間，而百年以來，自從招子庸以後，仿作的已不少，在韻文的方面已可算是很有成績了。但如今海內和海外能說廣東話的人雖然不少，

粵語的文學究竟離普通話太遠，他的影響究竟還很少。介於京語文學與粵語文學之間的，有吳語的文學。論地域則蘇松常太杭嘉湖都可算是吳語區域。論歷史則已有三百年之久。三百年來凡學崑曲的無不受吳音的訓練；近百年中上海成爲全國商業的中心，吳語也因此而佔特殊的重要地位。加之江南女兒的秀美久已征服了全國的少年心，向日所謂南蠻缺舌之音久已成了吳中女兒最繫人心的軟語了。故除了京語文學之外，吳語文學要算最有勢力又最有希望的方言文學了。

吳語文學向來很少完全獨立的。崑曲中的吳語說白往往限於打諢的部分，彈詞中也只有偶然插入的蘇白，直到近幾十年寫娼妓生活的小說也只有二部分的談話用蘇白，記敘的部分仍舊用官話。要尋完全獨立的吳語文學，我們須向蘇州的歌謠裏尋去。

顧頡剛先生編的這部吳歌甲集是獨立的吳語文學的第一部。甲集分爲二卷：第一卷裏全是兒歌，是最純粹的吳語文學。我們讀這一卷的時候，口口聲聲都彷彿看見蘇州小孩子的伶俐，活潑，柔軟，俏皮的神氣。這是『道地』的方言文學。（『道地』起于古代分全

國爲諸道。宋嚴羽答吳景德書云：「世之技藝猶各有家數，市繖者必分道地。」今日藥店招牌還寫着「川廣道地藥材」。這兩字用來形容方言的文學最適宜。」第二卷爲成人唱的歌，其中頗有粗通文事的人編製的長歌，已不純粹是蘇白的民歌了。其中雖然也有幾首絕好的民歌，一如「快鞋」、「摘菜心」、「麻骨門門」——然而大部分的長歌都顯出彈詞唱本的惡影響：浮泛的濫調與爛熟的套語侵入到民歌之中，便減少了民歌的樸素的風味了。

顏剛在他的自序裏分吳歌爲五類：(1)兒歌，(2)鄉村婦女的歌，(3)閨閣婦女的歌，(4)農工流氓的歌，(5)雜歌。我讀第二卷的感想是嫌他收集的閨閣婦女的歌——彈詞式的長歌——太多，而第二和第四類的真正民歌太少。這也難怪。顏剛生長蘇州城裏，那幾位帮他搜集的朋友也都是城裏人，他們都不大接近鄉村的婦女和農工流氓，所以這一集裏就不免有偏重閨閣歌詞的缺點。這些閨閣歌詞雖然也很能代表一部分人的心理習慣，却因爲沿襲的部分太多，創造的部分太少，剪裁不嚴，言語不新鮮，他們的文學價值是不很高的。

我們很熱誠地歡迎這第一部吳語文學的專集出世。顏剛收集之功，校註之勤，我們

都很敬服。他的寫歌雜記裏有許多很有趣味又很有價值的討論，（如論『起興』等章）可以使我們增添不少關於詩經的見識。但我們希望顏剛編輯乙集時，多多採集鄉村婦女和農工流氓的歌。如果甲集的出版能引起蘇州各地的人士的興趣，能使他們幫助採集各鄉村的『道地』民歌，使乙集以下都成爲純粹吳語的平民文學的專集，那麼，這部書的出世真可說是給中國文學史開一新紀元了。

十四，九，二十夜，北京。

跋白屋文話

劉大白先生的白屋文話雖有十幾條，他的大旨只是要正名責實，要革掉『文言』的頭銜，叫它做『古白話文』（簡稱『古話文』）或叫它做『鬼話文』；要改正『白話文』的名稱，叫它做『今白話文』（簡稱『今話文』）或叫它做『人話文』。

我是個實驗主義者，向來反對『名教』；因為我深信『名』是最可以給人們用做欺騙的工具的。『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這是古往今來的通例。所以我們在這十幾年來也曾想矯正向來許多不正當的名詞。例如古來的白話小說，向來都叫做『俗話』或『俚語』的作品，我們便叫它做『白話文學』、『活文學』。古文的作品，無論是駢偶的，或散文的，我們都叫它做『死文學』。

但我們仍舊沿用了『古文』『白話』兩個名詞。我們的理由是(1)『古』字在我們心目中就是『已死』的意思；(2)『白話』是個『中立』的名詞，既不含褒貶，又可包括國語的同方言的作品。

我們在這裏卻不免小看了這幾個名詞在人們心理上的作用。我們儘管把『古』字當作『死』字看，一般人卻把『古』字當作『美』字看。我們儘管說『白話』不含褒貶，一般人卻總想『既是白話，便不成文』。

劉大白先生是痛恨死文學而提倡活文學的一個急先鋒，所以他更進一步，做點正名責實的工夫，把古文叫做『鬼話文』，把白話文叫做『人話文』。人們不嫌『作古』，但總不願被人喊做『鬼』。古人的病魅咒裏往往說：

吾知汝姓字，得汝姓名。不得久停，急去他方！
(佛說咒魅經)

劉先生做的正名工夫，只是要嚴分人鬼的界限；對那說鬼話的人們說：

你們是活死人，你們是活鬼；你們的原形已現，不得久停，速回墳墓裏去！

劉先生在這十幾篇短文裏竭力形容那班努力說鬼話的人的種種醜態，他的苦心只是要讀者厭惡鬼話，努力做人。他的話都有歷史的根據，說的又很痛快，我讀了自然十分高興，十分贊成。

但我也有點小意見，隨筆寫在這裏，請劉先生指教。

劉先生說，今日鬼話文的餘孽並不會掃除淨盡，依然在那裏滋蔓著，而且聲勢浩大，猖獗非常。劉先生這句話並不是過慮。我們試看近時中央與各省政府發出來的許多『不成話』的駢儷電報，再看各地報紙上的鬼話社論，和『社會新聞』欄裏許多肉麻的鬼話，便可以知道鬼話文的殘餘勢力還不可輕視。我們對於這種事實，應該採取什麼救濟的方法呢？劉先生在這十幾篇裏提出了一個方法，便是學孔二先生的正名方法，來做一個打鬼的鍾馗。這是方法一。

劉先生們在浙江大學區裏頒行了許多提倡人話文的政策，如小學禁止用古語文，如初中入學試驗不得用古語文。這種政策的影響已不限於浙江一省了。今年全國

教育會議通過了一些同樣的議案，浙江的幾位代表（劉先生在內）也出了不少的力。這樣用政府的工具來實行鏟除鬼話文在教育上的勢力，這是方法二。

但劉先生說過：

文學歷史中新主義起來推翻舊主義，新藝術手段起來奪取舊藝術手段底位置，這才是文學革命。而用人腔來代鬼腔，只可以叫作文腔革命。

文腔革命是要把文學的中心從鬼話移到人話，正如歌白尼把地中心的宇宙觀變作太陽中心的宇宙觀一樣。文腔革命自然是文學革命的最重要一步。但十年來的新文學的成績並不能算是滿意，新文學的前途也未可十分樂觀。這也是很自然的。一來，時間太短，我們不可太沒有耐心。二來，時局紛亂，生活困難，作者沒有閑暇做文學的創作。雖然古人有『文窮而益工』的話，其實這話是不可靠的；經濟的壓迫也許壓不死一兩個特殊的天才，但大多數的作家在『等米下鍋』的環境內是不會有耐久的作品出來的。

劉先生提倡正名的方法，只是加力擁護那人話中心的文學革命；他們在他們的勢力

所能及的區域裏提倡今話文的教學，只是給文學革命培養將來的人才，希望從今日的中學生裏有一些能做道地人話文的作家出來代替我們這一代做藍青人話文的文人。但根本的救濟方法還在竭力鼓勵文學的創作。鬼話文同鬼話詩不是單靠孔二先生的正名方法就能完全掃除的。等到中國人話文學裏有了伏爾太福祿貝莫泊桑易卜生契訶夫蕭伯納貝里……一流的作家，鬼話文學自然回到墳墓裏去了。人話文學也不是單靠中小學的教學就能發達的。試翻開今日的中學教本，那一冊裏不是充滿著我們一班熟人在這十年中等米下鍋時的譯作與創作？沒有無數偉大的耐久的創作造成一種活文學的空氣，這幾本選本是不會養成將來的文學家的。

故我對於劉先生的打鬼精神雖然很佩服，但我總覺得鬼的猖獗是由於人的不努力，鬼話文學的繼續存在是因為人話文學的實力還不夠打倒那殘餘的鬼話文學。只有真有價值真有生命的人話文學才可以服人之口，服人之心；如赤日當空，一切鬼影都自然消滅了。

十七，九，廿二。

附錄

白屋文話自序 劉大白

我所以寫這幾節文話以及彙集付印的原因，已經在第一篇自序上說明了；現在所以再寫這篇自序，是對於胡適之先生底跋語和他底來信有所討論，以及再有一點補充的意見。

我把這幾節文話給胡先生看了；他就寫了一篇跋語寄給我，而且同時附來一封信，對於『藍青鬼話文一代不如一代』的問題，提出一點意見。他底跋語中說：

……根本的救濟方法還在竭力鼓勵文學底創作。鬼話文同鬼話詩不是單靠

孔二先生的正名方法就能完全掃除的……我總覺得鬼底猖獗是由於人底不

努力，鬼話文學底繼續存在是因為人話文學底實力還不夠打倒那殘餘的鬼話文學。只有真有價值真有生命的人話文學才可以服人之口，服人之心，如赤日

當空，一切鬼影都自然消滅了。

這話很對，我完全承認。但是，先定了國民革命軍的名稱，然後加以政治訓練，成爲有主義的軍隊，才能打倒軍閥。現在咱們先釐正了人話鬼話的名稱，然後竭力鼓勵人話文學底創作，養成人話文學底實力，才能打倒殘餘的鬼話文學。所以我認爲這個正名的工作，是初步最重要的工作。胡先生說：

我是個實驗主義者，向來反對『名教』，因爲我深信『名』是最可以給人們用做欺騙的工具的。

『名』是最可以給人們用做欺騙的工具的，這話的確不錯。但是我卻以爲人類是沒法自外於『名教』，逃不出『名教』。老先生底手掌心的，胡先生如果不信，實驗主義就是一個『名』。拿實驗主義來打倒『名教』，無非以『名』易『名』，另創一種『名教』。還是在『名教』。老先生底手掌心裏，文言和白話這兩個『名』，是給活死人們用做欺騙的工具的不正的『名』。咱們拿鬼話和人話這兩個『名』去釐正它，正合拿實驗主義

去打倒『名教』一樣，依然逃不出『名教』老先生底手掌心。所以不論主張正名或不主張正名的，反對『名教』或不反對『名教』的，一樣是『名教』中人，咱們都是『一丘之貉』。反正『名教』是打不倒的，不如先正了『名』，再做循『名』責實的工夫。所以我認爲這釐正鬼話和人話底名稱的工作，是初步最重要的工作。

胡先生底來信說：

白屋文話已讀過，我已遵命寫了幾句跋語。我近來很忙，有許多話不能都寫出，故我自己也不能滿意……

有一個問題，我很想討論；可惜時間不許我詳細說明，只好抽出不說了。這個問題，就是『藍青鬼話文一代不如一代』的問題。我底感想是散體古文自唐以後頗有進步。歐陽修蘇軾比韓柳好；朱熹歐陽玄王守仁又比歐陽修蘇軾好；清代學者底文章，如顧炎武錢大昕崔述高郵王氏父子，都遠過前代有意作文的人。

這裏面有幾層原因：(1)刻書發達了，讀書人容易得書；(2)古文底風氣已成，專攻的人多了，容易有好文章出來。

這並不是說，晚出的『古文』都勝過前人。但不通如孫樵、皇甫湜，在唐可以稱作者，在宋必不能受人重視的。

胡先生這一番話，在他是很有見地的。但是這合我底『藍青鬼話文一代不如一代』的立論，並沒有什麼衝突。因為他所謂『頗有進步』是文底進步；我所謂『一代不如一代』是鬼話底時代越向後越藍青。並且文底進步底原因之一，正在乎鬼話底時代越向後越藍青，就是時代越向後越受人話底影響而越近於人話。就鬼話方面看，無論如何是『一代不如一代』的。譚鑫培底徒弟，也許做工比老譚更出色，但是所唱的畢，竟是藍青譚。至於他底徒孫徒曾孫們，自然越向後越藍青，『一代不如一代』了。我說『藍青鬼話文一代不如一代』是指這一點而言的。

對於胡先生底跋語和來信，討論終結了；我還要對於鬼話文在歷史上的價值，把它重

新估定一下。

鬼話文底過去誇罪惡，和它底醜態，已經在文話中宣布了。但是它在歷史上究竟是
否有功足錄呢？咱們如果平心而論，卻也並非沒有。它底足錄的功何在呢？我以為是
在中國歷史上文化底統一。這在文話第十四節中，已經說過一點；但是不曾詳細說明。
大家知道，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繁多的國家。在地勢上，又有山脈河流底阻隔；過去
時代的交通，非常不便。漢末以後，經過好幾次的分裂；其中像六朝五代以及南宋時代的
分裂，都是長期的。從五胡亂華起，到滿清入據中原止，外來異族底侵入，又幾乎是不斷的。
但是中國底文化，二千多年以來，一向是統一的。並且，民族的同化力極強；二千多年當中，
有若干的外來異族，都同化在漢族裏面。即使他們當時武力強盛，征服了漢族，在政治上
做了統治者；結果，都被漢族底文化征服了。這自然因為這些征服咱們的外來異族，都
是武力雖然強於咱們，而文化卻是低於咱們的；現在合文化高於咱們的外來異族相接觸，
是決不能再得到這樣的結果的。然而過去的事實，卻確是如此。那末，中國文化底能夠

統一和對於外來異族的同化力之強，主要的原因何在呢？我以為就在於同文政策底實行。這所謂同文政策，不但是所寫的文字相同，而且所用的文腔文法也是相同。地域很廣，交通很不便，方言方音很複雜，外來的或固有的異族又很多；如果大家各用拼音文字，分別拚出方言方音的人話，便可以有許多種的文字，許多種的文腔，而文化便不能這樣統一了。所以中國歷史上統一文化，同化異族的力量，就仗著(1)不用拼音文字而用衍形文字；(2)不用各地分歧的人話的文腔，而用標準統一的鬼話的文腔。統一文化和同化異族，並不是一定要仗著衍形文字和鬼話的文腔的；試看美國現在用著拼音文字，用著標準統一的人話的文腔，一樣能夠統一他們底文化，而且同化著許多的外來異族。所以前邊的話，並不是謳歌衍形文字，謳歌鬼話的文腔，只是說明過去歷史上的事實。鬼話文在中國歷史上，的確做過統一文化，同化異族的工具，有過這樣的成績，這是不能把它抹煞的。咱們所用的衍形文字，因為咱們所用的語言是孤立語，而孤立語在現在語言學者估定的價值上，又被稱為比較進步的；所以能不能改用拼音文字和要不要改用拼音文字，都是一個問

題，而且這是另一個問題。至於現在用標準統一的人話的文腔，來做統一文化和同化異族的工具，一定合用，而且比標準統一的鬼話的文腔更合用，是可以斷言的。在努力打倒鬼話文的當兒，說明鬼話文在歷史上有功足錄，當然不是預備給它樹立紀功碑，讓它將功折罪，留一個存在的餘地；而只是在它底墓誌銘上作一個功罪底比較，證明它是罪浮於功罷了。

最後，我還得謝謝胡先生底跋語，謝謝徐先生底序文，並謝謝徐先生底促成我寫這文話！但是徐先生底序文中，對於作者，揄揚得太過分了；彷彿「臺房裏喝彩」似的，難免失掉真相；這是於領謝之餘，應該作局部的璧謝的。

一九二九年三月廿八日，大白在杭州國立浙江大學，

三百年中的女作家

——清閨秀藝文略序——

單不庵先生把他的姊姊錢夫人士釐女士的清閨秀藝文略五卷送給我，問我願不願做一篇序。我看了這部書，很有點感想，遂寫出來請錢夫人和不庵先生指教！

這部清閨秀藝文目錄起於明末殉難忠臣祁彪佳的夫人商景蘭，訖於現代生存的作者，其間不過三百年，而入錄的女作家共有二千三百十人之多。錢夫人一個人的見聞無論如何廣博，搜求無論如何勤勞，總不免有不少的遺漏。然而她一個人的記載已使我們知道這三百年之中至少有二千三百多個女作家，近三千種的女子作品了。凡事物若不經細密的統計，若僅用泛泛的攏統數字，決不能叫人相信。錢夫人十年的功方便能使我們

深信這三百年間有過二千三百多個女作家，這是文化史上的一大發現，我們不能不感謝她的。

我又把這本藝文目錄裏的女作家，依她們的籍貫，作一個分省的統計，使得着下列的結果：

省別	人數	百分數
江蘇	七四八	三二·三
浙江	七〇六	三〇·五
安徽	一一九	五·一
福建	九七	四·二
湖南	七一	三·
江西	五七	
直隸	五一	

雲南	漢軍	貴州	陝西	山西	廣西	河南	四川	湖北	廣東	滿洲	山東
六	一〇	一〇	一〇	一三	一五	一八	一九	二〇	三八	四二 <small>(漢軍不在內)</small>	四四

甘肅 四

未詳 一一一

總計 二三一〇

這裏面，江蘇和浙江各佔全國近三分之一，江浙兩省加上安徽，便佔了全國整整三分之二；二以上，再加上福建湖南，便整整佔了全國的四分之三。

這種比例，並不是偶然的。從前顧頡剛先生做了一部清代著述攷，全書至今未完，但他會依各人的籍貫，分省分縣，作一個統計表。他的結果也是江蘇浙江安徽三省的作家爲最多。三省之中，各縣也有多寡的不同；如江蘇則以蘇松常太各屬爲最多，浙江則以杭嘉湖爲最多，安徽則以安慶徽州兩府爲最多。錢夫人的目錄，如果分府分縣統計起來，一定也可得同樣的結果。這都可見女作家的地域分配確然和各地域的文化狀況成比例，決不是偶然的。

三百年之中，有二千三百多個女作家見於記載，這是很可以注意的事實。在一個向

來輕視女子，不肯教育女子的國家裏，這種統計是很可驚異的了。這種很可驚異的現象，我想起來可以有兩種解釋。第一，環境雖然惡劣，而天才終是壓不住的，故有天才的女子往往不需要多大的栽培，自然有她們的成就。第二，在『書香』的人家，環境本不很壞，有天才的女子在她的父兄的文學環境之下受着一點教育，自然有相當的成就。

錢夫人的目錄裏有旌德某氏三姊妹的著作，她們的父親是一個成功的八股家，他對於他的幾個兒子存着很大的期望，用種種很嚴厲的手段督教他們。兒子背不出書，要罰跪在大街上，甚至於被牽出去遊街。一個兒子受不過這樣野蠻的羞辱，遂服毒自殺了。鄉里的人都不平，有人編出一本『某翰林逼子』的新戲來。這位翰林公花了不少錢，才得不開演。然而他的三個女兒在外家長大，受了一點教育，不用罰跪，不用遊街，都成了女詩人。這不是『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陰』的故事嗎？這三百年中的女子作家，大概有許多人是這樣的罷！

錢夫人的目錄裏又有崔東壁的夫人成靜蘭的繡餘集與鑾餘集。最近我見着她的

原書，有自序一篇，其中說自己的作詩的經過道：

余從先大人宦關中，時年十有一矣，先孺人始教之識字，讀唐人詩數十首。先君公事之暇，時命與兄弟爲偶語，暨年十四五，侍先君側，見人有以詩呈者，則喜動顏色，輒不自揣，遂學弄韻，欲承一日之歡。然先孺人課女紅嚴，無暇讀書，亦未知講求聲律，是故所作多小兒語，亦有不成章者。

于歸後，家綦貧，無人代操井臼，諸勞苦瑣事，無不身親，是以更無暇學詩，然舅姑喜讀書，因未盡棄舊業。舅多病，每呈詩至，則爲一破顏失所苦，而小娘亦略知聲律，常唱和於針線刀尺間……其後數年，隨良人設帳於外，頗有暇時，而客中亦多感觸，故詩多異鄉之作……

這便是我所謂女作家的環境。『課女紅嚴，』于歸後，家綦貧，諸勞苦事無不身親，是以

更無暇學詩，』這都是不適宜的環境。然而她的父親『見人有以詩呈者則喜動顏色，』

她的公公見她『早詩至則爲一破顏失所苦，』她的小娘又懂一點聲律，她的丈夫又是一

個大學者，這都是適宜的環境。有點天才的女子自能戰勝不適宜的環境，自能充分運用適宜的環境，故少時讀了幾十首唐詩，也會產生一個女詩人了。

故三百年中有這麼多的女作家見於記載，並不是環境適宜於產生女作家，只是女作家偶然出於不適宜的環境之中。如果有更好的家庭境地和教育制度，這三百年的女子不應該只有這一點點的成績。

這三百年中女作家的人數雖多，但她們的成績都實在可憐的很。她們的作品絕大多數是毫無價值的。這是我們分析錢夫人的目錄所得的最痛苦的印象。

這近三千種女子作品之中，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九是詩詞，是『繡餘』『爨餘』『紡餘』『繡餘』的詩詞，詩詞之外，算學只有

江綉芬 算草一卷，

王貞儀 算術簡存五卷，

重訂策算正譌，

西洋籌算，

象數窺餘四卷，

星象圖釋二卷。

醫學只有

曾懿

古歡室醫學篇八卷。

史學稍多有

劉文如

(阮元之妾)

四史疑年錄七卷，

陳爾士

(錢儀吉之妻)

歷代后妃表，

汪清

國朝列女徵略十六卷，

國朝孝子徵略十卷，

葛定

歷代后妃始末，

曹雪芬

廿四史列女合傳。

經學及音韻訓詁之學有

陳爾士 授經偶筆

蕭道管 (陳衍之妻) 說文重文管見

列女傳集注

梁氏 音韻纂組

王照圓 (郝懿行之妻) 詩說二卷

詩問七卷

列女傳補注八卷

曾彥 婦禮通考

許誦珠 經說

小學說

沈綺 徐庾補注四卷

胡適文存三集 卷八

戴禮

大戴禮注

葉蕙心

爾雅古注附三卷

此外尚有評選詩文的，最著名的有汪端的明三十家詩十六卷。這二千三百人中，在詩詞之外有成績的，不過這幾個人而已。這幾個人大都是生於學者的家中，或嫁的是學者的丈夫，也因為環境的薰染，遂有學術上的貢獻。我們因此可以推想無數有天才的女子，若生在現代的文明的國家，受了相當的教育，未嘗不能有相當的科學貢獻，如王貞儀的算學便是絕好的例。不幸她們生在我們這個畸形的社會裏，男子也只會做八股時文，女子更以無才為有德。崔東壁夫人的自序裏說，『夫女子以德為貴，詩非所宜，』王光燮作王采薇傳云：『余以詩非女子所宜，故祕之。』詩尚非女子所宜，何況其他的學問？這兩千多女子所以還能做幾句詩，填幾首詞者，只因為這個畸形社會向來把女子當作玩物，玩物而能做詩填詞，豈不更可誇炫於人？豈不更加玩物主人的光寵？所以一般稍通文墨的丈夫都希望有『才女』做他們的玩物，替他們的老婆刻集子送人，要人知道他們的豔福。好

在他們的老婆決不敢說老實話，寫真實的感情，訴真實的苦痛，大都只是連篇累幅的不痛不癢的詩詞而已。既可誇耀於人，又沒有出乖露醜的危險，我想一部分的閨秀詩詞的刻本都是這樣來的罷？其次便是因為在一個不肯教育女子的國家裏，居然有女子會做詩填詞，自然令人驚異，所謂『閨閣而工吟咏，事之韻者也』（葉觀國題長離閣集）物希爲貴，故讀者對於女子的作品也往往不作嚴格的批評，正如科舉時代考官對於『北卷』另用一種寬大標準一樣。在詩文選本裏，閨秀和和尚道士，同列在卷末，聊備一格而已。因此，女子的作品，正因為是女子的作品，傳刻保存的機會也就不少了。再其次，才是真正有文學價值的詩詞，如紀映淮王采薇之流，在這三千種書目裏，只佔得絕少數而已。

三百年中有兩千三百多女子作家，不可算少了。但仔細分析起來，學術的作品不上千分之五；而詩詞之中，絕大多數都是不痛不癢的作品，很少是本身有文學價值的。這是多麼可憐的事實！

我們因此可以知道『無心插柳』有時也可以成陰，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終是不可

逃的定理。不肯教育女子，女子終不能有大成就；不許女子有學問，女子自然沒有學術上的成績可說；不許女子說真話，寫真情，女子的作品自然只成爲不痛不癢的閨閣文藝而已。

最後，我對於錢夫人的書，要表示很誠懇的敬意。她用了十年的功力，使我們對於中國女子問題得着一個統計的基礎，使我們知道女子的文化和普通文化區域上的分配是一樣的，使我們知道三百年來的樸學風氣裏也產生了幾個樸學女子，又使我們知道三百年來的八股教育裏，女子的文藝也只是近三千種有韻的八股。錢夫人的書，是三百年文化史的一部重要材料，這是無可疑的。

錢夫人的書，考證甚謹嚴，排比甚明晰。她自己說：

此編於能詩者，母女，姑婦，姑姪，姊妹，家學所衍，風雅所萃，淵源所自，每就知者互舉之。（卷一，頁一。）

這個方法，使人更明瞭我們所謂作者的環境，是於文化史家最有益的。但全書有三點，不能不認爲缺陷：第一，各書皆未注明出處。第二，作家年代有可考見者，若能注明，當更有史

學價值。第三，各書之下若能注明『存』『佚』『知』『見』也可增益全書的用處。錢夫人以爲何如？

還有一點，也可供作者考慮。這三百年中，有些女子著作了不少的小說，彈詞。遠者如『心如女史』的筆生花，近者如勞邵振華（邵班之女，勞玉初之子婦。）的俠義佳人，也都是三百年中的閨秀作品。以流傳之廣，影響之大而言，筆生花一類的書要算是三百年中最重要的著作。錢夫人若收集這一類的著作，考訂作者的眞姓名和年代籍貫，列入這部閨秀文獻志裏，便可使這部書更完全，而後人對於這三百年的文藝眞相也可以更明瞭了。

錢夫人以爲何如？

十八，四，二三。

賀雙卿考

徐志摩先生送來張壽林先生編的女子賀雙卿雪壓軒集，我讀了頗懷疑。這些詩詞

都出于史震林的西青散記，散記但稱爲『雙卿』，不稱其姓。黃韻珊的國朝詞綜續編始

稱爲『賀雙卿』。但董潮東皇雜鈔卷三（藝海珠塵「土」集）引了她的兩首詞，則說是『慶

青，姓張氏』。這是一可疑。

散記記雙卿事，起于雍正壬子（一七三二）迄于乾隆丙辰（一七三六）東皇雜鈔自序在

癸酉冬（一七五三）相去年代不遠，何以姓名不同如此？又徐乃昌作她的小傳，說她是丹

陽人，董潮說她是金壇人。這是二可疑。

東皇雜鈔說她：

不以村愚怨其匹，有鹽賈某百計謀之，終不可得。以豔語投之者，罵絕不答。可謂以禮自守。

西青散記裏的雙卿並沒有『罵絕不答』的態度。這是三可疑。

散記說『雍正十年，雙卿年十八』但下文又說雍正十一年癸丑『雙卿年二十有一』這是四可疑。

散記記雙卿的事多不近情實，令人難信。如云『蘆葉方寸，淡墨若無』如說蘆葉上寫摸魚兒長調，竹葉上寫鳳凰臺上憶吹簫長調，這都不近事實。一個田家苦力女子，病瘡最重時還須做苦工，那有這樣細緻工夫寫這樣絕細的小字？這是五可疑。

所以我疑心雙卿是史震林懸空捏造出來的人物。後人不察，多信爲真有其人，甚至於有人推爲清朝第一女詞人。其實史震林的西青散記四卷，除了兩篇遊山記之外，都是向壁虛造的才子佳人鬼話。散記的前半專記史震林一班朋友扶乩請來的女仙的詩詞，一一皆有年月日，詩詞也很有可讀的。雙卿正是和散記裏的『娟娟仙子』、『碧夜仙

娥，『白羅天女』、『清華神女』、『琅玕神女』同一類的人物。

史震林自己說：

眼中無劍仙，意中須有紅線傳。眼○中○無○美○人○意○中○須○有○洛○神○賦○，海外有國，以日之所見爲妄，夜之所夢爲真。夫意之所思，或得于夢；夢之所見，或有其事。事短，夢長；夢短，意長。意不長，斯無可奈何者也。意中夢中，眼中寧有異耶？（卷二，

頁三十二。）

懂得這種邏輯，我們才可以不上西青散記的當。

散記中雙卿寫信給作者，末段有這樣的一句話：

夫雙卿猶夢耳。夢中所值，顛倒非一。覺而思之，亦無悔焉。

讀散記的人還不明白嗎？

散記有曹學詩的兩篇長序，都是八股式的文字，其第一篇中說：

……即有生以來，未嘗一見佳人之如何豔，如何慧，如何幽，如何貞，而心中口中，夢

中病中，笑中哭中，亦未嘗須臾而不懸想一絕世之豔，絕世之慧，絕世之幽，絕世之貞者也……卽懸想者，人間天上皆無如是絕世之佳人，而心中口中，夢中病中，笑中哭中，魂陽格天，魄陰動地，天地亦將爲之特生一絕世之佳人以慰之報之者也……

這便是這班窮酸八股秀才的人生哲學，這便是窮酸才子的宗教。女詩人女詞人雙卿便是這個窮酸宗教裏的代天下女子受苦難的女菩薩。她便是這班窮酸才子在白晝做夢時『懸想』出來的『絕世之豔，絕世之慧，絕世之幽，絕世之貞』的佳人。

十八，十一，二

又記

雙卿怎麼會變成慶青呢？我可以假定一種演變的程序。

史震林的雙卿本無姓，二三十年後訛成了『卿卿』，但有人却嫌這個名字不像

一個『以禮自守』的良家女子的名字，故改『卿卿』爲『慶青』。

董潮引的一首殘燈詞，有一句是

香膏盡，芳心未冷，且伴慶青。

散記作『且伴雙卿』，大概後來訛成『卿卿』，董潮時代方才改作『慶青』。

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序

傳記是中國文學裏最不發達的一門。這大概有三種原因。第一是沒有崇拜偉大人物的風氣，第二是多忌諱，第三是文字的障礙。

傳記起於紀念偉大的英雄豪傑。故柏拉圖與謝諾芳念念不忘他們那位身殉真理的先師，乃有梭格拉底的傳記和對話集。故布魯塔奇追念古昔的大英雄，乃有他的『英雄傳』。在中國文學史上所有的幾篇稍稍可讀的傳記都含有崇拜英雄的意義：如司馬遷的項羽本紀，便是一例。唐朝的和尙崇拜那十七年求經的玄奘，故慈恩法師傳爲中古最詳細的傳記。南宋的理學家崇拜那死在黨禁之中的道學領袖朱熹，故朱子的年譜成爲最早的詳細年譜。

但崇拜英雄的風氣在中國實在最不發達。我們對於死去的偉大人物，當他剛死的時候，也許送一副挽聯，也許饗一篇祭文。不久便都忘了！另有新貴人應該逢迎，另有新上司應該巴結，何必去替陳死人算爛賬呢？所以無論多麼偉大的人物，死後要求一篇傳記碑誌，只好出重價向那些專做諛墓文章的書生去購買！傳記的文章不出于愛敬崇拜，而出于金錢的買賣，如何會有真切感人的作品呢？

傳記的最重要條件是紀實傳真，而我們中國的文人却最缺乏說老實話的習慣。對於政治有忌諱，對於時人有忌諱，對於死者本人也有忌諱。聖人作史，尙且有什麼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的謬例，何況後代的諛墓小儒呢！故檀弓記孔氏出妻，記孔子不知父墓，論語記孔子欲赴佛肸之召，這都還有直書事實的意味，而後人一定要想出話來替孔子洗刷。後來的碑傳文章，忌諱更多，阿諛更甚，只有歌頌之辭，從無失德可記。偶有毀謗，又多出于仇敵之口，如宋儒詆誣王安石，甚至于僞作辯姦論，這種小人的行爲，其弊等於隱惡而揚善。故幾千年的傳記文章，不失于諛頌，便失於詆誣，同爲忌諱，同是不能紀實傳信。

傳記寫所傳的人，最要能寫出他的實在身分，實在神情，實在口吻，要使讀者如見其人，要使讀者感覺真可以尙友其人。但中國的死文字却不能擔負這種傳神寫生的工作。我近年研究佛教史料，讀了六朝唐人的無數和尙碑傳，其中百分之九十八九都是滿紙駢儷對偶，讀了不知道說的是什麼東西。直到李華獨孤及以下，始稍稍有可讀的碑傳。但後來的『古文』家又中了『義法』之說的遺毒，講求字句之古，而不注重事實之真，往往寧可犧牲事實以求某句某字之似韓似歐！硬攆活跳的人裝進死板板的古文義法的爛套裏去，於是只有爛古文，而決沒有活傳記了。

因爲這幾種原因，二千年來，幾乎沒有一篇可讀的傳記。因爲沒有一篇真能寫生傳神的傳記，所以二千年中竟沒有一個可以叫人愛敬崇拜感發興起的大人物！並不是真沒有可歌可泣的事業，只都被那些諛慕的死古文駢文埋沒了。並不是真沒有可以叫人愛敬崇拜感發奮發的偉大人物，只都被那些爛調的文人生生地殺死了。

近代中國歷史上有幾個重要人物，很可以做新體傳記的資料，遠一點的如洪秀全，

胡林翼，曾國藩，郭嵩燾，李鴻章，俞樾；近一點的如孫文，袁世凱，嚴復，張之洞，張謇，盛宣懷，康有為，梁啟超，——這些人關係一國的生命，都應該有寫生傳神的大手筆來記載他們的生平，用繡花針的細密工夫來搜索考證他們的事實，用大刀闊斧的遠大識見來評判他們在歷史上的地位。許多大學的史學教授和學生爲什麼不來這裏得點實地訓練，做點實際的史學工夫呢？是畏難嗎？是缺乏崇拜大人物的心理嗎？還是缺乏史才呢？

張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他獨力開闢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百萬人，造福於一方，而影響及於全國。終於因爲他開闢的路子太多，擔負的事業過于偉大，他不能不抱着許多未完的志願而死。這樣的一個人是值得一部以至於許多部詳細傳記的。

他的兒子孝若先生近年發誓用全副精力做季直先生的傳記。他已費了幾年工夫編輯季直先生的全部著作，自己親手整理點讀。這部全集便是絕大的史料。還有季直的朋友的書信，保存在南通的，也有近萬封之多，這也是重要史料。季直先生自己又編有

年譜，到七十歲爲止，此外還有日記，這都是絕可寶貴的材料。有了這些材料做底子，孝若做先傳的工作便有了穩固的基礎和堅實的間架了。

孝若做先傳還有幾樁很重要的資格。第一，他一生最愛敬崇拜他的先人，所以他的工作便成了愛的工作，便成了宗教的工作。第二，他生在這個新史學萌芽的時代，受了近代學者的影響，知道愛真理，知道做家傳便是供國史的材料，知道愛先人莫過於說真話，而爲先人忌諱便是玷辱先人，所以他曾對我說，他做先傳要努力做到紀實傳真的境界。第三，他這回決定用白話做先傳，決定打破一切古文家的碑傳義法，決定採用王懋竑朱子年譜和我的章實齋年譜的方法，充分引用季直先生的著作文牘來做傳記的材料，總期於充分表現出他的偉大的父親的人格和志願。

有了這幾種資格，我們可以相信孝若這篇先傳一定可以開兒子做家傳的新紀元，可以使我們愛敬季直先生的人添不少的了解和崇敬。

十八，十二，十四夜。

小雨點序

莎菲的小說集快出版了，她寫信來說，她很希望我也寫幾句話作一篇小序。我很高興寫這篇小序，因為這幾篇小說差不多都和我有點關係，並且都是很愉快的關係。十篇之中，大部分都是最先在我編輯的雜誌上發表的，如一日等篇見於留美學生季報，小雨點見於新青年，孟哥哥等篇見於努力週報。洛綺思一篇的初稿，我和叔永最先讀過，叔永表示很滿意，我表示不很滿意，我們曾有很長的討論，後來莎菲因此添了一章，刪改了幾部分。一支扣針，我似乎不曾得讀原稿，但我認得這故事的主人，去年我在美洲還去拜望她，在她家裏談了半天。

我和莎菲叔永，人家都知道是嘗試集裏所謂『我們三個朋友』。我們的認識完全

起于文字的因緣。叔永在他的序裏已提及當時的一件最有趣的故事了。（但叔永說，

『我不曉得適之當時是否已經曉得莎菲此作，而故意做一種迷離惆悵的說話。』這句話是冤枉的。因為當時我確不會有先讀此詩的好福氣，但因為叔永寄來要我猜是不是他做的，引起了我的疑心，故一猜使猜中

了。

我在美國的最後一年，和莎菲通了四五十次信，却沒有見過她，直到臨走之前，我同叔永到薩薩大學去看她，才見了一面。但我們當初幾個朋友通信的樂趣真是無窮。我記得每天早上六點鐘左右，我房門上的鈴響一下，門下小縫裏『哧』『哧』地一封一封的信丟進來，我就跳起來，檢起地下的信，仍回到床上躺着看信。這裏面總有一信或一片是叔永的，或是莎菲的。

當時我是留美學生季報的編輯，曾有信去請莎菲作文，她回信說：

『我詩君文兩無敵』（此句是我送叔永的詩）豈可含無敵者而他求乎？

我答她的信上有一句話說：

細讀來書，頗有酸味。

她回信說：

請先生此後勿再『細讀來書』，否則發明品將日新月盛也，一笑。

我答她一首打油詩道：

不細讀來書，怕失書中味。

若細讀來書，怕故人人罪。

得罪寄信人，真不得開交。

還請寄信人，下次寄信時，聲明讀幾遭。

我記此一事，略表示當日幾個朋友之間的樂事。

當時我們雖然不免偶然說點天真爛漫的玩笑，但我們最關心的還是一個重要問題的討論。那時候，叔永梅觀莊朱經農都和我辯論文學革命的問題；觀莊是根本反對我的，叔永與經農也都不贊成我的主張。我在美國的時候，在這個問題上差不多處於孤立的

地位。故我在民國五年八月四日有答叔永書云：

我此時練習白話韻文，頗似新闢一文學殖民地。可惜須單身匹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結伴同行。然吾志已決。公等假我數年之期……倘幸而有成，則闢除荆棘之後……當開放門戶，迎公等同來蒞止耳……

又八月二十三日，我作蝴蝶詩云：

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

不知爲什麼，一個忽飛還。

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

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

這首詩在嘗試集初版裏題作『朋友』寫的是我當時自己感覺的寂寞。詩中並不指誰也不是表示我對於朋友的失望，只表示我在孤寂之中盼望得一個半個同行的伴侶。

民國五年七八月間，我同梅任諸君討論文學問題最多，又最激烈。莎菲那時在綺色

佳過變，故知道我們的辯論文字。她雖然沒有加入討論，她的同情却在我的主張的一方面。不久，我爲了一件公事就同她通第一次的信；以後我們便常常通信了。她不會積極地加入這個筆戰；但她對於我的主張的同情，給了我不少的安慰與鼓舞。她是我的一個最早的同志。

當我們還在討論新文學問題的時候，莎菲却已開始用白話做文學了。一日便是文學革命討論初期中的最早的作品。小雨點也是新青年時期最早的創作的一篇。民國六年以後，莎菲也做了不少的白話詩。我們試回想那時期新文學運動的狀況，試想魯迅先生的第一篇創作——狂人日記——是何時發表的，試想當日有意作白話文學的人怎樣稀少，便可以了解莎菲的這幾篇小說在新文學運動史上的地位了。

所以我很高興地寫這篇小序，給讀者知道這幾篇小說是作者這十二年中援助新文學運動的一部分努力。

十七，三，二一。

小雨點序

一〇九八

論長脚韻

一 單不庵先生來書

適之先生：

接讀六月二十六日手書，諸承啓迪，謝謝。

承教朱虛侯耕田歌非有韻，甚感謝。仔細思之，耕田歌中兩「種」字，謂爲非韻固可。若「疏」字「去」字，恐未可謂爲非韻。古詩收字用虛字者，每以上一字爲韻，如詩鄘風干旄第二章以「旗」「都」「組」「五」「予」爲韻，「組」「五」「予」均以「之」爲收字，齊風鷄鳴第一章以「鳴」「盈」「聲」爲韻，「鳴」「盈」均以「矣」爲收字。卽是。故我於「疏」「去」是韻之說，尙未廢棄。先生倘再有以教之，不勝欣盼，幸勿以

小問題而不屑教我。

前見毛先舒韻問述柴紹炳之言曰：

宋葛婦歌云：羣臣拜舞天顏舒，我王何憂能不移。

史記耕田歌云：深耕概種，立苗

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

「舒」「疏」皆魚韻而叶入支，然止或數字耳，非

必六魚全部之通四支也。

此謂「魚韻叶入支」驟觀之頗似段茂堂「合韻」之說，細審之實非是。魚支雖可合韻，

而支與之不同部，如柴氏說，是祇知平水韻而不知古韻，誤一。

（之脂支之分始於段氏，柴氏未

能見到，其誤尙可原。）

「疏」「去」同部，「之」爲收字非韻也。柴氏竟不知之，誤二。

此本不足辨，惟覺可笑故及之。

周頌中詩不必一定有韻，尊論甚諦，欽佩之至。我向來於清廟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

等詩，亦不主有韻，此猶指周頌言也。其實三百篇中無韻者不止此，如鷓鴣首章之「鴉」

「子」「室」三字，常棣第四章之「牆」「務」「朋」「戎」四字，皆何嘗叶韻。（前人

論常棣第四章，或以「務」「戎」爲韻，或以「朋」「戎」爲韻，皆近曲說，我不敢信。）因讀手示，即舉平日所欲言而未發者，敬以求教，如其錯的，幸不吝指示。

不庵。七月一日。

二 答單不庵先生書

不庵先生：

謝謝你七月一日的信。

鄙意以爲中國詩的韻脚有兩大分別：一爲脚韻（尾韻）一爲長脚韻（長尾韻）。「關雎鳩，在河之洲」是脚韻。若

「知子之好之

雜佩以報之。」

「俟我於著乎而？」

充耳以素乎而？

尙之以瓊華乎而？」

當名爲「長脚韻」西洋人謂之「唯韻」。凡唯韻不當與雄韻相協，短脚韻不當與長脚韻相協，此不獨古詩無例外，不獨西洋詩亦相同，即現存之民間歌謠亦嚴守此律。如

『風來了，

雨來了，

老和尙背着鼓來了。』

『破纜子，

爛罐子，

打發那丫頭嫁漢子。』

先生所舉詩齊鄘風皆不是適當的例子。

干旄的韻法是：

*

予之，五之，組之，
都。旃，

*

界之，四之，紕之，
郊。旄，

城，旌，

告之。六之，祝之，

前二行爲脚韻，後三行爲長脚韻，第二節偶然有五個同韻的字，不得說五行相爲韻也。

鷄鳴的韻法是：

鳴矣。盈矣，

聲。鳴，

昌矣。明矣。

光。明。

一二相爲韻，三四又相爲韻。

此如東方未明之詩。

裳。明。

召之。倒之。

*

衣。晞。

——顛之，
——合之。

來書論毛詩無韻各例，我看了忽得一解，試寫出請教：

兄弟閱于牆，

外禦其務。

每有良朋，

烝也無戎。

又

鴟鴞鴟鴞，

既取我子，

無毀我室。

——恩斯，

——勤斯。

——閑斯。

「朋」「戎」似是韻。（我們徽州人讀此二字相爲韻）合二例觀之，似是因爲末二三行連用韻，故首二三句雖無韻亦不大覺得了。此意不知可用否？乞教正。

適上。十七，七三。

三 單不庵先生二次來書

適之先生：

讀七月七日手教，尙未裁答，歉歉。

耕田歌「欲疏」與「去之」爲韻，劉大白先生所舉例證，確切可佩；先生虛心從之，並對我道歉，既欽佩學者之不自是，又令我惶愧無地，以後請勿再客氣，切盼切盼。

七月三日來書，謂「中國詩的韻脚有兩大分別：一爲脚韻，一爲長脚韻。」此說創見，

然有至理。我前信祇空言答覆，以未暇細想故。今請補舉略例如下：

① 周南漢廣（第二，三章）

——楚

——馬（均魚部）

——廣矣

——泳思

——永矣

——方思（均陽部）

——蕪

——駒（均侯部）

廣矣

泳思

永矣

方思

② 邶北門（第一，二，三章）

——門

——殷

——貧

——適我

——益我

——適我（均支部）

——敦我

——道我

——摧我（均脂部）

——艱（均諄部）

——爲之

——何哉（均歌部）

——爲之
——何哉

——爲之
——何哉

③ 廊柏舟（第一，二章）

——河

——側

——儀

——特

——它（均歌部）

——匿（均之部）

——天只

——天只

——人只（均眞部）

——人只

④ 廊定之方中（第二章）

——虛矣

——楚矣（均魚部）

— 堂

— 京

— 桑

— 臧 (均陽部)

⑤ 衛淇奧 (第一, 二, 三章)

— 猗

— 磋

— 磨 (均歌部)

— 欄兮

— 嘒兮

— 諼兮 (均元部)

— 青

— 瑩

— 星 (均庚部)

— 欄兮

— 嘒兮

— 諼兮

— 簣

— 錫

— 壁 (均支部)

— 綽兮

— 較兮

— 諛兮

— 虐兮 (均宵部)

⑥ 衛碩人（第二章）

—— 蕤

—— 脂

—— 蟻

—— 犀

—— 眉（均脂部）

—— 倩兮

—— 盼兮（均諄部）

⑦ 衛氓（第三章）

—— 落

—— 若（均魚部）

—— 葦

——耽（均侵部）

——說也

——說也（均脂部）

⑧衛芄蘭（第一，二章）

——支

——鱗

——鱗

——知（均支部）

——遂兮

——悸兮（均脂部）

⑨衛伯兮（第一章）

——塌兮

——葉

——鞞

——鞞

——甲（均覃部）

——遂兮

——悸兮

——桀兮（均脂部）

——爰

——驅（均侯部）

⑩ 衛木瓜（第一，二，三章）

——瓜

——琚（均魚部）

——報也

——好也（均尤部）

⑪ 王揚之水（第一，二，三章）

——薪

——申（均真部）

——懷哉

——桃

——瑤（均宵部）

——報也

——好也

——楚

——甫（均魚部）

——懷哉

——李

——玖（均之部）

——報也

——好也

——蒲

——許（均魚部）

——懷哉

——歸哉（均脂部）

——歸哉

——歸哉

⑫鄭將仲子（第一，二，三章）

——里

——牆

——園

——杞

——桑

——檀

——母（均之部）

——兄（均陽部）

——言（均元部）

——懷也

——懷也

——懷也

——畏也（均脂部）

——畏也

——畏也

⑬鄭大叔于田（第二，三章）

——黃

——鴉

——襄

——首

——行

——手

——揚（均陽部）

——阜（均尤部）

——射忌

——御忌 (均魚部)

——控忌

——送忌 (均東部)

——慢忌

——罕忌 (均元部)

——棚忌

——弓忌 (均蒸部)

⑭鄭女曰鷄鳴 (第二章)

——加之

——宜之 (均歌部)

——酒

——老

——好 (均尤部)

⑮鄭溱洧 (第一，二章)

——渙渙兮

——清矣

——蘭兮（均元部）

——盈矣（均庚部）

——樂

——樂

——謔

——謔

——藥（均宵部）

——藥

此詩第一、二章兩「觀乎」昔人以爲有韻，我不以爲然，故不列，還請教正。

⑩齊南山（第三章）

——畝

——母（均之部）

——告止

——鞠止（均尤部）

⑪魏葛屨（第一章）

——霜

—裳（均陽部）

—襪之

—服之（均之部）

⑬唐椒聊（第一章）

—升

—朋（均蒸部）

椒聊且

遠條且（均尤部）

⑭唐杕杜（第一、二章）

—潛

—踴

—父（均魚部）

—菁

—裛

—姓（均庚部）

——比焉

——飲焉(均脂部)

——比焉

——飲焉

⑳陳幕門(第二章)

——萃止

——訊之(均脂部)

(「訊」當作「諄」，段茂堂曾有此說。)

——顧

——予(均魚部)

㉑嶠東山(第二章)

——東

——濛(均東部)

——宇

——戶(均魚部)

——場

——行（均陽部）

——畏也

——懷也（均脂部）

以上僅就十五國風言，與先生所舉鷄鳴東方木明二詩例完全相同，足見手示所云「短脚韻不當與長脚韻相協」之說，確不可易。其偶有同韻者，除于旄第二章外，在十五國風中，祇有齊南山、唐椒聊二詩，茲舉如下：

齊南山

——崔崔

——綏綏

——田歸

——歸止

——懷止(均脂部)

右第一章

——不克

——不得

——得止

——極止(均之部)

右第四章

唐椒聊

——盈刳

——且篤

椒聊且

遠條且(均尤部)

右第二章

此等偶然同韻處，例證既少，益見尊說之足以成立，故我願取消耕田歌中『欲疏』與『去之』爲韻之說。此非盲從，亦非好奇，更非見好於先生。我向來對於學問，遇其說有左證者必信之，今在詩十五國風中舉例至廿一條之多，證據已充分極了，故特破除昔日之成見，并以求教。

此次因古詩用韻一事，幸承啓迪，廣我新知，實在感激不盡，多謝，多謝。

不庵。十七，七，一四。

（後記）單不庵先生於十九年一月十三日死了。他的遺文散在各地，易收集。我的日記內留有這三封信，故我收在文存裏，紀念我生平敬愛的一個朋友。當時討論這個問題的還有劉大白先生，因為我給劉先生的信都不曾留稿，故我們往來的信不能收在這裏了。

論長脚韻

【適。十九，廿八。

一一三二

論翻譯

——與曾孟樸先生書——

孟樸先生

前奉上一書，想已達覽。近日因小病，不能作工，頗得餘暇，遂盡讀惠贈的羅俄戲劇三種。讀後更感覺先生的志願與精神之不可及。中國人能讀西洋文學書，已近六十年了；然名著譯出的，至今還不滿二百種。其中絕大部分，不出于能直接讀西洋書之人，乃出于不通外國文的林琴南，真是絕可怪詫的事！近三十年來，能讀英國文學的人更多了，然英國名著至今無人敢譯，還得讓一位老輩伍昭辰先生出來翻譯克蘭弗，這也是我們英美留學生後輩的一件大恥辱。英國文學名著，上自Chaucer，下至Hardy，可算是完全不曾

有譯本，莎翁戲劇至今止譯出一二種，也出于不曾留學英美的人。近年以名手譯名著，止有伍先生的克蘭弗與徐志摩譯的讀第德爾兩種。故西洋文學書的翻譯，此事在今日直可說是未曾開始！先生獨發弘大誓願，要翻譯露俄的戲劇全集，此真是今日文學界的一件絕大事業，且不論成績如何，卽此弘大誓願已足令我們一班少年人慚愧汗下，恭敬贊歎！我十二年不讀法文文學書了，露俄的戲劇向來更無研究，對於尊譯簡直是不配贊一辭，止有敬畏贊歎，祝先生父子繼續此盛業，發揮光大，給我們做個榜樣，使我們少年人也感慨發憤，各依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者，努力多譯一些世界名著，給國人造點救荒的糧食！已讀三種之中，我覺得呂伯蘭前半部的譯文最可讀。這大概是因爲十年前直譯的風氣未開，故先生譯此書尙多義譯，遂較後來所譯爲更流利。近年直譯之風稍開，我們多少總受一點影響，故不知不覺地都走上謹嚴的路上來了。

近幾十年中譯小說的人，我以爲伍昭辰先生最不可及。他譯大仲馬的俠蹤記十二冊，（從英文譯本的）用的白話最流暢明白，于原文最精警之句，他皆用氣力鍊子鍊句，謹嚴而

不失爲好文章故我最佩服他。先生曾見此譯本否……

胡適敬上。十七，廿一

附錄 曾先生答書

適之先生：

兩次捧讀示教，遲延了兩三個月，還沒答復；並不是我的不經意或倨慢，實在近來精神太不濟了，忙了這件，便顧不到那件；這要請您特別的容恕。費了您寶貴的光陰，看完我幾部冗長拙劣的譯品，又承指示譯品印刷上的錯誤和糾正誤解，置俄呂克蘭斯鮑夏原 Bilogie 的字義，這是我該向您表示感謝的。祇有蒙您逾量的獎借，我真不敢當；也許您

對我這時代消磨了色彩的老文人，還想蹣跚地攀登嶄新的文壇，格外加些恕辭罷！

若說到您勉勵我們父子努力繙譯的事業，而且希望我們去發揮光大；我們既站在這世界文壇的戰綫上，努力是當然遵教，所怕的是您這個希望，終究要失望！我們倆脆弱的

肩頭，如何挑得這副重擔？

煦伯大兒，不過是個聖約翰大學的學生，沒到歐美留過學，我是連學校都沒進過，更說不到出洋了。我的學法蘭西語和稍懂一點世界文學門徑，這一段歷史，說來雖有些婆婆媽媽白頭宮女談天寶似的，其實倒很有點兒趣味。

我的開始學法語，是在光緒乙未年——中日戰局剛了的時候——的秋天。那時張樵野在總理衙門，主張在同文館裏設一特班，專選各部院的員司，有國學根柢的，學習外國語，分了英法德日四班，我恰分在法文班裏。這個辦法，原是很好的，雖然目的祇在養成幾個高等繙譯官。那裏曉得這些中選的特班生，不是紅司官，就是名下士，事情又忙，意氣又盛，那裏肯低頭伏案做小學生呢。每天到館，和上衙門一樣，來坐一會兒，喝一杯茶，談談閒天，就算敷衍了上官作育人才的盛意。弄得外國教授，沒有辦法，獨自個在講座上每天來演一折獨語劇，自管自走了。後來實在演得厭煩，索性不大來了，學生來得也參差錯落了。這一個特班，也就無形的消滅，前後統共支撐了八個月。

這八個月的光陰，在別人呢，我敢說一句話，完全是虛擲的，却單做成了我一個人法文的基礎。我的資質是很鈍的，不過自始至終，學一點是一點，沒有拋棄，拼音是熟了，文法是略懂些了。於是離了師傅，硬讀文法，強記字典，這種枯燥無味的工作，足足做了三年。一到第三年上，居然有了一綫光明了。那時在舊書店裏，買得了一部阿那都爾佛朗士的笑史（*Histoire Comique*）拚命的逐字去譯讀，等到讀完，再看別的書，就覺得容易得多了。然那時候的讀，完全是沒秩序的讀，哲學的，科學的，文學的，隨手亂抓，一點統系都不明瞭。直到戊戌變法的那年，我和江靈鷲先生在上海浪游。有一天，他替譚復生先生餞行北上，請我作陪，座客中有個陳季同將軍，是福建船廠學堂的老學生，精熟法國文學，他替我們介紹了。我們第一次的談話，彼此就十分契合，從此便成了朋友，成了我法國文學的導師。

陳季同將軍在法國最久，他的夫人便是法國人。他的中國舊文學也是很好，但尤其精通法國文學；他的法文著作，如支那童話（*Contes chinois*）黃衫客悲劇（*L'homme*

de la Robe Jaune) 等，都很受巴黎人士的歡迎；他晚年的生活費，還靠他作品的版稅和劇場的酬金；他和佛朗士彷彿很有交誼的。

我自從認識了他，天天不斷的去請教，他也娓娓不倦的指示我；他指示我文藝復興的關係，古典和浪漫的區別，自然派，象徵派，和近代各派自由進展的趨勢；古典派中，他教我讀拉勃來的巨人傳，龍沙爾的詩，拉星和莫理哀的悲喜劇，白羅瓦的詩法，巴斯卡的思想，孟丹尼的小論；浪漫派中，他教我讀服爾德的歷史，盧梭的論文，韞俄的小說，威尼的詩，大仲馬的戲劇，米顯雷的歷史；自然派裏，他教我讀弗勞貝佐拉莫泊三的小說，李爾的詩，小仲馬的戲劇，泰恩的批評；一直到近代的白倫內甸文學史，和杜丹蒲爾善佛朗士陸梯的作品；又指點我法譯本的意西英德各國的作家名著；我因此溝通了巴黎幾家書店，在三四年裏，讀了不少法國的文哲學書。我因此發了文學狂，晝夜不眠，弄成了一場大病，一病就病了五年。

我文學狂的主因，固然是我的一種嗜好，大半還是被陳季同先生的幾句話挑激起來。他常和我說：

我們在這個時代，不但科學，非奮力前進，不能競存，就是文學，也不可妄自尊大，自命爲獨一無二的文學之邦；殊不知人家的進步，和別的學問一樣的一日千里，論到文學的統系來，就沒有拿我們算在數內，比日本都如哩。我在法國最久，法國人也接觸得最多，往往聽到他們對中國的論調，活活把你氣死。除外幾個特別的，如阿培爾斐密沙（Abel Rémusat）是專門研究中國文字的學者，他做的支那語言及文學論，態度還公平。瞿亞姆波底愛（M. Guillaume Pauthier）是崇拜中國哲學的，繙譯了四子書（Confucius et Menfucius）和詩經（Ch'i-king）老子（Lao-Tseu）他認孔孟是政治道德的哲學家，老子是最高理性的書。又瞿約大西（Guillard d'Arcy）是譯中國神話的（Contes chinois）司塔尼斯拉許連（Stanislus Julien）譯了兩女才子（Les Deux Jeune Filles Lettrées）玉嬌李（Les Deux Cousinses）唐德雷古爾（P. d'Entre-Colles）譯了攝墳（Histoire de la Dame a l'éventail blanc）都是繙譯中國小說的。

議論是半讚賞半玩笑；其餘大部分，不是輕蔑，便是厭惡。就是和中國最表同情的服爾德（Voltaire）他在十四世紀哈爾達編的支那悲劇集（La Tragédie Chinoise, Par le père du Halde）裏，採取元紀君祥的趙氏孤兒，創造了支那孤兒五折悲劇（L'orphelin de la Chine）他在卷頭獻給李希驩公爵的書翰中，贊嘆我們發明詩劇藝術的早，差不多在三千年前，（此語有誤，怕是誤會劇中事實的年代，當做作劇的年代。）却怪詫我們進步的遲，至今還守着三千年前的態度；至於現代文豪佛郎士就老實不客氣的謾罵了。他批評我們的小說，說：不論散文或是韻文，總歸是滿面禮文滿腹凶惡一種可惡民族的思想；批評神話又道：大半叫人讀了不喜歡，笨重而不像真，描寫悲慘，使我們覺到是一種扮鬼臉，總而言之，支那的文學是不堪的；這種話，都是在報紙上公表的。我想弄成這種現狀，實出於兩種原因：一是我們太不注意宣傳，文學的作品，譯出去的很少，譯的又未必是好的，好的或譯得不好，因此生出重重隔膜；二是我們文學注重的範圍，和他們

不同，我們祇守定詩古文詞幾種體格，做發抒思想情緒的正鵠，領域很狹，而他們重視的如小說戲曲，我們又鄙夷不屑，所以彼此易生誤會。我們現在要勉力的，第一不要局於一國的文學，囂然自足，該推擴而參加世界的文學；既要參加世界的文學，入手方法，先要去隔膜，免誤會。要去隔膜，非提倡大規模的繙譯不可，但他們的名作要多譯進來，我們的重要作品，也須全譯出去。要免誤會，非把我們文學上相傳的習慣改革不可，不但成見要破除，連方式都要變換，以求一致。然要實現這兩種主意的總關鍵，却全在乎多讀他們的書。

我祇爲迷信了這一篇話，不僅害我生了一場大病，而且好多年感着孤寂的苦悶。人類的普遍性，凡是得了一件新物品或新智識，總希望有個同情者，互相析疑欣賞，纔覺得滿足愉快。我辛辛苦苦讀了許多書，知道了許多向來不知道的事情，却祇好學着李太白的賞月喝酒，對影成三，自問自答，竟找不到一個同調的朋友。那時候，大家很興奮的崇拜西洋人，但祇崇拜他們的聲光化電，船堅礮利；我有時談到外國詩，大家無不瞠目禿舌，以爲詩

是中國的專有品，蟹行蚓書，如何能扶輪大雅，認爲說神話罷了；有時講到小說戲劇的地位，大家另有一種見解，以爲西洋人的程度低，沒有別種文章好推崇，祇好推崇小說戲劇；講到聖西門和孚利愛的社會學，以爲擾亂治安；講到尼采的超人哲理，以爲離經叛道。最好笑有一次，我爲辦學校和本地老紳士發生衝突，他們要禁止我干預學務，聯名上書督撫，說『某某不過一造作小說淫辭之浮薄少年耳，安知教育，』竟把研究小說當作一種罪案。

不久，新民叢報出來了，刊行了一種新小說雜誌，又發表了一篇小說有關羣治的論文，似乎小說的地位，全仗了梁先生的大力，增高了一點。繙譯的小說，如茶花女遺事等，漸漸的出現了。那時社會上一般的心理，輕蔑小說的態度確是減了，對着外國文學整個的統系，依然一片模糊。我就糾合了幾個朋友，合資創辦了小說林和宏文館書店；在初意原想順應潮流，先就小說上做成個有統系的譯述，逐漸推廣範圍，所以店名定了兩個。誰知後來爲了各人的意見，推銷的關係，自己又捲入社會活動的潮渦裏，無暇動筆，竟未達到目的，事業就失敗了。他的結果，僅僅激起了一般繙譯和瀏覽外國小說的興味，促進了商務書

館小說叢書的刊行罷了。

（小說林書店開辦時，繙譯外國的小說，還不滿十種，可惜當時全爲推銷

起見，倒注重了柯南道爾的偵探案。）

於是，畏廬先生拿古文筆法來譯歐美小說的古裝新劇出幕了。我看見初出的幾本英國司各脫的作品，都是數十萬言的鉅製，不到幾個月，聯翩的譯成，非常的喜歡，以爲從此吾道不孤，中國有統系的繙譯事業，定可在他身上實現了。每出一種，我總去買來看看，慢慢覺得他還是沒標準，卽如哈葛德的作品實在譯得太多了，並且有些毫無文學價值作家的作品，也一樣在那裏鉤心鬥角的做，我很替他可惜。有一回，我到北京特地去訪他，和他一談之下，方知道畏廬先生雖是中國的文豪，外國文是絲毫不懂的，外國文學源流，更是茫然，譯品全靠別人口述。連選擇之權，也在他人手裏。我却承他好意，極力贊許我的文字，我也很熱心的想幫助他一點，把歐洲文學的原委派別，曾大概和他談過幾次，並且告訴他，如照他這樣的做下去，充其量，不過增多若干篇外國材料的模仿唐宋小說罷了，於中國文學前途，不生什麼影響；我們繙譯的主旨，是要擴大我們文學的舊領域，不是要表顯我們個人

的文章。我就貢獻了兩個意見：一是用白話，固然希望普遍的了解，而且可以保存原著人的作風，叫人認識外國文學的真面目，真精神；二是應預定譯品的標準，擇各時代，各國，各派的重要名作，必須逐譯的次第譯出。他對於第一點，完全反對，說用違所長，不願步望海花的後塵；第二點，怕事實做不到，祇因他自己不懂西文，無從選擇預定，人家選擇，那麼和現在一樣，人家都是拿着名作來和他合譯的，何必先定目錄，到受拘束。我覺得他理解很含糊，成見很深固，還時時露出些化朽腐爲神奇的自尊心，我的話當然要刺他老人家的耳，也則索罷了。他一生譯的小說，不下二百餘種，世界偉大的名著，經他譯出的，不在少數，對着譯界，也稱得起豐富的貢獻了。如果能把沒價值的除去，一家屢譯的減去，填補了各大家代表的作品，就算他意譯過甚，近於不忠，也要比現在的成績圓滿得多呢。

我在畏廬先生身上，不能滿足我的希望後，從此便不願和人再談文學了。一直到您的文學革命論在新青年雜誌上赫然露了頭角，我國沉沉死氣的舊文學界，覺得震動了一下。接著便是文言白話的論戰，在北方軒然起了大波。那時，在舊文學裏，第一個抵死對

抗者是畏廬先生，在新文學裏，揚著三色旗，奮勇直前，大聲疾呼，做第一個敢死隊的急先鋒就是您。您本是我國禮學傳統裏學問界的貴冑，國故田園裏培養成熟的強苗，在根本上，環境上，看透文學有改革的必要，獨能不顧一切，在遺傳的重重羅網裏殺出一條血路來，終究，得到了多數的同情，引起了青年的狂熱；我不佩服你別的，我祇佩服你當初這種勇決的精神；比着托爾斯泰棄爵放農身殉主義的精神，有何多讓！因此，新文化運動的潮流，瀰漫了全國，外國文藝的光華，也照耀了一般。未幾，普通白話不滿足，進求歐化，譯述不滿足，共謀創造；共學社創造社北大的刊物，次第發展了；小說月報，改成了宣傳新文學的機關了；各省新文學的社團，也紛紛的共鳴了；雜誌和書店，也前仆後繼的陳列在市場上了；有幾個新成名的作家，已掂著脚向世界文壇上偷遞眼波了。照這樣的說，這五六年間，我們新文學的成績，已弄得十色五光，絢爛奪目，祇應該恭敬讚，共唱凱歌，爲什麼我們的感覺上雖然掃除了從前的苦悶，却總覺得不十分滿足，便是最先提倡新文學的您，也在那裏慨乎言之，希望些救荒的糧食，似乎還未得到豐饒的收穫呢？這真是近來文學界裏最可注意的

一點了。

我對於現代的出版物，雖未能遍讀，然大概也涉獵過。覺得這幾年文學界的努力，很值得贊頌的，確有不可埋沒的成績。祇就我所見的概括說起來，第一是小品文字，含諷刺的，析心理的，寫自然的，往往着墨不多，而餘味曲包。第二是短篇小說，很有能脫去模仿的痕迹，表現自我的精神，將來或可自造成中國的短篇小說。第三是詩，比較新創時期，進步得多了；雖然敘事詩還不多見，然抒情詩，却能把外來的格調，折中了可諧的音節，來翻新遺傳的舊式，情緒的抒寫，格外自由，熱烈，也漸少詰屈聱牙之病，決有成功的希望。這三件，我們憑良心說，不能不說是良好的新產品，除此外，長篇小說——現在的名為長篇，實不過是中篇——沒有見過，詩劇，散文劇，敘事詩，批評，書翰，游記等，很少成功之作。

我們在這新闢的文藝之園裏，巡遊了一週，敢說一句話，精緻的作品是發見了，祇缺少了偉大。譬如我們久餓的胃口，正想狼吞虎嚥，却擺在你面前的，祇有些精巧的點心，玲瓏的糖果，酸辣的小食，不要說山珍海味的華筵沒有你的分兒，便家常的全桌飯菜，也到不了

口，這如何能鼓腹而嬉呢？

這個現象，很值得我們注意的。爲什麼成這個現象？我想不外乎兩種原因。一種是懶惰，一種是欲速。我們來做文學事業的，大半是聰明的青年人。聰明人總歡喜做點乖巧的勾當，決不肯去下笨重的工夫。他們見這些小品文和短篇小說，用力少而成功易，又適應潮流，自然羣趨一途，何必戴石串戲？等到這種試驗，得了些效果，成了些小名，已經有人如天如帝來捧場，自覺在這新國土裏已操了威權，新信仰中已成了偶像，祇想保持尊嚴，享用香火，誰還肯冒險圖功，自尋煩惱？這便是懶惰。我們人的普通性，任做什麼事，總喜歡越級，政治是如此，文學上也是如此。文學的最終目的，自然要創造，但創造不是天上掉下石裏進出的，必然有個來源。我們既要參加在世界的文學裏，就該把世界已造成的作品，做培養我們創造的源泉。歐洲文藝復興的成功，得力全在繙譯希羅的名著。我們却不然，一開手，便輕蔑了繙譯，全力提倡創作。所以從新文化運動後，譯事反不如了舊文學時期，無怪您要詫怪重要些作品，都被老一輩人譯了。其實這現象很不好，自己不注意

繙譯連帶便也少研讀別國的作品，作風上也少新進益，而且文學的事業，該合全國人——不論懂外國文和不懂外國文的——共同工作，譯品一寥落，叫不懂外國文的人，無從加入合作，豈不自己減削了一大部分人的力量呢？這便是欲速。

現在要完成新文學的事業，非力防這兩樣毛病不可；欲除兩樣毛病，非注重繙譯事業不可。您的勉勵我們努力繙譯名著真是一劑救時良藥。我們雖力不能勝，却也想盡一分子的義務。

我們現定的方法，想先從調查入手，把已譯成的各國作家重要作品，調查清楚，列成一表。譯得好的或不好的，詳加討論。然後再將各國各時代各派別裏的代表作品，有必須介紹的，另定一表，加以說明，便在雜誌上逐期公表，和大家商榷，總希望定出一文學上繙譯的總標準。至於我們的譯事，也就在這個總標準裏，選出若干，看着我們能力上辦得到的擔任，勉副您殷摯的期望。

因您幾句話，引起了三十多年的回想，不覺絮絮叨叨了數千言，這也是神經衰弱人

的常態，請您恕我的囑嚇，並祝您的健康。

您的忠懇的友，病夫謹復。

一七，三，一六，天明時。

論
題
解

1120

胡適文存三集

卷九

人生有何意義

一 答某君書

……我細讀來書，終覺得你不免作繭自縛，你自己去尋出一個本不成問題的問題，『人生有何意義？』其實這個問題是容易解答的。人生的意義全是各人自己尋出來，造出來的高尚，卑劣，清貴，汗濁，有用，無用……全靠自己的作爲。生命本身不過是一件生物學的事實，有什麼意義可說？生一個人與一隻貓，一隻狗，有什麼分別？人生的意義不在於何以有生，而在於自己怎樣生活。你若情願把這六尺之軀葬送在白晝作夢之上，那就是你這一生的意義。你若發憤振作起來，決心去尋求生命的意義，去創造自己的生命，那麼，你活一日便有一日的意義，作一事便添一事的意義，生命無窮，生命的意義也

無窮了。

總之，生命本沒有意義，你要能給他什麼意義，他就有什麼意義。與其終日冥想人生有何意義，不如試用此生作點有意義的事……

十七，一廿七。

二 爲人寫扇子的話

知世如夢無所求，無所求心普空寂。

還似夢中隨夢境，成就河沙夢功德。

王荊公小詩一首，真是有得於佛法的話。認得人生如夢，故無所求。但無所求不是無爲。人生固然不過一夢，但一生只有這一場做夢的機會，豈可不努力做一個轟轟烈烈像個樣子的夢？豈可糊糊塗塗懵懵懂懂混過這幾年嗎？

十八，五十三。

愛國運動與求學

當五月七日北京學生包圍章士釗宅，警察拘捕學生的事件發生以後，北京各學校的學生團體即有罷課的提議。有些學校的學生因為北大學生會不曾參加五七的事，竟在北大第一院前辱罵北大學生不愛國。北大學生也有很憤激的，有些人竟貼出布告攻擊北大代理校長蔣夢麟、章媚外。然而幾日之內，北大學生會舉行總投票表決罷課問題，共投一千一百多票，反對罷課者八百餘票，這件事真使一班留心教育問題的人心裏歡喜。可喜的不在罷課案的被否決，而在（1）投票之多，（2）手續的有秩序，（3）學生態度的鎮靜。我的朋友高夢旦在上海讀了這段新聞，寫了一封長信給我，討論此事，說這樣做去，便是在求學的範圍以內做救國的事業，可算是在近年學生運動史上開一個新紀元——只

可惜我還沒有回高先生的信，上海五卅的事件已發生了，前二十天的秩序與鎮靜都無法維持了。於是六月三日以後，全國學校遂都罷課了。

這也是很自然的。在這個時候，國事糟到這步田地，外間的刺激這麼強；上海的事件未了，漢口的事件又來了，接着廣州南京的事件又來了；在這個時候，許多中年以上的人尚且忍耐不住，許多六十老翁尚且要出來慷慨激昂地主張宣戰，何況這無數的少年男女學生呢？

我們觀察這七年來的『學潮』，不能不算民國八年的五四事件與今年的五卅事件為最有價值。這兩次都不是有什麼作用，事前預備好了然後發動的；這兩次都只是一般青年學生的愛國血誠，遇着國家的大恥辱，自然爆發；純然是爛漫的天真，不顧利害地幹將去，這種『無所為而為』的表示是真實的，可愛敬的。許多學生都是不願意犧牲求學的時間的；只因爲臨時發生的問題太大了，刺激太強烈了，愛國的感情一時迸發，所以什麼都顧不得了；功課也不顧了，秩序也不顧了，辛苦也不顧了。所以北大學生總投票表決不能

課之後，不到二十天，也就不能罷課了。二十日前不能罷課的表決，可以表示學生不願意犧牲功課的誠意；二十日後毫無勉強地罷課，參加救國運動，可以證明此次學生運動的犧牲的精神。這並非前後矛盾；有了前回的不願犧牲，方才更顯出後來的犧牲之難能而可貴。豈但北大一校如此？國中無數學校都有這樣的情形。

但羣衆的運動總是不能持久的。這並非中國人的『虎頭蛇尾』、『五分鐘的熱度』。這是世界人類的通病。所謂『民氣』，所謂『羣衆運動』，都只是一時的大問題刺激起來的一種感情上的反應。感情的衝動是沒有持久性的；無組織又無領袖的羣衆行動是最容易鬆散的。我們不看見北京大街的牆上大書著『打倒英日』、『不要五分鐘的熱度』嗎？其實寫那些大字的人，寫成之後，自己看着很滿意，他的『熱度』早已消除大半了；他回到家裏，坐也坐得下了，睡也睡得着了。所謂『民氣』，無論在中國在歐美，都是這樣：突然而來，悠然而去。幾天一次的公民大會，幾天一次的示威遊行，雖然可以勉強多維持一會兒，然而那回天安門打架之後，國民大會也就不容易召集了。

我們要知道，凡關於外交的問題，民氣可以督促政府，政府可以利用民氣；民氣與政府相爲聲援，方才可以收效。沒有一個像樣的政府，雖有民氣，終不能單獨成功。因爲外國政府決不能直接和我們的羣衆辦交涉；民衆運動的影響（無論是一時的示威或是較有組織的經濟抵制）終是間接的。一個健全的政府可以利用民氣作後盾，在外交上可以多得勝利，至少也可以少吃點虧。若沒有一個能運用民氣的政府，我們可以斷定民衆運動的犧牲的大部分是白白地糟蹋了的。

倘使外交部於六月二十四日同時送出滬案及修改條約兩照會之後，卽行負責交涉，那時民氣最盛，海員罷工的聲勢正大，滬案的交涉至少可以得一個比較滿人意的結果。但這個政府太不像樣了；外交部不敢自當交涉之衝，卻要三個委員來代搨末梢；三個委員都是很聰明的人，也就樂得三批三讓，延擱下去。他們不但不能運用民氣，反懼怕民氣了！況且某方面的官僚想借這風潮延長現政府的壽命；某方面的政客也想借這問題展緩東北勢力的侵逼。他們不運用民氣來對付外人，只會利用民氣來便利他們自己的私圖！

於是一誤再誤，至於今日，滬案及其他關連之各案絲毫不會解決，而民氣却早已成了彊弩之末了！

上海的罷工本是對英日的，現在却是對郵政當局，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了。北京的學生運動一變而為對付楊蔭榆，又變而為對付章士釗了。廣州對英的事件全未了結，而廣州城却早已成爲共產與反共產的血戰場了。三個月的『愛國運動』的變相竟致如此！

這時候有一件差強人意的，就是全國學生總會議決秋季開學後各地學生應一律到校上課，上課後應努力於鞏固學生會的組織，爲民衆運動的中心。北京學聯會也決議北京各校同學於開學前務必到校，一面上課，一面仍繼續進行。

這是很可喜的消息。全國學生總會的通告裏並且有『五卅運動並非短時間所可解決』的話。我們要爲全國學生下一轉語：救國事業更非短時間所能解決。帝國主義不是赤手空拳打得倒的；『英日強盜』也不是幾千萬人的喊聲咒得死的。救國是一件頂

大的事業：排隊游街，高喊着『打倒英日強盜』，算不得救國事業；甚至於砍下手指寫血書，甚至於蹈海投江，殺身殉國，都算不得救國的事業。救國的事業須要有各色各樣的人才；真正的救國的預備在於把自己造成一個有用的人才。

易卜生說的好：

真正的個人主義在於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個東西。

他又說：

有時候我覺得這個世界就好像大海上翻了船，最要緊的是救出自己。

在這個高唱國家主義的時期，我們很誠懇的指出：易卜生說的『真正的個人主義』正是到國家主義的唯一大路。救國須從救出自己下手！

學校固然不是造人才的地方，但在學生時代的青年却應該充分地利用學校的環境與設備來把自己鑄造成個東西。我們須要明白了解：

救國千萬事，

何一不當爲？

而吾性所適，

僅有一二宜。

認清了你『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方向，努力求發展，這便是你對國家應盡的責任，這便是你的救國事業的預備工夫。國家的紛擾，外間的刺激，只應該增加你求學的熱心與興趣，而不應該引誘你跟着大家去吶喊。吶喊救不了國家。即使吶喊也算是救國運動的一部分，你也不可忘記你的事業有比吶喊重要十倍百倍的。你的事業是要把你自己造成一個有眼光有能力的人才。

你忍不住嗎？你受不住外面的刺激嗎？你的同學都出去吶喊了，你受不了他們的

引誘與譏笑嗎？你獨坐在圖書館裏覺的難爲情嗎？你心裏不安嗎？——這也是人情之

常，我們不怪你；我們都有忍不住的時候。但我們可以告訴你一兩個故事，也許可以給你

一點鼓舞——

德國大文豪葛德(Goethe)在他的年譜裏(英譯本頁一八九)曾說他每遇着國家政治上有大紛擾的時候，他便用心去研究一種絕不關係時局的學問，使他的心思不致受外界的擾亂。所以拿破崙的兵威逼迫德國最厲害的時期裏，葛德天天用功研究中國的文物。又當利俾瑟之戰的那一天，葛德正關着門，做他的名著Essays的『尾聲』。

德國大哲學家費希特(Fichte)是近代國家主義的一個創始者，然而他當普魯士被拿破崙踐破之後的第二年(一八〇七)回到柏林，便着手計劃一個新的大學——即今日之柏林大學。那時候，柏林還在敵國駐兵的掌握裏。費希特在柏林繼續講學，在很危險的環境裏發表他的『告德意志民族』(Fell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 往往在他講學的堂上聽得見敵人駐兵操演回來的笳聲。他這一套講演——『告德意志民族』——忠告德國人不要灰心喪志，不要驚皇失措；他說，德意志民族是不會亡國的；這個民族有一種天付的使命，就是要在世間建立一個精神的文明——德意志的文明；他說，這個民族的國家是不會亡的。

後來費希特計畫的柏林大學變成了世界的一個最有名的學府；他那部『告德意志民族』不但變成了德意志帝國建國的一個動力，並且成了十九世紀全世界的國家主義的一種經典。

上邊的兩段故事是我願意介紹給全國的青年男女學生的。我們不期望人人都做葛德與費希特。我們只希望大家知道：在一個擾攘紛亂的時期裏，跟着人家亂跑亂喊，不能就算是盡了愛國的責任，此外還有更難更可貴的任務：在紛亂的喊聲裏，能立定脚跟，打定主意，救出自己，努力把你這塊材料鑄造成個有用的東西！

十四，八，卅一夜，在天津脫稿。

中國公學十八年級畢業贈言

諸位畢業同學：你們現在要離開母校了，我沒有什麼禮物送給你們，只好送你們一句話。

這一句話是：『不要拋棄學問。』以前的功課也許有一大部分是爲了這張畢業文憑，不得已而做的，從今以後，你們可以依自己的心願去自由研究了。趁現在年富力強的時候，努力做一種專門學問。少年是一去不復返的，等到精力衰時，要做學問也來不及了。即爲吃飯計，學問決不會辜負人的。吃飯而不求學問，三年五年之後，你們都要被後進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時再想做點學問來補救，恐怕已太晚了。

有人說：『出去做事之後，生活問題急須解決，那有工夫去讀書？即使要做學問，既沒

有圖書館，又沒有實驗室，那能做學問？」

我要對你們說：凡是要等到有了圖書館方才讀書的，有了圖書館也不肯讀書。凡是要等到有了實驗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實驗室也不肯做研究。你有了決心要研究一個問題，自然會撙衣節食去買書，自然會想出法子來設置儀器。

至於時間，更不成問題。達爾文一生多病，不能多作工，每天只能做一點鐘的工作。你們看他的成績！每天花一點鐘看十頁有用的書，每年可看三千六百多頁書；三十年可讀十一萬頁書。

諸位，十一萬頁書可以使你成一個學者了。可是，每天看三種小報也得費你一點鐘的工夫；四圈馬將也得費你一點半鐘的光陰。看小報呢？還是打馬將呢？還是努力做一個學者呢？全靠你們自己的選擇！

易卜生說：『你的最大責任是把你這塊材料鑄造成器。』
學問便是鑄器的工具。拋棄了學問便是毀了你們自己。

再會了！
你們的母校眼睜睜地要看你們十年之後成什麼器。

十八，六廿五。

今日教會教育的難關

現在的傳教事業和二十五年前大不同了。二十五年前的種種困難，現在全沒有了，或大大地減輕了。但是現在的傳教士却有他們的新困難。這些新起的困難是從前的傳教士不曾夢想到的，也是今日一般傳教士不很十分了解的。我以為今日傳教的人若不明白了解這些新困難，便不懂得他自己處的地位，便不能認清他自己要應付的問題，便不能了解他自己幹的什麼事。

在我這個旁觀者看來，今日的傳教事業有三個新難關，不容易打過去。

第一是新起的民族主義的反動 (A New Nationalistic Reaction) 這幾十年來，中國受西洋人的欺侮總算很夠了；好幾次的反抗，都歸失敗。最後一次的反抗是庚子年

的拳匪運動。自從那回之後，中國人知道這種盲目的，無知識的反動是無用的了。所以二十世紀頭上的十多年可算是中國人對外不反抗的時期；外國人處處佔優勝，處處佔便宜；中國人怕『干涉』，怕『瓜分』，只好含羞忍辱，敢怒而不敢反抗。但是這十幾年來，可不同了。辛亥的革命與民國的成立，鼓起了中國人的勇氣，喚醒了民族的自覺心。干涉與瓜分的噩夢漸漸遠了。到了歐戰發生，歐洲殘破，真正『戳穿了西洋鏡』。中國人對於西洋列強的真相漸漸有點明白了，怕懼的心理漸漸減低，自覺的心理漸漸發展。歐戰期內，國際貿易的大變遷，國內產業的發達，列強在遠東的壓迫力的暫時弛緩，歐戰後國際形勢的大變動，俄國的革命，德國奧國的衰敗，這些事實都夠使中國民族——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心理上起許多大反動。結果就是一種新的民族主義的大反動。這種反動的表現很多，如近年收回租借地，廢止不平等條約等等運動，都是實例。

這種民族主義的反動是很自然的，很正當的。但其中也不免有走向極端的傾向。有人竟恭維義和團的運動為『中國民族革命史之悲壯的序幕』（新導八十一期）有人竟

主張『排外』二字大可做在民間宣傳的口號』（政治生活十五期）但他們定出的『排外』的綱領』却不像他們的口號那樣暴烈：

（1）取消協定關稅，發展中國的工商業。

（2）收回領事裁判權，由中國人懲罰外人在中國販軍火，嗎啡，鴉片，殺人，強姦等暴行。

（3）收回教育權。

（4）禁止外人在中國傳教。

（5）廢除外人在華一切特權，租界，撤退外人在華軍艦及軍隊。（政治生活十五期）

他們爲什麼不許外人在中國傳教辦學呢？因爲他們相信凡帝國主義文化侵掠的
唯一方法是布宗教，開學校。『宗教一方面是帝國主義昏迷殖民地民衆之一種催眠術，
另一方面又是帝國主義侵掠殖民地之探險隊，先鋒軍。』（嚮導八十一期）他們引俾士麥
保護天主教傳教事業，及德國因教案搶得青島及膠州灣的事作一種引證。

這種反動是不可輕視的。他們的理由就是八十年來列強欺侮壓迫中國人的歷史；他們的證據就是外國人在中國取得的種種特權和租界。這些不公迫一日不除，這些不平等的情形一日不去，那麼這些反動的喊聲一日不能消滅。拳匪之事可以用武力撲滅；因為那種迷信的野蠻的舉動本身就站不住腳。但是現在的民族主義的反抗運動，根據在一個大民族不平的心理，有可以公開的目標，有可以動人的理論——這是強權不能壓倒，武力不能剷除的。

傳教的事業在二十五年前經過了義和團的難關，現在到了這座新難關之下應該怎樣過關呢？

第二是新起的理性主義 (Rationalism) 的趨勢。二十五年前，傳教事業的敵人是愚昧的迷信。二十五年後，傳教事業的難關是開明的理性主義。我們現在不怕基督敎士挖眼珠子去作藥了；我們現在對於基督敎的教義與信條也漸漸明白了。但我們有人要進一步疑問基督敎的根本教義能不能成立。我們有人要問上帝究竟有沒有，靈魂究

竟有沒有。西洋近代科學思想輸入中國以後，中國固有的自然主義的哲學逐漸回來，這兩種東西的結合就產生了今日自然主義的運動。這種自然主義對於宗教的態度是：

(1) 宇宙及其中一切萬物的運行變化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用不着什麼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

(2) 生物界的生存競爭的慘酷與浪費使我們明白那仁愛慈祥的主宰是不會有的。

(3) 人不過是動物的一種，死後是要腐爛朽滅的；朽滅是自然的現象，不足使我們煩心。我們則應該努力做我們能做的事業，建造我們人世的樂園，不必去謀死後的淨土天堂。

這種新的理性主義的根本態度是懷疑：他要人疑而後信。他的武器是『拿證據來！』

這種理性主義現在雖然祇是少數人的信仰，然而他們的勢力是不可輕視的。中國

民族本是一種薄於宗教心的民族；古代的道家，宋明的理學，都帶有自然主義的色彩。所以西洋近代的自然主義到了中國便尋着了膏腴之地，將來定能繼長增高，開花結果。在這個『拿證據來』的旗幟之下，不但同善社、惜善社等等變相的道教要受理性主義的評判與打擊，就是基督教的教義與信條也免不掉他的評判與攻擊。

傳教的事業二十五年前打義和團和紅燈教的難關過來了，現在到了這『理性關』前，還是偷關而過呢？還是指名搗戰呢？

前面兩座難關是外來的抵抗，第三座難關却是基督教傳教事業內部的弱點。

這第三關便是傳教士在中國的生活的安逸。這話好像不通。傳教士的生活變安逸了，豈不是一件好事？何以我說是一座難關呢？

五六十年前，到中國來傳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很危險的事。交通不方便，語言不通，信息不通，一個教士冒險深入內地，住在一羣仇視的愚民之中，時時刻刻有生命的危險。所以當年來的傳教士至少須具有兩種資格：第一要有非常深摯的宗教信心，第二要有百

折不回的犧牲精神。沒有很強的宗教信仰，他不肯來；沒有很堅決的犧牲精神，他不敢來。所以當年那些把生命和安逸放在腦背後，來到中國傳教的人，大都經過了一種天然的淘汰，大都是挑出來的尖子，大都是中人以上的人格。我們回看利瑪竇莫利遜一班人的成績，不能不向他們脫帽致敬。

但是現在時勢變了。交通方便多了，保障完備多了，風氣開通多了，生活容易多了。風俗不懂的，有書可讀；語言不通的，有華語學校可進，不但不用犧牲生命，還有薪俸可拿。人工這樣賤，生活費這樣低，租稅是沒有的，禁酒的法令是行不到的，——在中國教會學校裏教書的生活有什麼了不得的痛苦與犧牲？

因為生活變容易了，變安逸了，所以現在來傳教的人都不經過那嚴刻的天然淘汰，所以什麼樣子的人都跑來了。有不能在本國吃飯而來中國教書的；有來養病的；有來休息的；有來玩的；有來混飯吃的；有來收買古董的。宗教信仰也不必很強，冒險精神也用不着，犧牲精神也不必有了。固然今日在中國的傳教士之中確也有不少很可敬愛的人格，

但我們可以說，今日教會選擇傳教士，遠不如美孚公司或英美煙公司選擇內地經理人之嚴格。有些人是不必來的；有些人是不配來的。

基督教古來的傳教士經過了種種危險與困難的關隘，現在的傳教事業到了這平場關前，怎麼辦呢？

*

*

*

*

我是個直爽的人，愛說爽直的話。諸位朋友要我發表我對於基督教教會教育的前途的觀察，我已經費出了傳教事業今日遇着的三座難關，指出了教會教育今日不能忽略的三個新起的境況，我這個門外漢，至多只能診察，却實在不配開藥方。

藥方是要請諸位自己開的。

但是我承諸位的好意，不敢不把話說完。我要提出兩個疑問，作我今天談話的結尾。這只是疑問，不是口語；只是一篇談話的收尾，不是一個問題的結論。

第一，教會教育能不能集中一切財力人力來辦極少數真正超等出色的學校，而不去

辦那許多中下等的學校？

第二，教會學校不能拋棄傳教而專辦教育？當前年布爾登博士（Dr. Burton）

等來中國調查教會教育的時候，他曾問我有甚麼意見。我指着北京協和醫院對他說，

「這是教會教育家應當效法的。羅氏醫社不到各地去設立無數小醫院，却集中一切財力人力，在這裏開一個設備最完，規模最大的醫院。將來中國的醫學教育無論怎樣發達，這個醫院，是打不倒的，總站得住的。教會教育何不也集中一切財力人力來辦極少數的真正好學校呢？把最好的給我們，他才站得住。把三等四等的給我們，我們將來一定會不要的。」

我現把這番話拿來請教諸位。現在教會辦的大學（College）已是不少的了；中學以下更不用說了。在今日國立公立學校辦的不好時候，這些教會學校固然可以僥倖存在。但從教育原則上觀察，從根本上觀察，這樣勢分力薄的政策是不經濟的，是錯誤的。將來三等四等的學堂，誰不會辦？何必勞諸位跑幾萬里路來替我們辦呢？

如果諸位真有意要在中國辦教育，我們很想看看基督教徒的好意能夠辦到一個怎樣完備的學校。我們很希望教會能聯合他們的財力人力，集中一兩個地方，辦一兩個真正出色的學校，教將來的人看了都贊嘆道：『這才不愧是基督教徒的好意的表現！』

爲什麼我要發第二個疑問呢？耶穌說的好：你不能同時伏侍上帝又伏侍財神。我們講教育的人也要說：你不能同時伏侍教育又伏侍宗教。在今日民族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潮流之中，以傳教爲目的的學校更不容易站得住。

我也知道，勸教習學校拋棄傳教的目的，比勸張作霖吳佩孚裁兵還要難的多。但我有兩層理由，不能不說。

(1) 利用兒童不能自己思想的時期，強迫他做宗教的儀式，勸誘他信仰某種信條，那是不道德的行爲。右手執劍，左手拿哥蘭經，(The Koran)是你們不贊成的。右手拿麵包，左手拿馬太福音，那是救世軍的行爲，是肅伯訥(Bernard Shaw)所譏笑的。但是右手拿粉筆和教科書，左手拿馬太福音，也是我們所反對的。教育是爲兒童的幸福的，

不是爲上帝的光榮的。學校是發展人才的地方，不是爲一宗一派收徒弟的地方。用學校傳教，利用幼稚男女的簡單頭腦來傳教，實行傳教的事業，這種行爲等於詐欺取利，是不道德的行爲。

(2) 爲基督徒計，與其得許多幼稚可欺的教徒，還不如得少數晚年入教的信徒。早年受勸誘入教的人，中年智識開發之後，往往要起反感。天才高的也許變成福爾泰 (Voltaire) 一類的革命家；中下的也許放恣流蕩，打破一切教義的拘束。倒是那些中年以後信教的人，信心不易減退，宗旨不易變遷。給他自由思想的機會；他若從經驗中感覺宗教的需要，從經驗裏體會得基督教的意義，那種信徒才是真信徒，一個可抵千百個的聖奧古斯丁便是一個有名的先例。

我所謂教會教育拋棄傳教，專辦教育，只是要做到這幾件：(1) 不強迫做禮拜，(2) 不把宗教教育列在課程表裏，(3) 不勸誘兒童及其父兄信教，(4) 不用學校做宣傳教義的機關，(5) 用人以學問爲標準，不限於教徒，(6) 教徒子弟與非教徒子弟受同等待遇，(7)

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

＊

＊

＊

＊

諸位大概記得中古教會裏有一種制度，叫做『魔鬼的辯護士』(Advocatus diaboli) 中古教會要討論一種教義時，必要有一個人擔任反駁這種教義，讓大眾盡力駁他。這個擔任反對言論的人，這個『搨末梢』的人，就叫做『魔鬼的辯護士』。這種制度是極好的，因為他的用意是不肯抹殺反對的言論，要從辯論裏尋出真理來。我相信諸位都是愛真理的人，所以我自己情願給諸位做一次魔鬼的辯護者，好讓諸位盡來駁我。

我謝謝諸位的容忍與耐心。

十四年在燕京大學教職員聚餐會的談話，十五年三月九日追記。

祝賀女青年會

我常問自己：我們中國爲什麼糟到這步田地呢？

對於這個問題，自然各人有各人的聰明答案；但我的答案是：中國所以糟到這步田地，都是因爲我們的老祖宗太對不住了我們的婦女。

我今年到內地旅行，看見內地的小脚婦女走路不像人，臉上沒有人色，我忍不住對我的同伴說：『我們這個民族真是罪孽深重！祖宗作的孽，子孫總得受報應。我們不知還要糟到什麼田地呢！』

『把女人當牛馬，』這句話還不夠形容我們中國人待女人的殘忍與慘酷。我們把女人當牛馬，套了牛軛，上了鞍轡，還不放心，還要砍去一隻牛蹄，剝去兩隻馬脚，然後趕他們

去做苦工！

全世界的人類裏，尋不出第二國有這樣的野蠻制度！

聖賢經傳，全沒有拯救的功用。一千年的理學大儒，天天談仁說義，却不曾看見他們的母妻姊妹受的慘無人道的痛苦。

忽然從西洋來了一些傳教士。他們傳教之外，還帶來了一點新風俗，幾個新觀點，他們給了我們不少的教訓，其中最大的一點是教我們把女人也當人看待。

新近去世的李立德夫人 (Mrs. Archibald Little)，便是中國婦女解放的一個恩人，她是天足會的創始人。

這幾十年中的婦女解放運動，可以說全是西洋文明的影響。基督教女青年會便是一個最好的例。今年是女青年會成立二十年的紀念，我很誠懇地慶賀她們二十年來的種種成績，並且祝她們繼續做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一個先鋒。

女青年會是一個基督教的團體，同時又是一個社會服務的團體。我們生在這個時

代，大概都能明白宗教的最高表現是給人羣盡力。社會服務便是宗教。中國的古人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西洋的新風氣也主張『服事人就是服事神』。謀個人靈魂的超度，希冀天堂的快樂，那都是自私自利的宗教。盡力於社會，謀人羣的幸福，那才是真宗教。

『天國在人死後，』這是最早的宗教觀念。

『天國在你心裏，』這是一大革命。

『天國不在天上，也不在人心裏，是在人間世，』這是今日的新宗教趨勢。大家努力，要使天國在人世實現，這便是宗教。

我們盼望女青年會繼續二十年光榮的遺風，用她們的宗教精神，不斷地努力謀中國婦女的解放，謀中國家庭生活的改善。有一分努力，便有一分效果；減得一分苦痛，添得一分幸福，便是和天國接近一步。

十七，六，廿四。

祝賀女青年會

一六七四

慈幼的問題

我的一個朋友對我說過一句很深刻的話：『你要看一個國家的文明，只消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們怎樣待小孩子；第二，看他們怎樣待女人；第三，看他們怎樣利用閑暇的時
間。』

這三點都很扼要，只可惜我們中國禁不起這三層考察。這三點之中，無論那一點都可以宣告我們這個國家是最野蠻的國家。我們怎樣待孩子？我們怎樣待女人？我們怎樣用我們的閑暇工夫？——凡有誇大狂的人，凡是誇大我們的精神文明的人，都不可不想想這三件事。

其餘兩點，現今且不談，我們來看看我們怎樣待小孩子。

從生產說起。我們到今天還把生小孩看作最污穢的事，把產婦的血污看作最不淨的穢物。血污一沖，神仙也會跌下雲頭！這大概是野蠻時代遺傳下來的迷信。但這種迷信至今還使絕大多數的人民避忌產小孩的事，所以『接生』的事至今還在絕無知識的產婆的手裏，手術不精，工具不備，消毒的方法全不講究，救急的醫藥全不知道。順利的生產有時還不免危險，稍有危難的證候便是有百死而無一生。

生下來了，小孩子的衛生又從來不講究。小孩總是跟着母親睡，哭時便用奶頭塞住嘴，再哭時便搖他，再哭時便打他。飲食從沒有分量，疾病從不知隔離。有病時只會拜神許願，求仙方，叫魂，壓邪。中國小孩的長大全是靠天，只是微幸長大，全不是人事之功。

小孩出痘出花，都沒有科學的防衛。供一個『麻姑娘娘』，供一個『花姑娘娘』，避風，忌忌口，小孩子若安全過去了，燒香謝神；小孩子若遇了危險，這便是『命中註定』！

普通人家的男孩子固然沒有受良好教育的機會，女孩子便更痛苦了。女孩子到了四五歲，母親便把她的腳裹紮起來，小孩疼的號哭叫喊，母親也是眼淚直滴。但這是為女

兒的終身打算，不可避免的，所以母親噙着眼淚，忍着心腸，緊緊地紮縛，密密地縫起，總要使骨頭紮斷，血肉乾枯，變成三四寸的小腳，然後父母才算盡了責任，女兒才算有了做女人的資格！

孩子到了六七歲以上，女孩子固然不用進學堂去受教育，男孩子受的教育也只是分野的教育。女孩在家裏裹小腳，男孩在學堂念死書。怎麼『念死書』呢？他們的文字都是死人的文字，字字句句都要翻譯才能懂，有時候翻譯出來還不能懂。例如三字經上的『苟不教』，我們小孩子念起來只當是『狗不叫』，先生却說是『倘使不教訓』。又如千字文上的『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我從五歲時讀起，現在做了十年大學教授，還不懂得這八個字究竟說的是什麼話！所以叫做『念死書』。

因為念的是死書，所以要下死勁去念。我們做小孩子時候，天剛亮，便進學堂去『上早學』，空着肚子，鼓起喉嚨，念三四個鐘頭才回去吃早飯。從天亮直到天黑，才得回家。晚上還要『念夜書』。這種生活實在太苦了，所以許多小孩子都要逃學。逃學的學生，

捉回來之後，要受很嚴厲的責罰，輕的打手心，重的打屁股。有許多小孩子身體不好的，往往有被學堂磨折死的，也有得神經病終身的。

這是我們怎樣待小孩子！

我們深深感謝帝國主義者，把我們從這種黑暗的迷夢裏驚醒起來。我們焚香頂禮感謝基督教的傳教士帶來了一點點西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義，叫我們知道我們這樣待小孩子是殘忍的，慘酷的，不人道的，野蠻的。我們十分感謝這班所謂「文化侵略者」提倡「天足會」「不纏足會」，開設新學堂，開設醫院，開設婦嬰醫院。

我們用現在的眼光來看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學堂不算好學堂，他們的醫院也不算好醫院。但是他們是中國新教育的先鋒，他們是中國「慈幼運動」的開拓者，他們當年的缺陷，是我們應該原諒寬恕的。

幾十年來，中國小孩子比較的減少了一點痛苦，增加了一點樂趣。但「慈幼」的運動還在萌芽的時期，前途的工作正多，前途的希望也正大。我們在這個時候，一方面

固然要宣傳慈幼運動的重要，一方面也應該細細計畫慈幼事業的問題和他們的下手方法。中華幼協協會的主持人已請了許多專家分任各種問題的專門研究，我今天也指出慈幼事業的幾個根本問題，供留心這事的人的參攷。

我以為慈幼事業在今日有這些問題：

(1) 產科醫院和『巡行產科護士』(Visiting nurses)的提倡。產科醫院的設立應該作為每縣每市的建設事業的最緊急部分，這是毫無可疑的。但歐美的經驗使我們知道，下等社會的婦女對於醫院往往不肯信任，她們總不肯相信醫院是為她們貧人設的，她們對於產科醫院尤其懷疑畏縮。所以有『巡行護士』的法子，每一區區域內有若干護士到人家去訪問視察，得到孕婦的好感，解釋她們的懷疑，幫助她們解除困難，指點她們講究衛生。這是慈幼事業的根本要着。

(2) 兒童衛生固然重要，但兒童衛生只是公共衛生的一個部分。提倡公共衛生即是增進兒童衛生。公共衛生不完備，在蚊子蒼蠅成羣的空氣裏，在臭水溝和垃圾堆的環

境裏在濃痰滿地病菌飛揚的空氣裏，而空談慈幼運動，豈不是一個大笑話？

向。

(3) 女子纏足的風氣在內地還不會完全消滅，這也是慈幼運動應該努力的一個方向。

(4) 慈幼運動的中心問題是養成有現代知識訓練的母親，母親不能慈幼，或不知怎樣慈幼，則一切慈幼運動都無是處。現在的女子教育似乎很忽略這一方面，故受過中等教育的女子往往不知道怎樣養育孩子。上月西湖博覽會的衛生館有一間房子牆上陳列許多產科衛生的圖畫，和傳染病的圖畫。我看見一些女學生進來參觀，她們見了這種圖畫往往掩面飛跑而過。這是很可惜的。女子教育的目的固然是要養成能獨立的「人」，同時也不能不養成做妻做母的知識。從前昏謬的聖賢說，「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現在我們正要個個女子先學養子，學教子，學怎樣保衛兒童的衛生，然後談戀愛，擇伴侶。故慈幼運動應該注重（甲）女學的擴充，（乙）女子教育的改善。

(5) 兒童的教育應該根據於兒童生理和心理。這是慈幼運動的一個基本原則。

向來的學堂完全違背兒童心理，只教兒童念死書，下死勁。近年的小學全用國語教課，減少課堂工作，增加遊戲運動，固然是一大進步。但我知道各地至今還有許多小學校不肯用國語課本，或用國語課本而另加古文課本；甚至於強迫兒童在小學二、三年級作文言文。這是明明違背民國十一年以來的新學制，並且根本不合兒童生理和心理。慈幼的意義是改善兒童的待遇，提高兒童的幸福。這種不合兒童生理和心理的學校，便是慈幼運動的大仇敵，因為他們的行為便是虐待兒童，增加學校生活的苦痛。他們所以敢於如此，只因為社會上許多報紙和政府的一切法令公文都還是用死文字做的，一般父兄恐怕兒女不懂古文將來謀生困難，故一些學校便迎合這種父兄心理，加添文言課本，強迫作文言文。故慈幼運動者在這個時候一面應該調查各地小學課程，禁止小學校用文言課本或用文言作文；一面還應該為減少兒童痛苦起見，努力提倡國語運動，請中央及各地政府把一切法令公文改成國語，使頑固的父兄教員無所藉口。這是慈幼運動在今日最應該做而又最容易做的事業。

總勢的問題

一一八二

十八年十月。

市政制度序

我的朋友張慰慈博士在美國留學時，他的專門研究是市政制度；他的博士論文的題目就是『美國市政之委員制與經理制的歷史與分析』。他現在著的這部專論市政制度的書，是一部很好的市政研究的引論。他這部書的後半很詳細地敘說市政的具體組織，末兩章還介紹他所專門研究的委員制與經理制。但這部書的特別長處在於不偏重制度的介紹，而兼顧到制度背後的理論與歷史。單紹介外國的制度，而不懂得這些制度的意義，是沒有益處的。但制度的意義不全在理論的如何完美，而在他的歷史的背景，——在他的如何產生。慰慈的書的長處就在這裏。

慰慈在這書的緒論裏說：

凡一種民族沒有建設城市的能力，其文化必不能十分發達。這是最沉痛的話。他又說：

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步是從鄉村的生活變化到城市的生活。

現在中國的情形很像有從鄉村生活變到城市生活的趨勢了。上海、廣州、漢口、天津等處的人口驟增，各處商埠的漸漸發達，都是朝着這個方向走的。我們這個民族自從有歷史以來，不曾有過這樣人口繁多，生活複雜的大城市。大城市逼入甬來了！我們怎麼辦呢？我們有沒有治理城市的能力呢？

在過去的歷史上看來，我們可以說，我們這個民族實在很少組織大城市的能力。遑的我們且不說，就拿北京作個例罷。北京的市政全在官廳的手裏。有能力的官僚，如朱啓鈴之流，確然也曾留下一點很好的成績。但官僚的市政沒有相當的監督，是容易腐敗的。果然十年以來的北京市政一天壞似一天。道路的失修，公共衛生的不講究，是人人知道的。電燈近來較明亮了；然裝電表是非連動不可的。自來水管的裝置是要用戶

出重價的；並且近來有人發現自來水內『每十五滴含有細菌六百個，且有大腸菌』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央防疫處的報告。近年更妙了；內務部和市政公所爭先恐後的競賣公產，不但賣地皮過日子，並且連舊皇城的牆磚也一塊塊地賣了。最奇怪的是北京市民從來沒有納稅的義務；連警察和公立中小學的經費都由中央籌給。舞弊營私的官廳不敢向市民徵稅；不納稅的市民也不敢過問官廳的舞弊營私！

前三年，政府有把北京市政改歸市民自辦的話了。於是三個月之中就發生了七八十個北京市自治的團體，大家開會，大家想包辦北京的市政。一會兒，這七八十個想包辦北京市政的團體又全都跟着京華塵土飛散了，全都不見了！

北京如此，其餘的大城市的市政大都是受了租界的影響而產生的。上海開北與南市的市政歷史便是明例。我們固然不滿意於租界的市政；但那些毗連租界的區域的市政實在更使我們慚愧。幾十年的模倣何以竟不能使我們的城市有較好的道路，較完備的公共衛生，較完備的交通機關呢？

過去的成績如此。我個人常想，我們的大城市的市政上的失敗有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們雖住在城市裏，至今還不會脫離農村生活的習慣，農村生活的習慣是自由的，放任的，散漫的，消極的；城市生活所需要的新習慣是干涉的政治，嚴肅的紀律，系統的組織，積極的做事。我們若不能放棄鄉間生活的習慣，就不配住城市，就不配做城市的市民，更不配辦市政。例如去年北京軍警費無着落，政府倡議徵收北京房捐；然而終不敢明白徵收，只敢舉行一次『勸捐』。後來有一班市儈政客假借什麼團體名義出來反對，就連這『勸捐』也不敢舉辦了！這一件事真可表示我們的鄉村習慣。

懋慈在這書裏說：

近來〔美國〕政治觀念的改變大概是向那條所謂『工具主義』的路上跑；這就是利用城市政府的組織，想達到個人幸福和社會安寧的目的；例如要求城市為人民設備種種方法，使他們能利用種種機會，得到最高度的幸福，滿足他們美術上的需要。最完備的公共衛生設備，最清潔的自來水，最賤價的和最完備的

交通設備等等，變成城市人民所應得的權利。

我們離這種『工具主義的市政觀念』還遠的很呢！我希望慰慈這部書能引起一部分國民的注意，能打破他們的鄉間生活的習慣，能使他們根本了解現代的城市生活的意義與性質。我們若不澈底明白鄉間生活的習慣是不適宜于現代的城市生活的，我們若不能澈底拋棄鄉下人與鄉村紳士的習慣，中國決不會有良好的市政。

十四，八，九，序于北京。

四角號碼檢字法序

近年以來，『整理國故』的喊聲居然成了一種時髦的傾向。但『整理』一個名詞的意義似乎還不曾得着充分的了解。穿鑿傅會，算不得整理；武斷的褻貶，也算不得整理。『整理』是要從亂七八糟裏面找出一個條理頭緒來；從昏亂糊塗裏面找出一個明確意義來；從盲從和武斷裏面找出一個正確評判來。這三條路之中，第一條路最難下手，却是下手的工夫最沒有趣味，却又是一切趣味的鑰匙；最粗淺討人厭，却又是一切高深學問的門徑階級。這種工作完全是『爲人』的工作，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工作。做的人吃了千辛萬苦，只要別人從此以後永永不用再吃同樣的苦了。所以做這種工作的人，無論他們的成績如何，都是學問界的恩人；我們都應該感謝他們，敬愛他們。

應該這樣整理的材料很多；但最難做却又最不可不做的，我們不能不算中國字的整理——就是中國字的分類與排列。

爲什麼最難呢？第一，字的數目實在太多，研究須費很大的工夫，很長的時間，所以許多人望而生畏了。第二，中國字不是一個人造的，（倉頡造字之說是神話）不是一個時代裏造的，乃是幾千年中慢慢地孳生增長的，本來沒有一貫條理。有些是象形，有些是會意，却又有些是諧聲。字形，字義，字音三個方面，隨便那一方面都可以作字的起源，所以絕對不能有一貫的系統。後來從篆文變到隸書與楷書，楷書又變到所謂「宋體字」，本來的形體都失掉了，系統更不容易尋了。普通的人誰知道「東」字是從日從木呢？誰知道「莫」字是日在艸中，下邊的「大」字也是「艸」的變相呢？從前有個刻薄的人說，「矮」字和「射」字的意義弄顛倒了，因爲「寸身」應該是「矮」，而「委矢」應該是「射」。他不知道「射」並不從寸從身，只是像那手彎弓之形；我們看甲骨文和金文便知此字全是象形，絕非會意。「矮」字也與「矢」字無關，只是「倭」字的變相；此字本作「倭」，後

人因爲「短」字從「矢」，故聯想的結果把「倭」字也改成從「矢」了。故無論用古文的系統，或用楷書的偏旁，終有許多困難，終有許多遺漏，顧得「東」字了，「西」字又怎麼辦呢？「南」「北」又怎麼辦呢？有偏旁可認的字，無論如何武斷（如「射」字）都還可以勉強分類；但「求」字「與」字「承」字等類的字又怎麼辦呢？如康熙字典的分類，「求」字屬「水」部，是牽就現行的形體；然而「承」字屬「手」部，却又是回到說文，不是一般人所想到的了。

本來沒有條理的，我們却要去尋出條理來；本來沒有系統的，我們却要去造出系統來；所以中國字的整理是一件最難的事。然而這件事業却又是不可不做的事。第一，字的分類與排列是一切字典辭書的基礎；字的排列不可能，一切詞典便不可能；字沒有方便的排列法，一切詞典便也沒有方便的檢查法。詞典的檢查不方便，識字便不容易了。第二，字的次第又是一切「索引」的基本。凡文件的分類度藏，人名地名編排與檢查，書目的編纂，書籍內容細目的翻檢……這一類的事皆須有一種公認而易學的次第，方才可以一

索便得，一引卽至。字的排列沒有一定，我們便不能不單靠內容和性質來做編排的標準；如文件須分事類，地名須依省分，人名須依百家姓，書目須分四部，那是多麼困難的事呵！古來的人也感覺字的整理的必要，所以也曾想出種種分類排列法來。向來的法子，約有幾種：

(甲) 依古文的來源分類。許慎的說文解字是最早用此法的。這個法子有許多困難：(一) 古文的來源不易確定，如『三畫而連其中』爲『王』，『聞一知十』爲『士』之類，顯係晚出的曲說。(二) 部首亦無天然的次第；一部之內孳生的字也沒有天然的次第。(三) 此法重在研究字的本義，而本義往往極不重要，又多爲一般人不認得的。(四) 此法須用古文，與現行字體相差太遠。

(乙) 依韻分類。佩文韻府，經籍纂詁，紀元韻編，通鑑地理今釋一類的書卽用此法。凡字必有音，有音卽可分韻，這是此法的長處。但此法也有短處：(1) 漢

字沒有字母，字音沒有顯明的記號，所以不認得的字便不能分韻。(2)韻有古今之別，而中國韻書或用唐韻，或用洪武正韻，只有少數學者懂得，決非人人能用的。(3)韻有地方的差別，廣東人能分別侵真，而長江流域人不能分真蒸；至於入聲，更不是北部中部人能容易分別的了。(4)韻書上保存了許多難辨的分類，如東冬之分，如魚虞之分，如寒刪之分，如幽侯之合……之類，所以困難更多，非硬記不可。

(丙)依現行字體分部首，並依現行字體的筆畫分先後的次第。康熙字典即用此法；現行的電報碼也略依此法。此法比說文用的古文部首法自然要算一大進步了，因為前文(甲)條所舉的四種短處都沒有了。此法的最大長處是依字畫定部首的次序與每部的字的次序。有了此法之後，詞書的編排與檢查都更方便了，所以從前的舊法都漸漸被淘汰了。然而這個法子也有許多困難：(1)部首仍是太多（康熙字典有二百十四部）(2)字的分部有時很難看出，如

「公」字屬「八」部，而「分」字在「刀」部；「全」字在「人」部，而「全」字在「入」部；「舍」字在「舌」部，而「合」「合」都在「口」部。至於「衆」字在「目」部，「與」字在「白」部，「鼎」字在「丨」部……更不容易尋了。（3）字的筆畫不容易分斷。「子」字「幺」字何以算三畫？「弓」字何以不能算四畫？「馬」字何以又算十畫？（4）同部之字太多，如「艸」部近二千字。（5）同部又同筆畫之字太多，雖有分畫的法子，仍舊難定次序。（丁）依字的畫數分次第。這個法子本是用來補助部首分類法的，但撇開部首，有時也可以獨立，康熙字典裏的「檢字」一門，即是用此法編纂的。近年新編的字典也常用此法來編「檢字」的索引。這都是補助部首的用法。此法單獨用來編纂字典，是不行的，因為同畫的字太多了。但近幾年的經驗頗使我們知道此法可以用作簡單的索引，如電話簿、書籍內容索引、樂目、書目之類。此類的索引，因為名目不多，字數不繁，同畫的字比較很少，（統計起來，只有八畫三十一畫

的字數稍多。)所以不妨單用字畫的多少來定次序。但此法也有短處(1)字畫的連續和分斷有時容易算錯。(2)同畫之字太多時，便不適用。(3)最大的缺點就是字畫必須一筆一筆的計算，檢查時不能迅速。

(戊)依起筆分類排列。這個法子，是舊日的胥吏發明的。各部的胥吏管理檔案，感覺舊法分類的，不便檢查，所以有人發明『江山千古』的四字訣：『江』字代表『、』，『山』字代表『丨』，『千』字代表『ノ』，『古』字代表『一』。他們知道中國字的『起筆』不外這四種，所以用這四種分類，以便檢查。這個法子的最大長處在於只有四類，最便記憶，最易檢查。故簡單的索引可以用此法。但這法子也有大缺點：(1)同起筆的字太多，故此法不容易獨立行用；於字典詞典一類決不適用。(2)僅用起筆，雖很簡單，然起筆有時不易規定；如『有』字，先寫『一』或先寫『ノ』都是常見的事；如『女』字，有人先寫『ノ』也有人先寫『一』。

以上略述向來通行的五種分類排列法。此外還有許多種不曾試行過的，我不用說了。簡單說來，向來的法子或是太繁笨了不便檢查，或是太簡單了不適用於字典詞典之用。將來注音字母通行之後，國音漸漸普及了，音標（字母）的使用也漸漸習慣了，也許我們可以用音標來分類排列了。但在音標的文字通行之前，我們對於這種方塊頭的漢字似乎總不能不想一個較方便的分類排列法，凡是肯在這件大事業上面用心思去研究的，凡是對於這個問題提出新解法的，都是我們應該歡迎，應該感謝的。

王雲五先生前年就研究這個問題，費了半年的心力，「沒有一日暫停，」還加上八九個助手的力量，到去年五月裏才能發表他的『號碼檢字法』。他把中國字的筆畫分作五類，每類用一個數目代表：

第一類：橫和刁

（第一位）

第二類：點和捺

（第二位）

第三類：豎和豎鈎

（第三位）

第四類：撇

(第四位)

第五類：屈折與右鉤

(第五位)

如『天』字有兩橫，一撇一捺，故號碼爲『21010』，『黃』字有五橫，一點，四豎，一撇，一屈折，故爲『51411』。

這個法子雖容易懂得，而計算頗繁重，不能算是很方便的法子。所以王先生自己很不滿意，仍舊繼續研究。去年我到上海時，(十月)他對我說，他有了一個更容易又更完備的新檢字法了。那一天是星期，我同他從哈同路回來，坐在人力車上；他把那法子告訴我，我隨便指街上店招牌上的字問他，他舉了幾個例，我就懂了。後來他也指着招牌上的字來考我，我居然也能用號碼回答他。我那時覺得這法真是容易，只消幾分鐘就把我教會了。這個法子就是現在王先生發表的『四角號碼檢字法』。

這個法子的大致是把每個字的四角(左上，右上，左下，右下)的筆畫用號碼記出；筆畫有九種，恰好用九個單位數目做碼子；角只有四個，故每個字的號碼只有四位。九種

筆畫的號碼是：

① 橫與刁，例如

汀

② 豎，例如

止

③ 有交叉的豎，例如

土

④ 撇，例如

个 一

⑤ 有交叉的撇，例如


大

⑥ 點與捺，例如

衣

⑦  有交叉的點與捺，例如 爻

⑧  左勾，例如 于 為

⑨  右勾，例如 戈 元

凡連續不斷的筆畫，前截已有了號碼，下截所在的角上用『○』號記出。沒有筆畫的角上也用『○』碼記出。我們可舉幾個例：

天 1056

地 3319

玄 6016

黃 3346

宇

6080

宙

6022

洪

6316

荒

3349

自去年十月到今天，（四月）又是半年了。王先生在這半年之中，繼續研究這個檢字

法的實地試驗，把所有的困難問題都試驗過，都解決了，然後把他的新發明公布於世，供大家的討論採用。總計王先生前後共費去了一年半的工夫，的確確『沒有一日暫停』專研究這個最難又最重要的問題。即使他沒有好成績，他這種毅力，這種熱心，也是我們應該十分敬服的。何況他新發明的檢字法確是一個很重大的貢獻呢？

王先生說一個檢字法應該具有八個條件。他自己指出這個檢字法是具有這八個條件的。我們試用過這個法子的人，都可以承認王先生這話不是過分的自許。他這個『四角號碼檢字法』確有許多勝過前人之處：

(1) 不用部首，可免分部的困難，又使不懂部首的人也可以用這種檢字法。

(2) 不消計算全個字的畫數，只消計算四角，可省無數時間與精力。「口」與「囿」同碼，而「麤」的計算比「一」字還容易；這是多麼經濟呵！

(3) 不問筆順，因為筆順容易有爭端；只問四角，因為四角是機械的，客觀的，不會有主觀上的先後不同。

(4) 『號碼檢字法』必須依筆畫的種類先分類計算，然後依着各類的次第用號碼記載出來。如『黃』字，須先算五橫，次算一點，次記四豎，次記一撇，最後記一屈折，故號碼是『51411』。種類不可亂，次第更不可亂；你若先記豎，後記點，就成了『54111』就不對了。這是很難的，很麻煩的，很容易顛倒錯亂的。依現在的『四角號碼檢字法』，我們可以不必管這『黃』字有幾橫幾豎，也不必問橫先豎後，只看四角就是了，故號碼為『3340』。這裏的號碼只是每一角的筆畫的代表，不是每類筆畫的總數；我們認筆畫時，同時即是記號。

碼，不須分類，不須記總數，不須死記次序，所以容易的多了。

(5) 我們在上文說過，從前的種種檢字法，繁的太繁了，簡的太簡了，都不適於作字典詞書之用。這個『四角號碼法』的最大好處就在能做一切字典辭書之用，凡辭書的排列法必須有一個根本條件，就是要使人容易找出某字在字典的某處。例如我們見 Dictionary 這個字，立刻就知道他在字典的『D』字部『DICT』的一頁，他的位置是有一定的，不會顛倒的，是不用猜想的，是不用計算的。中國字典裏的字，部首的次序先後沒有一定，同部同畫的字也沒有一定的次序。同是四畫，為什麼『心』部遠在卯集之首，而『犬』部遠在巳集之末呢？同為水部十畫之字，為什麼『潛』字在第一，而『滌』字在第八十幾呢？況且部首的歸類，先就沒有一定的標準，還是根據古文呢？還是根據現在的字體呢？還是靠左邊傍分類呢？還是靠右邊傍呢？還是用上半截呢？還是用下半截呢？『承』字在手部，是依古文，『舉』字在白部，又不依古文了。普

通的讀者自然只認得現行字體；然而『明』字在日部，『胡』字在肉部，『朋』字在月部，『勝』字在力部，『滕』字在水部，『服』字在月部，這些謎多難猜呵！若用王先生的新法，每個字有一個號碼，號碼的排列有天然的順序：『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絕對不可顛倒，絲毫不用瞎猜，『玄』字爲『6016』，『宙』字爲『6022』，『字』字爲『6080』，數目卽是次序，還不容易嗎？所以王先生自己說：『號碼的先後次序，都至顯明，無論何種方法都比他不上；真可謂一望而知的了。』

(6) 從前用部首和畫數的法子都有一個大困難，就是同部的字太多，同畫數的字更多。近年吳研因先生等編纂的學生字典的『檢字』一門，把同畫的字分作四類：(1)橫起，(2)直起，(3)撇起，(4)點起，這種救濟的辦法正可以證明同畫字數之多實是一種大困難。王先生的『四角號碼法』也有一種同類的困難，就是同碼的字也還不少。如『口』部的字，如『門』部的字，都是同號碼，他曾列出

一張表，九千字之中，不同碼的字只有四百六十三個，只佔百分之五；而同碼的字在十個以上的却有百分之五十五之多；最多的有八十八個字，同一碼的。這也是不可忽略的一個問題。王先生因此又想出一個救濟的辦法，凡同碼的字，另計算每字中所含『橫』數，各加一小數，依次排列。例如『十』『中』『申』『串』『車』都是『30000』，可以這樣排列：

『十』字有一『橫』故爲 30000.1

『中』字有二『橫』故爲 30000.2

『申』字有三『橫』故爲 30000.3

『串』字有四『橫』故爲 30000.4

『車』字有五『橫』故爲 30000.5

這樣計算，不同碼的字便增至三千二百之多，佔千分之三五五；同碼的字至多不過十個；這就不成問題了。

以上略略指出這個新檢字法的特別長處。我以為王先生新發明的法子確是最容易，最方便，應用最廣的法子。依我看來，這個法子是可以普通採用的。他的最大阻力不過是兩個大魔鬼：一個是守舊，一個是懶惰。守舊鬼說：『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懶惰鬼說：『這個法子很好，可惜學起來有點麻煩；誰耐煩費幾分鐘去學他呢？』這個懶惰鬼最可怕；他是守舊鬼的爸爸媽媽；一切守舊鬼都是他的子孫！我很望國中一班懶惰的人費幾分鐘去學習這個四角號碼檢字法；先學習了，方才有批評的資格。王先生抱着『爲人』的弘願，費了整整一年半的工夫，才有這樣好的結果。我們不可讓我們骨頭裏的懶惰鬼辜負了王先生一番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工作！

這個四角號碼檢字法只有一點小小的難處：我們必須記熟那九種筆畫的號碼。爲便利記憶起見，我今天編了一隻歌訣，也寫在這裏，請王先生教正：

一橫刁，

二三豎

撇四，又撇五。

點捺同是六。

有叉變成七。

左勾右勾八九畢。

十五年，四月，二十三夜。
上海，客利飯店。

後記

王雲五先生的四角號碼檢字法，最近又有第二次改訂的新法了。新法的大意是注

重從前最感覺困難的許多例外，故用一些『複筆』做單位，如『頭』(一)『叉』(十，×)『方』(口)『八』『小』等，來駕馭一切發生問題的字角。這麼一來，檢字更方便了。

雲五先生這種精益求精的毅力，更使我們敬佩。我這篇序本來大可以毀去了，但因為序中的敘述頗有歷史的意味，所以我把此序保存在這裏，作為檢字法演變史的一種材料。

並摘記新法的要點如下：

(1) 筆畫分爲十種，各用號碼代表：

號碼	筆名	筆形
0	頭	一
1	橫	一
2	垂	丨
3	點	丶
4	叉	十
5	插	丰
6	方	口
7	角	ㄗ ㄘ ㄙ ㄚ
8	八	人 ㄨ ㄩ
9	小	小 ㄨ ㄩ ㄚ

(2) 遇單筆與複筆並列時，應儘量取複筆。如「一」作○，不作3，「寸」作4，不作2，「丿」作8，不作32，「小」作9，不作33。

我們可以仍舉「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八字作例來說明這兩條規律：

天

1043

地

4411

玄

0073

黃

4480

宇

3040

宙

3060

洪

3418

荒

4421

例。(3)由整個口門門所成之字，其下角取內部之筆，但上下左右有他筆時，不在此

如 因 〓 6043

閉 〓 7724

鬪 〓 7712

但 茵 〓 4460

(4) 舊法于四角之外，另加「橫」數，使同碼字減少，以便檢查，但是碰着「橫」數較多如「韁」「讒」等，包含十「橫」以上的字，計算起來，比四角反要費時，所以新法又發明了第五角，取右下角上方最貼近而露鋒鉞的筆，爲第五角。例如「進」「適」「迹」「避」等字，都是 3030，就可以有這樣排法：

進
——3030.1

適
——3030.2

迹
——3030.3

避
——3030.4

這樣計算第五角，所費時間不過四角的四分之一，於是那同號碼過多的問題也就解決了。

* * * * *

上回我曾編一隻筆畫號碼歌訣送給王先生，現在他的新法十種筆畫，也可以編作一隻歌訣如下：

一橫二垂三點捺，

點下帶橫變零頭；

又四插五方塊六，

七角八八小是九。

不知王先生以為如何？

十九，二七。

追想胡明復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七月，我到北京考留美官費。那一天，有人來說，發榜了。我坐了人力車去看榜，到史家胡同，天已黑了。我拿了車上的燈，從榜尾倒看上去，（因為我自信我考的很不好）看完了一張榜，沒有我的名字，我很失望。看過頭上，才知道那一張是『備取』的榜。我再拿燈照讀那『正取』的榜，仍是倒讀上去。看到我的名字了！仔細一看，却是『胡達』，不是『胡適』。我再看上去，相隔很近，便是我的姓名了。我抽了一口氣，放下燈，仍坐原車回去了，心裏却想着，『那個胡達不知是誰，幾乎害我空高興一場！』

那個胡達便是胡明復。後來我和他和憲生都到康南耳大學，中國同學見了我們的

姓名，總以為胡達胡適是兄弟，却不知道憲生和他是堂兄弟，我和他却全無親屬的關係。

*

*

*

*

那年我們同時放洋的共有七十一人，此外還有胡敦復先生，唐孟倫先生，嚴約冲先生。船上十多天，大家都熟了。但在那時已可看出許多人的性情嗜好。我是一個愛玩的人也吸紙煙，也愛喝檸檬水，也愛學打「五百」及「高低傑克」等等紙牌。在吸煙室裏，我認得了憲生，常同他打“Shuffle Board”。我又常同嚴約冲張彭春王鴻卓打紙牌。明復從不同我們玩。他和趙元任周仁總是同胡敦復在一塊談天；我們偶然聽見他們談話，知道他們談的是算學問題，我們或是聽不懂，或是感覺沒有趣味，只好走開，心裏都恭敬這一小羣的學者。

*

*

*

*

到了綺色佳 (Ithaca) 之後，明復與元任所學相同，最親熱；我在農科，同他們見面時很少。到了一九二二年以後，我改入文科，方才和明復元任同在克雷登 (Prof. J. E.

Creighton)先生的哲學班上。我們三個人同坐一排，從此我們便很相熟了。明復與元任的成績相差最近，競爭最烈。他們每學期的總平均總都在九十分以上；大概總是元任多着一分或半分，有一年他們相差只有幾厘。他們在康南耳四年，每年的總成績都是全校最高的。一九一三年，我們三人同時被舉為Phi Beta Kappa會員；因為我們同在克雷登先生班上，又同在一排，故同班的人都很欣羨；其實我的成績遠不如他們兩位。一九一四年，他們二人又同時被舉為Sigma Xi會員，這是理科的名譽學會，得之很難；他們兩人同時已得Phi Beta Kappa的『會鑰』，又得Sigma Xi的『會鑰』，更是全校稀有的榮譽。（敦復先生也是Phi Beta Kappa會員）

* * *

* * *

* * *

* * *

明復是科學社的發起人，這是大家知道的。這件事的記載，我在我的藏暉室劄記裏居然留得一點材料，現在摘記在此，也許可供將來科學社修史的人的參攷。

科學社發起的人是趙元任胡達（明復）周仁秉志過探先楊銓任鴻雋金邦正章元善。

他們有一天（一九一四）聚在世界會（Cosmopolitan Club）的一個房間裏，似是過探先所住，商量要辦一個月報，名為『科學』。後來他們公推明復與楊銓任鴻雋等起草，擬定『科學社』的招股章程。最初的章程是楊銓手寫付印的，其全文如下：

科學社招股章程

(1) 定名 本社定名科學社。(Science Society)

(2) 宗旨 本社發起『科學』(Science)月刊，以提倡科學，鼓吹實業，審定名詞，傳播知識，為宗旨。

(3) 資本 本社暫時以美金四百元為資本。

(4) 股份 本社發行股份票四十份，每份美金十元。其二十份由發起人擔任，餘二十份發售。

(5) 交股法 購一股者，限三期交清，以一月為一期：第一期五元，第二期三元，第三期二元。購二股者，限五期交清：第一期六元，第二三期各四元，第四五期各三元。

每股東以三股爲限，購三股者其二股依上述二股例交付，餘一股照單購法辦理。凡股東入股、轉股，均須先經本社認可。

(6) 權利 股東有享受贏餘及選舉被選舉權。

(7) 總事務所 本社總事務所暫設美國以薩克 (Ithaca) 城。

(8) 期限 營業期限無定。

(9) 通信處 美國過探先 (住址從略)

當時的目的只想辦一個『科學』月刊，資本只要美金四百元。後來才放手做去，變成今日的科學社，『科學』月刊的發行只成爲社中的一件附屬事業了。

當時大家決定，先須收齊三個月的稿子，然後敢送出付印。明復在編輯上的功勞最大；他不但自己撰譯了不少稿子，還担任整理別人的稿件，統一行款，改換標點，故他最辛苦。他在社中後來的貢獻與勞績，是許多朋友都知道的，不用我說了。

*

*

*

*

明復學的是數學物理，但他頗注意於他所專習的科學以外的事情。我住在世界會，常見明復到會裏來看雜誌；別的科學學生很少來的。

有一件事可以作證。民國元年（一九二二）十一月裏，明復和我發起一個政治研究會。那時在革命之後，大家都注意政治問題，故有這個會的組織。第一次組織會在我的房間裏開會，會員共十人，議決：

- (1) 每兩星期開會一次。
- (2) 每會討論一個問題，由會員二人輪次預備論文宣讀。論文完後，由會員討論。
- (3) 每會由會員一人輪當主席。
- (4) 會期在星期六下午二時。

第一次討論會的論題為『美國議會』，由過探先與我擔任。第二次論題為『租稅制度』，由胡明復與尤懷皋擔任。我的日記有這一條：

十二月念一日，中國學生政治研究會第二次會，論『租稅』。
胡明復 尤懷皋 二

君任講演，甚有興味。二君所預備演稿俱極精詳，費時當不少，其熱心可佩也。

※

※

※

※

明復與元任後來都到哈佛去了。那時杏佛（楊銓）編輯『科學』，常向他們催稿子。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六月間，杏佛作了一首白話打油詩寄給明復：

寄胡明復

自從老胡去，這城天氣涼。

新屋有風閣，清福過帝王。

境閒心不閒，手忙脚更忙。

爲我告『夫子』，『二』『科學』要文章。

【1】元任有“Prof.”的綽號。

元任見此詩，也和了一首——

寄楊杏佛

胡適文存三集 卷九

自從老胡來，此地煖如湯。

『科學』稿已去，『夫子』不敢當。

纔完就要做，忙似閻羅王。【二】

幸有『辟克匿』【三】那時波士頓肯白里奇的社友還可大大的樂一場！

【一】元任自註：“Work like I——”

【三】Picnic

這也可以表示當時的朋友之樂，與科學社編輯部工作的狀況。

※

※

※

※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明復得盲腸炎，幸早去割了，才得無事。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元

任也得盲腸炎，也得割治。那時我在紐約，作了一首打油詩寄給元任，並寄給明復看——

聞道先生病了，叫我嚇了一跳。

『阿彭底賽梯斯』【四】這事有點不妙！

依我仔細看來，這病該怪胡達。

你和他兩口兒，可算得親熱殺。

同學同住同事，今又同到哈轎。【五】

同時『西葛馮鯁』同時『斐貝卡拔』【六】

前年胡達破肚，今年『先生』【七】該割。

莫怪胡適無禮，嘴裏夾七帶八。

要『先生』【七】開口笑，病中快活快活。

更望病早早好，阿彌陀佛菩薩！

【F】Appendicitis 盲腸炎。

【H】Harvard.

【K】Sigma Xi, Phi Beta Kappa.

【七】元任的綽號“Prof.”

那時候我正開始作白話詩，常同一班朋友討論文學的問題，

明復有一天忽然寄了

兩首打油詩來，不但是白話的，竟是土白的。第一首是：

紐約城裏，

有個胡適，

白話連篇，

成俗樣式！

第二首是一首『寶塔詩』：

痴！

適之！

勿讀書，

香烟一支！

單做白話詩！

說時快，做時遲，

一做就是三小時！

*

*

*

*

我也答他一首『寶塔詩』——

咳！
希奇！
胡格哩，
嫵我做詩！
這話不須提。
我做詩快得希，
從來不用三小時。
提起筆何用費心思，
筆尖兒嗤嗤嗤地飛，
也不管寶塔詩有幾層兒！

這種朋友遊戲的樂處，可憐如今都成了永不回來的陳跡了！

*

*

*

*

去年五月底，我從外國回來，住在滄洲旅館，有一天，吳稚暉先生在我房裏大談，門外有客來了，我開門看時，原來是明復同周子競（仁）兩位。我告訴他們，裏面是稚暉先生。他們怕打斷吳先生的談話，不肯進來，說『過幾天再來談，』都走了。我以為，大家同在上海，相見很容易的。誰知不多時明復遂死了，那一回竟是我同他的永訣了。他永永

不再來談了！

一九二八，三十七。